

澹齋集提要

謹案澹齋集十八卷宋李流謙撰流謙字無變漢州德陽人少以父良臣廕補將仕郎授成都府靈泉縣尉職滿調雅州教授會虞允文宣撫全蜀置之幕下多所贊畫尋以薦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力丐補外改奉議郎通判潼州府事其事跡不見於宋史惟其兄益謙所作行狀尚具見其始末所著文集宋史亦不著錄惟焦竑國史經籍志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俱載有澹齋集八十

一卷是明世尚有傳本今已湮沒無聞厲鶚傳宋詩紀事僅從成都文類中蒐得梅林分韻一首其文亦與本集頗有異同又以流謙為綿竹人與行狀不合知鶚未覩本集故傳聞異詞也流謙以文學知名其父良臣嘗出張浚門下為所論薦集中分陝志專為頌浚勲德而作鋪張太甚殊不免門戶之私其詩文邊幅稍狹間傷淺俚亦未能盡臻醇粹然筆力峭勁不屑屑以彫琢為工視後來破碎繭弱之習較為勝之宋代遺集大半散

佚若流謙者固不妨存備一家矣謹就永樂大典所載抄撮編次釐為十八卷其益謙行狀及其子蘆槩刊集原跋並附錄於末以備考証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澹齋集

卷一  
賦

龍居山人墨戲賦

龍居之山有隱君子能人能天內外進矣嘗戲謂予宇宙在其手萬化生乎身謂予不信可以小試於是莞爾奮興矍然振袂起策老魏如身使臂臂使指疾徐曲折

宋 李流謙 撰



惟意之止予從旁縱觀竊味餘哉益其來莫禦也如川源之東赴如風雨之卒至其運而不留也如走圓於峻坂如決水於平地其致一而不失也如病僂之蝸津人之舟郢人之斤后羿之矢其出奇而莫測如拔幟而趙窮如削木而麗殪俄而渾沌破碎衆彙錯起燕都楚壤越邑吳市山川卉木之變幻人鬼獸禽之譎詭外而夷貊介鱗羶毳鑄鼎之所象汗簡之所志緗素之所傳墟塚之所瘞千態萬狀可愕可喜空底裏以陳露竄神姦而無所予亦變色而作失聲而喟藝之精也一至於子於何學而造斯妙敢問所以隱居君子投筆而對是心非手是道非技吾之始為此也嘗觀之古人矣敗縑埃漫破壁苔漬陀子道子顧陸而次竒踪祕蹟過目不記久之意若不厭求履於迹豈其得履則聞之師曰逐末者去本遠信耳者與目異萬生擾擾不一其類洪纖巨細稟自然之形流轉飛動具不說之理彼刻楮者已落第二故幹也所師帝閑萬騎真龍擎空葉公失氣見

似之者而喜對面千里乃觀之天地之間物物而察道實甚邇宛然胷中者皆彼成象流出筆端者乃其全體運生機於目前發妙意於象外然意終未厭此則物耳有物物者緘鑄祕嚴莫覘其際於是使離朱索之而伎窮契詬求之而心醉乃三日齋而鉏其驕色五日戒而培其淫志觀之我心一塵不翳炯八竅之內徹紛萬象之我備獨搯其鑰乾闥坤閉其動而愈出如繭吐緒酌而不竭如海出水吾何為哉應之而已方是時也終日

捉筆我不知觀者何議予驚曰有是哉子之妙也予不知其他獨於文也而嘗從事徒怪夫六經以來衆伎紛蟻世紀幾傳作者幾輩雲章星藻其來亶亶孟醇莊放雄嚴荀肆屈賈之幽妍遷向之博偉韓豪柳勁異味合美豈夫與子同一經緯隱君子笑曰觀解牛者得養生見行水者知用智事固有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子何知之晚而問之不惠夫子之妙我之妙也我之妙造化之妙也復奚辨於彼此子其然乎不然倘曰天下

皆疑吾獨得不疑則俟帝鴻氏起而問之

五言古詩

贈別

水火氣類感草木臭味親君看金石交分篤均天倫竭  
來東川游結友輕雷陳諸君盡豪俊著我漫浪身酒斟  
約無算詩妙各有神人事不可知變態生逡巡一代韓  
荊州大木臥龍鱗客禽失危巢翩翩傍叢榛斗升何細  
碎朱絲恐生塵知己淚再滴離羣恨方新去茲勝社難

曾復傷人神臨歧欲何語一味唯酸辛歲晚念裘褐幸  
勿忘騷人

送羅制參

平生願識韓一見屣履迎自揣何所持徒有汗背驚下  
士公盛德事賢我真情西南大幕府控制七十城自公  
歸奏功秦階夜光明上前論賓客豈但丞丞衡况公天  
人學根本敬與誠么麼見事功萬物待生成三月漲桃  
花鏡面江流平若為化鴉烏親送帆檝行臨風默悽然

一紙聊寄聲上有字加餐意重千金輕勿言暫睽濶四海如弟兄

戲貽秋泉子

桂椒發芳辛水泉佐澄潔風味可人哉醞藉固佳客清非伯夷隘和異柳惠褻壺子與俱來表裏清徹骨素魄吸沆瀣枯腸濯埃壒東家欲毋我漆園強齊物物我儻未融平地森劔戟非秦亦非越有國名建德恬流不湏航坦迳無轍迹笑渠秉周禮况復用蕭律聚糧適千里

知韶葩妍有此秋節剛千金非我愛所重在行藏奮然斬畫史低頭笑君王呈身由謫壬百態恐不當照影見冠佩豈不羞帷房自從到穹廬幾閱紫塞霜年年鴻雁歸不寄一字將却悲降將軍高臺望故鄉至今青塚上沙草不肯黃吾觀嬌色兒睥睨此濫觴孽閹擅國辟天地為低昂眼前殺師傅但有涕淋浪區區一女子去留係毫芒我行桃李村高髻餘舊粧負薪行汲泉不願同康莊為計盍不爾乃以美自戕初心豈其然薄命遭彼



狂離騷照白日至今祖文章婉孌古稱士後先出寒鄉  
遺刻共想像再歌重慨慷

即事

畏熱客不來習懶我倦出愛閒閒不徹一日如兩日晚  
風生微涼佳月挂西壁誰為無事人共此可憐夕

得小麕因戲作

傾江釀斗秫未啻俗之醕向來故疎慵重此百憂罹杜  
門不復出出亦將從誰山氓過予言刈樵得雛麕適我

數澤念亟買不論貲斷乳無幾日疎毳未傅皮檻牢異  
林壑恐作南冠纍解縛非予靳弱質巨自持孛羅竹節  
稠失脚悔可追泠泠溪流甘蔚蔚庭草肥人生一飽爾  
八荒吾庭幃我自不亂羣爾能忘土思馴狎不違性長  
大儻有期充庖斷勿憂巾車薄勞之南山與北澗伴我  
歌紫芝張陳慨中畫管鮑謬已知新交不更添歲寒端  
自茲

數醉

清秋無所為遇酒時一醉醉則遺形骸兀然外天地塵  
世多得失古事有興廢更復不決飲徒為亂人意屈原  
貴獨醒賈誼每流涕二子竟中天惜哉且自棄蒼苔晚  
雨濕紅葉北風厲樂鄉聊可謀悲秋豈吾志

病中

稟生拙以疎俯仰人事勞煩疾乘秋至幽憂安能逃閉  
閣無餘欣西風晚蕭騷乃悟揚子居未曾損一毛流光  
背人馳歲暮不自聊安得<sub>七</sub>發賢相從觀海濤

黃思忠病起作此寄之

巖巖千丈松大厦不收拾已作澗壑臥更困螻蟻穴天  
果無意哉問龜龜不食悲歌氣填膺白虹為貫日向來  
亡公子後日九州伯奈何叢爾曹乃敢觀裸浴士窮有  
如此於君更心惻平生治國手僅脫在陳厄三彭招細  
故二豎侮明德聞之投袂起此士豈易得可無不貲藥  
粉珠屑白玉奮髯呵不祥有神默操戟歛然蛙腹裂還  
我蒼玉璧一尊欲壽君悵念風雨隔平吳固奇烈更謹

盤水執君身則千金斯文但一髮勉矣加殮飯吾道係  
損益

予游潼川將訪魏城令君李仲明而不果作此寄  
之

骨肉纏恩愛友朋綴情義於君若兼之何生結此契  
竭來東川游咫尺桃李縣引車意甚決牽衣事輒挽我如  
空中雲隨風出巖岫又如波上舟東西聽水手有心不  
能酬富貴那可必富貴吾不願此見未宜失裁詩說相

思過雁或堪託雁能見君子嗟予雁不若

送臺石甫出關

臺君少年時盛氣不可蓋冀北駒墮地過都如歷塊未  
說兩石弓談詩亦堅對十年憂患繞玄螭伏淺瀨寶劍  
夜韜光蒼鷹秋折翅飄風詎終朝否極理則秦秋高氣  
益肅匹馬指絕塞酒闌奮袂起曉色風雨晦關頭飛將  
軍久矣側席待解鞍握手語意合琥珀芥去去未可知  
建侯萬里外兩耳熟高名邇方揖英傑頗知個儻士別

意殊憤憤贈行敢他言忠義福所介

送華覺歸中巖

世故翻巨浪是身如孤舟黑風半夜來掀簸卒未休誰  
能洶湧間輕飛逐浮鷗稽首大導師覺海名善泐請下  
一轉語為度歷劫憂師笑了無言此問難爾酬未可楫  
迎汝子歸當內求堅忍作維纜巨防截橫流中有不動  
者東西聽漂浮師今念故山翩然去難留相送城東隅  
黃葉堆別愁歸來閉閣坐念念期自修精進儻不懈針

芥或有投西風白蓮開束包隨勝游

元日泛舟分韻得大字

春從沙際生白石映淺瀨一舟何自橫玄寄倏與會今  
日是何朝亦恐魚鳥怪曉暎破宿雨換歲無此快施工  
貌間暇一篙有三昧夷猶我無心上下聽汝輩斷崖春  
濤波千古意不改中流侵玻璃綠淨吾苦愛林深故疎  
密山遠自明晦隔江見人家短籬護畦菜蓑笠弄晚色  
真樂在牛背稍能薄輸征武陵豈天外吾曹二三子勿

作碌碌待濤戎嘆山河塵凡累纓佩人生富貴哉固有  
一事大

月夜泛舟

苦雨連日夜佳月遭薄蝕晚風散積靄水天忽改碧江  
臯放幽步露下襟袂濕劃然湖海興如驥不受勒扁舟  
繫枯柳漁子眠已熟喚起勿作難解纜破秋色移我坐  
空曠四顧竦毛骨山空木葉脫岸斷石脚出舍舟訪鄰  
叟醉臥不納客何必見安道意行無適莫書生亦底事

忍凍犯蛟窟可憐窮事業坐恐清景失歸來定何得索  
酒更深酌上士不言喻下士笑局局太白下羌江蘇仙  
遊赤壁風流共一時作詩記今夕

東巖施頭陀所隱也頭陀唐人初居郡之奉聖寺  
太守獨孤見之頭陀不加敬獨孤怒既去遣吏捕  
之頭陀以笠涉江至此山吏隨馬頭陀隱巖間兩  
虎守之吏駭退即其地為院昔律今禪予昔侍親  
守簡數來游再到賦此詩

勝地憶屢到變草非昔年律居掃積陋禪房侈舊觀老  
袖不可見遺事故老傳使君擅一壑憑愚妄自賢定心  
初不搖蚊蚋卒飛前赫然漲蛙腹欲以火燎天一笠渡  
清波絕壁守兩斑遊戲出小異褫駭飛殘魂慢敬汝則  
勞道力屹如山一笑置勿問爐薰裊輕煙洗盞酌石留  
吻頰冰雪寒却憶飛泉句泣然思老仙

從馮黎州飲梅林以山谷舊時愛酒陶彭澤今日  
梅花樹下僧分韻賦詩得時字

中冠墮城府桔槔無休時胷臍貯黃埃非復林壑姿涎  
流方外勝秦人望軒羲萬金買閒日駕言一紓眉冒踏  
象俊傷更從百代師食魚得河魴熊蹯佐其滋鬢鬢煙  
雨村霜條出冰蕤烏鵲噪寒暝玉立山差差置樽扶踈  
下壽幹虬蛟馳落藥不動塵初無屏駭雞深酌起自勸  
非族不在斯公行對宣溫雲霧生攀躋能來玩墟落匹  
馬却蓋麾蟠冑萬蟠蛛區寰眇毫絲以茲接羣動白羽  
坐指揮笑彼秦外者組紱為之鞅他年駟馬還梅花當

十圍記此黃公壚下車挽客衣未覺邈山河一醉固大  
奇

用山谷上東坡韻與馮黎州黎州時將赴台

賜履聖賢地專征翰墨場赫然本非照昏幽自蒙光醜  
醜有真液蒼筍無別香座當百尺樓餘手但廡廊譽毀  
不可劫造物能雌黃簡編熟古人見公益未嘗彭黥非  
韓敵或可噪其傍公有八紘且就獵庸何傷  
鼓鏞作宮庭正盜不能聲僊圓起瀕死乃欲進豨苓淫

書有痼疾展卷自弱齡俗學或攘之正憂荆棘生犯顏  
共一世餘事不芥蒂跪求真指處遂了不朽計自今面  
其真向來獨喜似

送孫隆州

萬里對明光真實一字字九陞元不隔是亦父子爾我  
讀公車牘再拜甚歡喜玉色近昕夕王度日完粹再祈  
山中符可以覘胃次道行國無小意甘食則肯平生熟  
窺覘步步聖賢地造物寶其人華皓表斯世從軍落窮

塞愁破靦清峙蝸廬僅纏軀鼓鐘日在耳何以充淹留  
白日不可繫長年慕道德師友別匪易躑躅南城隅  
竚立渺無涖不見兩朱輪但見嘉陵水

上費邛州

疏芽裂萬戶百戰未易得一識荆州面不作半錢直朝  
曦明生東夜斗光炯北皎皎羣目用餘影到盆隙共在  
一世間能無一世傑要渠兩眼青洞此寸心赤使君絕  
不凡白壁生徑尺龔黃漢循吏阮謝晉人物稍稽一節

趨戲從五府辟端知付兩轡乃用倡九牧春風長桑柘  
豚犢飽棚櫪遺秉利寡婦負戴無班白靈河貫中國寸  
地沾滴漑三公乃故事企踵榮畫接慕用吾已夙願見  
憂不亟聊欲寫我心敢幸康而色賓庖月照俎談閣風  
滿席秋霜濕征衣行李驚遠迫戀軒寄悲嘯孤恨繞華  
戟權輿置身地大冶天地窄相馬不相肉剖玉莫剖石  
狗盜何足言囊錐有竒客

馬德駿微恙既平作此勞之



內寇非陰陽窮愁因緣之堅壘自却走不藥亦不龜夫  
子樂唐虞短褐蔭茅茨塵不上几闥何物作自窺或丐  
愈風檄豈邀遣瘧詩朝來就清爽梳髮修竹埽買酒約  
相過勝地相扶攜人生踰四十寢與衰茶期君壯尚停  
叔我怯重嗟咨問丹勺漏迂訪道弱水疲綿綿抱谷神  
閉門有餘師鶴病無死骨松瘦有老枝

同游公玉伯氏季氏遊水陸院濯纓閣以清斯濯  
纓分韻賦詩得斯字

積雨泥斷道扶筇將何之愁躡寡情味竄壁如蠅癡朝  
瞰惠新晴僊風起衰萎振衣欲有詣扣扉適有期百步  
得精廬一丈清冷池老木圍蕭森回風影差差向來赫  
然者挾冰誦昔非晤言意能消真適神不疲鱗游鳥空  
翔趣舍各不知我閒苦枵餒吏奪君嗟咨拙巧自殊用  
靜躁亦異宜能來共幽曠合處或在斯夜光栖重困草  
木生光輝抵鵲者誰子而况殫病鴟我有飛霞裾雲旗  
駕靈螭舉頭叫閭闔九萬風反依敬以贈美人嘉惠無

時衰

送劉文潛司業江西漕二首

百為自叢拏至理在綿眇刀研閱新穎鏡像蓄遺照吾  
心又不然一士欲矯矯目送雲端禽舉觴可以了

始作想澄清歌暑不敢毒以茲壽慈母吾鼎愧半菽恨  
我如宛童失此首百圍木炯然心光動千里尚相燭

清明日同宋才夫王子友游秦氏園分韻得一字  
誰澆無邊春釀成此天色文章祇引睡茗椀不著力雖

無田父邀欲到野人宅日萼鬪深妍風條舞柔碧數峯  
極蘊藉未到輒目逆人心有同然一樣寄岑寂茅茨破  
不補吾意默有適置樽小軒戶雲氣手闔闢蒼蒼萬檀  
藥晚吹自蕭瑟穿荒取微逕便曠從短策忽與幽興會  
照我兩尺壁白虹潤山水取友固多益談深近迂怪理  
奧煩探索鯨杯不足吞馬肝無用食玉虬蟠蜿蜒萬鱗  
寒縮澁錢春春未闌尚及三之一

觀畫文氏園小酌而歸畫王正卿所作

海齋集  
衝暑去何之城南水竹園發篋得祕畫筆老不見痕作  
者非俗士噉喁不能名王郎眼如月指點見本根解衣  
而盤薄主人固可人虛齋坐修竹一面當暑煩斜陽送  
暮色無數烏鳥喧漠漠芳樹暗涓涓流水渾星斗掛簷  
端餘影到清樽行觴令不虐捉麈語不繁不知聊爾耳  
佳處正難言

劉林夫以諸公送行詩軸見示作此

我思在何許却立望高丘手持金錯刀美人不可求此  
意恐蹉跎悵然生百憂嘉魚樂循渚潑潑不受鉤燥濕  
各天性萬生難其儔喬木懷故家日星藻皇猷吾欲徵  
文獻庶以充淹留鼓鐘侑大烹其樂有此不江黃預壇  
坵齋明盛陽秋義合在一朝如新嗤白頭

和林夫讀老泉先生上歐陽書韻

倚門抹青紅過者必反顧風雨不足憑零落汙黃土斯  
文有正色神指亦難數兩漢僅自支崔蔡已衰暮老龍  
破風雷一躍空萬古賈人貧失真而况逢其富堅車行

大達往往初必忤要知論賢愚豈在遇不遇

送李德明解綿竹尉

巖生起寒瀨至今漁釣尊董賢尉三公冕黻蒙垢塵榮  
瘁視所挾誰以通塞論吾宗老筆墨健力河漢翻蛟蜃  
著甕盎鬱律氣屢吞顯名在操踐一尉衡宰輕幽求在  
朝邑碌碌羣兒犇一朝定大策談笑塞翳氣書生喜高  
論我言布帛溫別語不多吐春波銷容魂

送揚文起尉溫江

學海不可窮一葦子利涉宦海海更深破浪初鼓楫波  
濤惡氣勢鼉蜃毒叻頰帆檣託忠信維纜倚定力晏然  
衽席坐扣舷歌傲兀是中有神仙樓觀琢白壁羣仙謁  
帝罷霞佩繁成列行矣從之游贈子兩黃鵠

六月十四日大雨少頃月如畫

火雲忽改色大雨卷地來淝水萬貔貅一戰山嶽摧須  
臾天宇霽刮掃無纖埃佳月流清輝瓊瑤碎六街薄泥  
阻微步庭除重徘徊清坐對石友晤語脩竹齋惜無名

酒耳孤詠暢冲懷

送宣孺攝邑古郛

已作來遲遲又為去猝猝奪我佳友生  
悵念鬢毛白投間如我宜君則任繁劇  
臺府有聞知使子固選擇子男古所尊  
而此萬家邑郵筒即詩筒簿書有閒日  
迎門爛桃李畫餅不可食况欲分其餘  
豈抹饒吻濕留為別後晒聊用破孤寂  
數期還魯疆指日返趙壁

送宇文德濟解綿竹丞

陋哉紈綺習染人甚脂膏傾五湖三江未易濯  
穢臊冰霜竹林游糞土戎與濤富貴比貧賤所去寧一毛  
公家全盛時東帶轄百察朱輪照華櫬龜紫映翠貂綠  
情走童奴清彈沸娥媼連牀不同夢君乎吾願交一  
覘鸞鶴姿頗疑出衡茅神駒足萬里威鳳心九臯夜  
窻四壁空抱卷燈屢挑往往出妙語遺音叶咸韶於  
此定不凡舉步即扶搖揭來署紙尾丞哉歎徒勞官  
事竟何如亦似是馬曹置之勿復問朝爽西山高北  
風送征驂擾我心

鬱陶判此別袂難愧彼漆與膠君去千仞罔我歸一枝  
巢升沈何必恨書來慰蕭條

從人借馬鈍甚戲作

一馬如坎蛙爬沙鈍無比長繩掣欲斷大筮折三四郵  
亭只數尺對面不能至我聞穆天子八駿日千里邀汝  
託後車笑云勿相戲

挽家夫人

雷風畫義文藻蘋冠周篇房帷預何事聖賢論本原婉

彼淑靜姿濯濯出水蓮擇歸令德配映世高名懸已子  
與他子義在亦乳然簞食或見色千乘塵泥捐裙裾具  
此見生子豈不賢鬼神發潛光慈母令問傳當留千斛  
米買酒澆青山

挽程子山侍講

我昔先君子為公義林引論儒摘寡要太史固坐井期  
公非苟知力行福黎蠢螭坳千載逢鳳池一蛙近獨妍  
當衆媼隱憂觸羣愠頗覺游梁倦終成弔湘恨聲名出

寒餓主組憎薄命綸言表厄陳衮札囊束筭傳家侈榮  
渥尚足破孤憤腸折八哀詩涕墮五君詠長歌餞公歸  
未脫西風勁

挽黃思忠

十章擇一木工竟不善斲不如路傍棘藩圃盜可却故  
友心破碎真宰竟錯莫門生有侯芭洒涕傳絕學

挽沈夫人

人道孝為大斯言俗之砭簪縷穎猶泚乃能出閨簾透  
迤竟潛通姑慈霽霜嚴老禪入宵夢薄雲為之殲淨心  
正覺成妙解脫妄粘寶蓮託淨質此理遙已占君看數  
珠輪此句吾為拈

元質偶招客飲為賦此篇

曉風吹花枝曉雨濯花色裁綴為好春天公不遺力啼  
禽彊領解對花語移日世事豈易料搔首鬢毛白名園  
適幽爽韶序屬芳淑主人雅好客力能管風物酒如瀉  
江波紫翠映華席我友不可揀一一如珪璧遠者渺雲

海近者接肘腋能來共一醉我亦有行役

道中逢牧童跨牛者

田空已不耕草瘦尚可遊  
搢搢一歲勞得此休頃刻  
阿童拍腹卧短筮聽驅策  
早晚穡事動努力進芻粒

予舊服犬迂其効棄去比過臨邛蒙李文分惠并

副以詩次其韻以自警

是身如芭蕉敢保金石固得生况厄陋愧彼碩且武百  
萬護一端人自疑竊斧靈根著異効嘗資一溉助苦邀

旦夕驗棄去悔昔悞那知百破衣豈易一線補滄溟稱  
微溜九仞亦拳土見彈思炙美拊手鴉未許九州作秦  
鼎萬生入燭煮赫然一炊頃衆忿久已貯碑方嶧山夸  
骨作驪山腐初心欲速耳竟不守門戶吾宗活人手一  
諾輕季布絨詩遣分送愛我骨肉似恐為石髓凝亦防  
山鬼妬汲汲事服餌長謠記所目願求必世仁借秦諭  
其故解牛得養生持問子莊子

游護聖寺分韻得共字



散員絕檢寬暇日得放縱天明風發屋飛蓋怯掀弄明  
簪諾已宿駕言盍不勇幽禪遠城郭仇壯塔廟涌華鯨  
三擊罷僧衆肅如拱香旛撩鼻觀饒沫出流漣三生石  
上歌浩劫幾丘冢失脚今悔深彈指昔緣重聯裾玉連  
環談端豁煩壅草木自臭味雨露元一壠摩挲老瓦盆  
此酌宜數共已無繫日繩但有思家夢

旅中

客舍供朝舖旅食不知旨取酒澆餓腸乞火伸凍指萍  
根託江流江自不能止傳舍貪閱人風雨亦閱爾

過彌牟有攜魚過者買而放之因志以詩

行役道荒戍馬行何徐徐市人捉筠籃偃然數尾魚始  
疑失清波殘息憊不蘇俄掉尾與鬻示之尚可圖殺戒  
宿所持堅盟敢渝初爾命如丘山我金若錙銖敢靳百  
錢惠坐視甘醢殖空籃俱置之漣漪縱縲俘旋收褫駭  
魄亟反清冷居僕夫亦欣然毋疑校人誣為龍未可知  
風雷躍雲衢田文出函闕子卿反荒區骨肉一笑粲樂

哉定何如人心如面然賢鄙異所趨放者尚反顧捕者  
已縱學為德懲不竟護以西竺書世事豈易料聊欲明  
區區人羊互吞啄佛語深切膚聞聲戒肉食孟軻遠庖  
厨孔釋喜交戈好生理則符浪言物與人貴賤本異途  
人貴當食物物固供人須此語實魔語地獄正為渠炯  
炯一靈光彼此亡欠餘一念偶負墮流轉乃爾殊目前  
怙強雄屠鬻棄束芻此身寧石人竟免為物歟懸想刀  
几毒響應疾鼓桴天驥警鞭影蹇駕煩筆驅筆驅可致  
力詩宜勒盤盂

自離蕪湖多阻風是日早次雁汊風順亟駕帆以  
行既而稍駛落帆之半晚次雷口舟人以貪風曛  
暮不得泊幾危

九牛可倒曳兼旬逆風裏老來硯筆衰文思每如此篙  
兒疲晚牽赤日汗流趾峻阪有疾圓禿羽無縱矢朝來  
日初亮旗脚忽西指豎帆沸羣呼劈浪輕一葦路經百  
家村雞豚不敢市有客訪江滸疾談幸其起過目不留

瞬倏忽洲渚異一日三日程長年拊而喜敏者貴乘便  
拙者拱以埃齊人謂軻迂秦亦毒鞅駛吾嘗為此論誰  
肯味無味使帆勿盡風如食勿盡美君看赤手人重負  
亦俱至

過大信口憶西歸錄載大江渺渺忽二石山如伏  
貌引出水面東西對峙江形若瓢然而山乃其口  
然相距猶三四里則江之廣狹可見視之信然妙  
哉寫物之工感而賦此篇

兩山如伏貌波面忽引首江形若瓢然此山乃其口往  
讀西歸志一一未深剖及茲親見之語巧極雕鏤妙哉  
寫物功萬像不藏覆當時偶然書信在三紀後臨流重  
吁嘆有涕泣襟袖君看連城璞豈但今不售

游無為寺

導師生何年人猶記此日香火緇俗會風雨神鬼集我  
來恰秋深迴迴原野濶羣山勢愈壯老木氣不折柱筇  
踏危磴小憩馬與僕屢休才及門到寺已曛黑車從如

沸羹無地可插脚  
閤黎揖客坐意象  
頗碎碎施擔得禪  
房持鉢叩香積  
倒鉢不復醒夢與  
僊梵接明朝  
沒堦趨燎香望玉色  
丐福吾未能  
終敬敢不肅  
是身如芭蕉  
危脆不堅實  
綠髮成素絲  
緒顏發枯  
暗百年已長  
久大抵俱化易  
稽首不動尊  
向來何證得  
衲衣坐蒙頭  
萬古一交睫  
儻非定慧力  
枯骨已瓦礫  
物物具茲妙  
抱寶訴空乏  
伐柯則不遠  
內照無別法  
一鉢寄空巖  
定當擲此幘

林夫有詩趣歸期次其韻答之

乾坤大逆旅  
日月兩行客  
江頭垂楊樹  
折盡供馬策  
學舍如冰壑  
遠與簿書隔  
天風吹我去  
自哂殊役役  
英英君子僚  
妙響協琴瑟  
詩來促還期  
珠球瑩巾帙  
久枵渴嘉饌  
積陰跂白日  
談為無底囊  
剪燭期竟夕  
但恐又西東  
揔車歎寂寂  
盍不歌歸來  
已痼烟霞疾

還家

吾家在何許  
水泉修竹林  
鷗鶴失閒伴  
跂予有遐心  
窻前小梅花  
耐霜笑吟吟  
小待新酒熟  
冷蘂勸清斟

澹齋集

澹齋集卷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澹齋集

卷二

五言古詩

送李司戶之官臨邛

威鳳翔九霄千百但一遇蒼蠅何所來滿盤揮不去吾  
人一肝腸未可舍跬步摻裾輒經年把臂速炊黍譬如  
枝上花風裏得暫聚天果何意哉未易測其故安得三

宋 李流謙 撰

問茅藜莧同旦暮秋色如行色別語不得吐鶴峯得佳  
句尚足慰延佇從今夜夜月伴我照庭戶

中秋翫月分韻得一字

向來高樓月人境居第一天福不得再天意亦叵測濁  
河幸一澄威鳳乃屢出過日惜清玩草具成勝集共詠  
昔年詩仍是昔年客酒闌感存沒悲歡異今昔懷我盤  
谷翁藥宮此何夕仰瞻雲漢章正恐翁手緝躡雲侍琅  
輿頗恨無此骨拭泪罷清酌覽鏡有華髮

累年中秋無月今年凡數夕有之十五日尤佳

境濁常鮮愜事難獲易新皎月當中秋規候每倦勤扁  
舟泊沙岸是夕無纖雲冷侵碧琉璃又如爛鎔銀十年  
五年無千里萬里明對此欲不飲恐觸蟾兔嗔尊空更  
重看徐步長江濱大魚時撥刺宿露聯拳驚可無橫吹  
者或有琵琶人領覽此奇絕但怕添愁新頗欲從冰娥  
暫陪白玉輪載我到廣寒一醉羅襪塵歸來閉閣卧耿  
耿雞未晨顧瞻蓬窻間尚餘半金盆

蟲嘆

得生固么陋宅體仍穢卑巢穴我襟裾食飲吾膚肌毒  
比蚤蚊熾類兼蚋蟻微陰幽巧相傳不知來何時殄馘  
未掩戈遺妖復蕃孽觀處初若無掇之或如遺捷走欲  
違禍深藏殆知幾竄壁尤惡啄潛沙更危機處頭與物  
化遂使白變緇稱臣託疵賤名官慙素尸捫摸傲逆溫  
梳爬厭懶嵒吉凶陋巫占彼豈能先知殊快勇夫射寧  
辱達士譏虫兒厭膏粱兀坐如瓠肥屠門飲雄殮亦足  
飽汝飢我身如枯株但有骨附皮嘍噉竟何得饒吻亦  
及之夜眠輟佳夢晝坐傷沈思往往暴醜形或為潔者  
嗤抑搔兩甲折掩捕雙目疲期我犯不校責人所難為  
湯沐猶寬恩磔裂乃所宜吏貪摩其牙巨力猶足支舐  
糠及小家此豈禁鞭笞願作秋禽獮毋使蔓草滋蟲去  
息疴癢貪慾消怨咨仁者惡害人勿謂傷吾慈

贈聽聲上官術士

造化祕密藏凝然大狙宅操縱掌握間殆似不容測惟



人號最靈研窮深探蹟走干究生旺更以形骸索模骨  
與聽聲箇中更奇特無煩覲面知禍福悉已白至理非  
口傳妙處從心得官君持此術行盡山水國所歷多巧  
中一醉天地窄祇今天下士何啻累千百紛紛肉食鄙  
正須囊錐客僕僕塵埃中豈無鳳毛翮勿以朝野殊窮  
通理不隔上方勞夢想胡弗為指摘致君堯舜上爾術  
光史冊若共俗人言懷抱真可惜

送張時擇從楊茂州之招

州閭我知君楚璞未剖初家無兩錢錐腹有萬卷書閉  
門飽葵菟撫几咏唐虞兒乳腥未濯才能辨之無魏科  
似拾遺却走我不如流俗校成敗往往遭椰揄豈知盤  
溪叟空釣寧在魚窮途有知己一笑肝膽輸羔鴈朝在  
門挽我不得徐鯨鯢依洪波鳳凰集修梧士貴得所託  
往矣膏子車忠信行蠻貊九夷聖肯居使君况儒將與  
學窺盤謨小詩迺餘瀾已足吞五湖老羌弛弓刀玉帳  
一事無舉杯哦新篇主賓興不孤明日思君處一千里

平蕪

送無害弟之官併呈使君蹇丈一笑

人生一飲啄大似有夙緣  
蔡蒙窮坤陬宦游自我先  
哦松千尺下剖竹羌水邊  
泮宮擷芹藻我歸才一年  
子又盧奴去妙指按五絃  
識人舊魚鳥入眼昔山川  
子才如干將當屠橫海鱣  
織鱗拾沮如人怪我鞮然  
火宿用彌壯鷲伏飛無前  
弟兄立分拆門戶同仔肩  
老僂泉下責豈但冕與蟬  
別離不須悲使君直二天  
不敢祝翁歸冰

鏡自高懸夢想五賢堂  
囊貯白雪篇何時見華筵  
琬琰行當鐫

一春無日不飲遂作肺嗽效樂天體

生與酒俱生長與酒俱長  
行時酒在樽坐時酒在盞  
一日不舉酒一日眉不放  
春來身無事結客麈勝賞  
南山步新堤西湖撐彩舫  
或飛名園益或祖都門帳  
大酌須淋漓小酌猶酣暢  
家山忽入夢江頭問兩槩  
友社惜我去共和驪駒唱  
劇飲連晝夜大似灌鼠壤  
不往愠眉鬚

好意難棄忘平生無肺病因茲作微恙終夕勞喘呀如  
吹竹筒樣積痰動盈缶嘔吐不停吭童奴更謁諫寢恐  
傷腑藏萬里寄一身節宣豈宜爽芻蕘不可遺予心默  
云當飲食著聖經觀頤識文象慣習未易奪剛制乃所  
尚初如鍵弩牙又類過溪漲稍稍撤觴久之絕悵望  
暘枯與叻燥但當吸瀝沆宵枕遂小康其效疾影響遽  
言終止之未敢保其往酒頌我文章酒徒我鈎黨有時  
倚危樓搔首獨惆悵大藥不可求此物足憑仗陶謝非

沈酌遺意覘佛彷彿下士聞道笑識者眉睫上更欲買黃  
金歸鑄杜康像

送樂季和

袖有禮神壁橫天射蹄竦攜持易羊皮賢士銜隱痛短  
檠風雪窻鼎鍾入宵夢出門雀遶羿挽弓不再中九折  
生庭除歌輪失嚴鞞事固不可知淺者發嘲閔磨以百  
艱虞吾覺此意寵蠅棘芟根株織文徹機綜如簧祇囂  
煩戰勝屬陰拱詰朝烏帽斜瘦馬霜鬣聳行世心愈老

轉物身自重解鞍澆客垢先撥牀頭甕君歸我送之我  
歸欲誰送

送李仲信

鳳巢無鶴鷗虎穴不生狸巽巖四十年名聲兒童知黃  
流出崑崙筆力子似之嚴兵鏖殘敵往往輒偃麾廉頗  
用趙人戰勝地有宜一吸空湖江茲行定英奇事功出  
邂逅道德為根基儻踐鐘鼎盟毋爽藜藿期請因問安  
際訂我言是非

送仲明赴舉

進退士所重視天為鼓鉦採薇北山曲濯足南澗濱高  
風豈不偉奈何萬蒼黔道可濟天下不必邱園尊先生  
一世士抱寶三家村蚤日湖海興攬鬚見霜根我嘗嘆  
洄泐再拜願有言釣魚須遠去沮洳無鯨鯢北風折羣  
木嚴駕夙在門萬里著掌間一舸氣已吞岷峨賴君重  
努力答山靈造物飽閱駿眼未見此人小却猶玉堂尚  
堪託斯文賤子惜此別贈送慙空樽惟有清夜夢相逐

東南奔

送呂義甫

河伯矜秋浸望洋始一嘆是以太史公身行天下半可  
憐據坎者寸尺盡霄漢我友故英發驥首輕皂棧結束  
萬里游是行吾所贊榮途聽其遇丈人教不倦向來開  
說易一語無疏傳曰為可用者此本同世患停舟佳山  
水心目有竒觀更接搖塵談中夜光赫煥我方墮吏置  
沮洳雜鯁蜺眼看飛鴻翔別樽恨不滿

憶樂季和

理邃不可商造極會其天因黥乃南面挾壁顧屢歎安  
有鬼一車蘊疑在目前劃然解積凍漸泮千丈淵吾嘗  
賞淮陰能錄惡少年大勝答溪媪竒此輿權權水激可  
沃焦醜毒懷與安夫君珍所持射市吞煩寃束袂甘冥  
冥一穴栖鯁鱸真宰技自癢駕以風無邊背水得衆無  
失駒約羣還三月春已深穩下三峽船夔門有巨艦談  
嬉障百川金華客五侯氣力足由緣為君誦伐木三扣

臨江艇

食藕

笑渠固佳產其末亦奇絕此土乃地宜厥包比柚橘蔓  
 引莖自遂泥蟠體仍潔一絲戲傀儡眾竅殞儵忽七月  
 陂塘秋千蓋偃寒碧俚語名帶花俗言六七月為帶花藕脆嫩若  
 無骨如船近誑誕似玉孰追削瞿曇况真理穢淨本同  
 出花實根相連因果非兩法君看入口處一片凝嚼雪  
 溽暑肌如薰毒醒肺欲裂只應蕭爽時便是清涼國佛氏

以蓮花喻法取花實  
 同時猶因果之不異

送孫賓老宰丹稜

回也真賢哉陋巷一簞食卒然問為邦所告王者事軻  
 亦印微言曰可禹稷配學道則愛人偃昔嘗有志他時  
 武城絃默與聖意會聊寄莞爾笑汲深孰知底欲令誦  
 所聞姑以割雞戲聖賢存心處萬類宅生地先生為已  
 功及物乃糠粃十室有忠信百里吾敢鄙六經作縣譜  
 趙張不到此春風七條絲可以馴桑雉堯舜治天下乃

與治射比一朝坐廊廟用有大小爾我昔從公游頑璞  
不受砥經時去函丈榛棘撐腎胃竭聞衛返魯倦馬始  
休轡欲申趨隅問已作橫策起人生椽宇宙孰為不朽  
計著書有存亡德業亘千祀

苦熱

祝融職司南憑寵不遺力呀呀三足禽敗羽懸枯腊釜  
鬻糜碎鱗無地此身著楚炬方烘秦湯征未自毫夢想  
千丈冰快踏赤兩脚少憇修竹林泉水鳴漣漣岸巾對

颯爽污垢亦小濯蒯通據鼎耳反唇乃幸脫叩頭祝西  
風駕言馬可秣危喘已強支旦夕恐不續俗情傲寒灰  
赴熱犬爭骨灼肌豈暇顧甘作蛾殞燭君看孟嘗客乃  
笑翟公雀呼兒進胡牀佳月可人白一醉無渭涇舉盞  
新酒滑

遊水陸院

深居毒歎煩沸鼎遊羣魚金涼念何許頗欲膏吾車行  
行有佳處舍南得精廬方塘水泠泠嘉樹陰疎疎寒光

四圍之氣象豁以舒清濁本相形暑去不待除赤脚踏  
潺湲褫帶凌空虛杯盤固草草言歸且徐徐山僧擅幽  
勝意輕南面孤久矣不復貴厭棄同污渠貴人便宴安  
大第如清都華堂貯窈窕高門列車徒往往慕閒曠偶  
此樂有餘地蛭漫相連鵬鷗端異趨不如聽鳴琴勸我  
提胡盧

遊安樂道院

院本通悟故宅久為道士嘗使拜老君像方一

拜像陷于地因成院焉今俗號老君院

美璞出叢阜徑寸藏尺木堂堂大導師鍾靈此其地荒  
坑名老君故老說遺事仙佛勢不敵北面昔所試烟雲  
龍蛇窟風雨鬼神會珍重任山人淨觀愜幽邃半偈起  
冥晦徑欲裂冠袂同行一微輟落日姑整轡在家固出  
家象服何必異君看童其顛已落第二義

袁季海別駕以所藏靈壁石詩軸見示為此篇

諸天享備福宮殿常隨之驕王擅雄富鐘鼓具不移巨



細無實相一種生幻師君家數火峯在處供娛嬉衡嵩  
接几闔岷峨入提攜只作如是解天地皆目擊君言勿  
作劇丐我瓊琚詞援毫不能寄永愧薪絕姿烹茶炷爐  
薰膏萃絲輕絲如雲出澗壑頃暫萬國滋請以示喻大  
人才亦如斯我無造俗韻夢想懷崧嶽借渠琳琅響和  
我蘭荃詩明朝謝冠服雲根有茅茨  
法華云諸天身所  
在宮殿隨之秦始  
皇治宮室所至惟帳鐘鼓不移而  
具然昏未若此石之長在目中也

峽中賦百韻

振奇欲何夸頗疑造物者兩山擘其間放此江東瀉不  
知太古前宇宙孰坏冶疏鑿著夏事固自人力假巨崖  
切漢起入眼驚見乍影臨數州迴根挿九地隘積鐵老  
風電巨焰莫鎔化面惡駭夔魑姿妍悅美妣城郭巧刻  
劃屏障工組畫髻鬟直高綰劔槩寒可原缺抗立擬分庭  
孤撐獨稱霸駢羅紛兒孫拱揖儼賓介盤空矯鸞鵠飲  
溪走牛馬裂紋貫鈎鑠翠項披絳帕碎礫星宿稠亂石  
豹熊跨錢疊薛暈重鱗坼樹皮檜萬甍累如甃一按平

若研寬博敞壇墀斜傾覆簷研懸空疑崩欹叢密若蒙  
絳中斷路已盡合處天無罅周遭窘漢圍赤露經秦赭  
嘴忽橫出狂湍助喧罵笑展壯士臂交鋒報睚眦飛瀑  
練垂素響溜鍾調啞嵌窟誰剜剜竅竇飽衝射陽光晝  
隱見雲氣曉包籍燒餘通鳥耘微缺有蝸舍婦肩頽背  
筐樵指虛枯槎巖葩淺深雜山木高依亞月黑吼飢虎  
竹深見眠麝猿捷果垂接禽輕枝倒挂往者國柄分羣  
雄用狙詐阻兵割方域狂心各侈哆一夫比劔閣百萬

戈甲卸負固不一姓強羸殞函華王靈今一家女織男  
耕稼溪魚肥入罾村醪賤可貫舳艫日下上何曾舍晝  
夜儒紳企榮途行有不俟駕估客聚百貨乘時沽善價  
載考江發源其微作杯棗坤軸聽回斡陰機默操舍瀾  
漫衆流會灌注一門下上聲旁東狀殊窘屢曲意不暇騰  
涌山合沓飄濺雪飛洒峻迅出暫頃澄渟或時且積油  
黯覆盎征輦浩飛瓦日月在吐納雷電生叱咤蛟鼉護  
老湫鷗鳧狎淺汙涸溢苦窮冬漩狀怖炎夏逆溯魄自

褫順涉心猶怕茫茫蒼溟浸落落洞庭野萬折期必至  
憤屈當一寫微官能我誘里落腐鼠嚇三年客中都唯  
了湖山債萬里徒往來百艱每吁喏一灘一危恐奔湍  
劇旋輓顛反常不持疾風閃荷蓋百丈偶絕牽又交俄  
失靶山行避濤瀨竟日勞解脰假寐易成魘驚呼亦多  
嗷瘦骨頰拄支垢容招嗤怪忠信固憑倚內省輒摧謝  
貝葉丐慈護牲牢乞神嘏深愜唯壯觀此殆天所借曩  
賢近交臂佳境倒啖蔗夷陵憶文宗小却寧芥蒂孟韓

有正傳聖道識根派黃牛初配如法當祭之社輦石肆  
咸怒斯言吾久訝秭歸傍雲岑地惡記人詐重弔湘波  
魂忠言棄土直江籬續遺些異代稱屈賈和親憫國艷  
可忍千金賣却笑效顰女灸面不肯嫁巴東僅三戶突  
兀著大厦一擲嘆老張豈但震盲瞶峩峩神女峯索漠  
古臺榭織辭穢高仙宜誅未應赦行行到巫山風煙鬱  
桑柘瞿唐送殘險性命脫罟獲關頭躍馬蹄炷香重再  
拜鄉音近岵岷歸夢繞松檟韓公喜見蝎正比怒嗔蟹

人情有奪移適意固暫快妻孥知我還歡呼及姻婭僅  
奴潔衣襦爭挈壺觴迓靈鵲占吉噪金蟲綴寒地掃我  
釣魚石整我挿書架棧羊撥香糝蔬畦剪霜芥萬事置  
勿問但辦供客炙人生尋尺天蟻宮共世界一斑僅豹  
窺大庖姑蚋嘍就令十年讀未勝行天下耳目異聞見  
襟靈豁陋寡杜陵半九州詩史入嘉話馬遷多經踐有  
文資博雅吾慙筆墨斐絲麻視管蒯未能朋儔矜粗足  
兒童說尚及日南林呼春送臘蜡

中秋月色甚佳病不及觀

斲月如冰輪不知幾玉斧寒光十萬里餘影到牖戶我  
病欲強出瘦骨怯風露枝癢時不禁窻隙窺皓素年年  
到中秋此夕日夜數酒熟客不至景勝人或負燕鴻初  
何心亦作不相遇拊几但悲嘯看劍欲狂舞幽蟲不相  
干空階自言語

失題

學者一大事最是出與處用行舍之藏孔顏獨相許參

賜地位高窺牖不待覩而况未見聖一曲株守兔久林  
恐不密狷者或拒戶如蝸護一殼槁死竟何補營營夸  
毗子意常在腐鼠鐘鳴尚遲回頭沛慙末路細評誰失  
得未易較吳楚聖賢具成體以道為鉦鼓適時不俟駕  
枉已一揖去而我本來心湛如太空故先生平生學此  
理超聖處浮沈四十年夷險隨其過初無周南恨內樂  
侈圭組名高天不掩舜聰徹幽阻門前裹輪車急急戒  
徒御企首沫泗上進退綽有裕富貴調兒童嗔喜狙賦

芋此同伐國問何乃至君子願出有用學不朽在斯舉  
勾龍元應以詩送子友從蔗絲竹之招語多見及

次韻奉酬

取友須四方不去誰汝繫君慙棧豆戀自了非駿骨王  
郎惠然來車從暖寒寂鸞鵠照清泚餘子可廝役手把  
一紙書髯兄我重客白虹貫襟袖新詩玉剖石女須翁  
絕憐茂苑蘭所宅殷勤記君意倚賴耕寸筆一朝存沒  
異帳恨頭欲白慰眼君自足有兒况英物盤谷宗斯文

向來指正脈遺藁敬相授補七級離析此翁不可見此  
婿未易得

獻萬佛圖為張雅州壽

博大真人哉妙諦形而上林林總總嬰萬生同負襁赴  
者不可數百川納溟漲隨取即隨給孰識無盡藏勝報  
如所證豈特妙好相龍天至幽巖窺覘輒稽顙開圖萬  
名字只作一佛想風影可捕即變現自惚恍俛應區中  
緣茲願固深廣君看朱兩轡非真亦非妄化身元宰官  
台符更兩兩祕言出寶笈其品名壽量一絲起爐薰洗  
耳鐘磬響措笏為公讀萬劫一俯仰

代上閩中章使君

九區混軌文正宁垂衣裳公家轉洪鈞一氣幹混茫蠻  
夷奉琛貢月窟東扶桑至今有遺黎盛德登樂章溢慶  
久愈行丹穴俱鸞凰祖烈肖挺挺德音續琅琅尊彝琢  
璠璣薦廟流中黃銅符專城居健翼翕不張黼座錄故  
家露路登方將省事窺步武禁闥覘翱翔相門出鼎槐

八葉有前芳一樗無所材擁腫蔽道傍門戶岌重大俛  
首慙肯堂得邑萬山間晝夜鞭跛羊斗升賴急養山海  
祈深藏古人重已知漆炭固未償靴板度趨初躔宿望  
煌煌委身大爐冶正懼呵不祥丹鼎儻可舐雞犬同飛  
揚

雞冠

雄雞鬪不解血濺頭上冠強顏配二妙並樹栖臬鸞絳  
侯資少文禮樂責所難物生宇宙內故自安其安

憫農

秋苗掃地盡春苗破土出尚當積陳陳那得有菜色不  
知終年耕耒了一日食守令民父母賤士但俛默

木芙蓉

秋光冷如冰秋花淡無色偶見此繁者濃艷照孤寂天  
寒翠袖薄那得在空谷東風嬖桃李倚樹三嘆息

送薛司直赴行在所供職

公家樞近公名在太史氏天方濬其源沃日勢未止郎

君萬金產落筆繁珠琲尚當戰韋布未可議紈綺朝家  
錄世舊往往收瑣尾而况用才升進擢不止此邦刑託  
平反哀矜蓋天意持此博親懽五鼎但口體富貴君勿  
疑信手著囊底別君行十年再見頽髮齒眼看上雲天  
歸耕慰憔悴粹粹萬里別念當一把臂風雪隔異縣跛  
馬不就轡安得凌風翰空齋坐歛歛短章說殷勤聊用  
篤友誼

送勾龍伯秋出幕守三榮得出字

雅故非今朝兩門自金石山頭墮淚碑宰木自蕭瑟幕  
府蓋寶府球琳琅玕壁一一不可揀於君况夙昔常愧  
礫與瓦照映乏顏色於菟生則斑窺牛乳尚濕其傳祇  
斯文餘事博懸擲嘗覘賦千字誦之當播笏戎索贊斗  
樞殺氣掩劔戟春容凝香地功用闕無迹忽驅兩轡去  
驚鴻眇南北專城豈不樂所樂在母側扶輿度春風霜  
毛未上幘更著摩挲手一起窮山瘠中年每患別連日  
足悵惜方酌江上杯送君又郊陌熟思令人老只有加



餐食尚餘黃髮期好語為再出

題宇文叔昭閱齋齋名予所榜也有王正卿畫四時小景

乾坤萍在江日月蟻旋磨吾身與化俱反照若觀火蠻觸塵兩門白圈聽一簸射鈎仍相國嬖者死於餓種瓜乃故侯蹶張終上佐支離竟能賢青黃未足賀炷香闕茲理萬事一笑可城南有豪士豈但雄于貨麒麟夢不到林沼計未左便齋愜清悶憑几了衆夥胃中大水鏡

月皎雲破墮世故自起伏一瞬犇馬過金石波空流檣杉老不挫他年觀河性依然等髻髻我友王郎子筆墨出笑唾酒酣洒素壁埃塢不敢浣春梢有餘妍秋林氣磊砢彈指四時具轉物子亦頗此機與我同妙出一闕鎖予生拙行世泥塗笑鼈跛但存閱世眼空花已出果從今識沈冥甘作枯株坐要知無所闕到岸乃旋拖

吾友黃仲秉讀枚乘七發至所謂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感而作詩以

示予予謂乘嘗事吳已而去之梁斯言也殆為兩  
君發與賢司馬長卿長門遠矣因次韻以申其意  
讀書必知書枯枿不足斧隻詞詣微隱連軸皆剩語枚  
生老賓客筆力散電雨吳梁兩驕王橫甚闕哮虎編須  
笑直前調度豈兒女刈蕭培芳蓀遠鄭進韶舞斯文豈  
徒然丹石起病竊操瑟走齊門託身恐非所老漚竟斧  
砧埋骨無塊土梁亦殞牛禍廟社幾奪主至今存遺編  
快讀氣屢鼓長卿素佞人清芬愧蘭杜長門賦淫僻主

心侈莫禦百年校賢鄙何啻跼與禹黃郎眼如月妙義  
窺肺腑拈出標雅箴霏屑紛落鋸枚生其伯仲犬子但  
牧圉

彥博為偷兒妄意作詩見貽次韻奉呈

士窮百不諧所向輒墻壁堂堂百代師往往遭削跡閭  
閻侮出胯逆旅或爭席雖然炯炯心未易屈此膝閉門  
師唐虞清風入吾室千古閱項暫八荒在几榻從教厭  
藜莧筆端有冰雪出處雲行天得喪駒過隙元龍吾畏

友萬卷破邱索抱耒耕莽蒼天民所先覺平生湖海氣  
脊梁硬如鐵方其抵掌時南山虎可縛向來三年淹聊  
以六月息自予得此士不作肝膽隔隱然當一面堅壘  
雄屹屹偷兒妄窺瞰不用苦管掠與之塵生甑定自驚  
失色不知破衣中照人一尺玉開門恭執贄政恐子不  
欲因成一笑繁莫放百憂集子敬愛羶青何如吾酒綠

彥博見和暑中之作殊有新功復用韻謝

風雅有正宗太山視坵垤識者了珉玉不爾遠堯桀咸

韶久不作日月遭薄蝕空谷閉窈窕市倡矜半額誰知  
三百篇學仙要仙骨二南俱賢聖展卷神已接孝子或  
失愛淑婦有不答微言出宛轉幽憤破蘊結側耳無絃  
音策策風振葉少陵乃冢嫡豈止論瓜葛涪翁異代友  
俱作蟬蛻殼鼓旗付後山掌股戲孟獲眼明見賢宗我  
欲焚破篋明珠不易得收功在勤茶一洗蛙與黽騷壇  
許授職

次韻姚宣孺見寄

作吏無好懷寧食三年艾甚陋吾安之所隸乃都會文  
書如罵奴吞噫不敢對兩眉或小伸獨有公等在交臂  
露肝膽不復事容態月沼分騰馥風軒共晴快家餐聽  
相挽盤筋及笋菜但苦王事迫數離每增慨豈非造物  
意物莫能兩大况自慘裾別至今胃憤憤歸來未黔突  
日月倏逾邁書往得奇報已恐責留債又夫志遠者遑  
卹吠所怪醉眼天不入一飽真細碎詔與扶耒此理  
本相代持以敦薄夫是事付我輩

次韻勾龍元應

春歸知何如庭草一尺長風軟不起塵薄日如秋陽裘  
葛固異宜單衣已踈涼妍紅色事人覽鏡無餘粧青山  
只蒼然久要自不忘枯藤引我去粟留轉幽篁濯足江  
無波照眼竹有光展旗三伐鼓騷壇起榛荒垂髻伏窻  
几抵掌談皇王持之欲何施海禽眩鏗鏘風搖薜荔屋  
塵集芙蓉堂升斗尚何言正比鉤餌香投老遲問道欲  
覓閒中忙社成蓮亦花軟血記此章

偶連日食雞夜夢有截一支者頗憐之有謂予言  
雞之被烹酷過於足驚覺作此詩以自警

平生不喜殺殺戒宿所欽累此多病身蔬食慙未能連  
日乏庖供隻雞薦看蒸異夢發宵驚截支血靈靈旁立  
為咨嗟或人惠嘉音見牛未見羊盍不推此心萬生均  
一愛豈較人與禽君看雞遭烹楚痛甚斧砧撫枕矍然  
悟此豈神所箴驚魂欲違幹駭汗屢洒膺內懼仍自欣  
小差輒相懲白壁護微疵寧非憂之深長平四十萬一

掃輕蟻蠅暴殄置不問天邪非聾喑稔惡侈後罰幽誅  
毒炮燂冥冥思昔愆粟粟厲素襟贖魚有前章併以警  
侈淫

以春草碧色分韻送朱師古知雒縣得色字

二年客殊方送君我鄉邑豈不念家山對此好風月何  
以慰羈旅眼穿離鴻翼寄聲賀父老壺漿近郊陌令君  
臺閣人九霄帝不隔新書嚴入縣驅驥就轅軓手持朱  
絲絃欲奏南風律此意寧不佳此事未易得姑置副桑

雉先辨繞牀物相顧一大笑浮我當舉白長魚隨鯁鯁  
枯澤未容盈一作尺驚雷忽破地起視已無迹春湖渡如  
天酒作鵝兒色映君眉間黃領此醉勿惜明朝出門看  
扁舟大江側

海棠未開對酒作此

春以花故妍花好不辱春漫山爛桃李由求蓋具臣國  
艷朝衆芳此花當不名芳園麗韶景點檢能幾根東風  
未披拂萬紅藏杳冥過客白眼看遂與几木隣一朝吐  
華艷天日為之醺綠樽有醇酌及茲託殷勤君看淮陰  
市豈有國元勳俗情傲未然花笑當不嗔

見蛛絲戲作

一絲架空居巧若出杼機彌綸不知勞終日周遭馳相  
彼造為艱中有鷓鴣詩豈獨考其室為置陷羣飛口腹  
共此累坐嘆寧以疵微我政漁意其端詎庖犧雨過助  
浮妄大小出琲璣疾風輕羣脆覩隙防藩籬摩挲一寸  
腹吾廬正于茲

澹齋集

澹齋集卷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澹齋集

卷三

七言古詩

無害弟之官梓林伯氏無虧序送之極兄詔之義  
予言贅矣姑以其意而申言之

吾家老仙一世師挺特風槩老不衰平生行已有本末  
世人不知其天知急流勇退人恨早織塵恐汙白玉姿

宋 李沆謙 撰





精神强健腰脚輕髣髴白髮明鬢髭盤谷亭前一幅中  
子掖孫携翁笑款無官一品錢滿屋汝輩持底逃寒饑  
指心一點物非物向來所貯唯不欺慙慙實此徵後福  
如印券契火灼龜戒勒撲斲爾塗堊障護風雨期勿墮  
庭前百拜領翁語有毫髮愧非翁兒李也才力百倍予  
天之報翁或在茲得其一體敏且強遇事電落雷電馳  
莫嫌掾尉官職卑正欲小試觀異時弟兄贈言出寸丹  
豈但趣和同兒嬉伯氏有德君子哉發言不妄如發機  
叙文千字炯星日是病苦者之神醫願子銘几銘盤盂  
驂騑萬里未易期悲莫悲於生別離鴈序何忍霜風吹  
丈夫遠懷在門戶正使蟻聚終奚爲酒闌上馬飛鳥疾  
我亦安能空鬱鬱

陳彥博擢第後歸拜先墓作此送之

霜風著林不停吹天涯有客衣征衣問客今歸有何得  
一株老桂和根移讀書作文四十載浪走不啻萍在池  
束書隨身乃封戶睥睨一甌蒙蛛絲傾囊千金勸少貶

掉頭一笑吾寧饑學如木水有源本朝販夕售顏怛怩  
市倡青紅銜屢陌窈窕深閉無由窺清詩學自稟繩律  
如嚼冰雪寒肝脾平生交遊半豪俊如此人物見者稀  
每拈佳句對客誦謂是古作非今為吾先君子壇級尊  
子來談笑容攀躋我從弱歲同硯几如今攬鏡斑鬢髭  
笑渠常遭俗眼白短力不得相扶持前日提筆試外省  
我亦薄宦初來歸口占程文問中否強弩破葉劔截泥  
十月十日夜漏盡小奚驚夢來打扉云有吉報可速起

倒穿衣裳喘而馳賀者已滿坐無處拍手怪我來何遲  
淋漓一紙見名字倉卒未省來其誰喜歡不記語雜亂  
但說老眼天不眇明朝再拜酌酒賀屋角一丈飛虹蜺  
書生一第蛻骨耳排風軼電方自茲阿兄地下喚不應  
門戶藉子扶寒衰鄉閭朋舊夸地產洗眼畫繡增嘆嘻  
孤童匹馬顏色異闕吏偷語驚且疑到家羊肥酒亦熟  
山頭松檟生光輝墳前百拜謝教育持身願報父母慈  
盤谷亭前白雪枝春意稍稍回芳蕤尊前不可無此客

花雖不言意慘悽  
遲君急旋共一醉  
青衫入手無間時

觀小兒甕戲

五歲小兒初學步  
絕藝亦知天所賦  
想見九牛可倒曳  
已堪赤手擒猛虎  
向來甕戲真偉觀  
儻非目擊唾浪語  
器小猶須百斤重  
挾以壯夫端恐仆  
笑談拈取兩足上  
電轉風旋疾如許  
便令百試百不失  
父兄從傍亦矜詡  
市人駭嘆俱失聲  
我自平生未曾覩  
武陽盛氣蓋全燕  
寄區狡謀堪禦武  
論年固已一倍長  
此兒誰肯噲等伍

虎變鷹揚看異時  
經營一飽渾細事  
世人稟賦有特異  
常理未可求其故  
相秦童子才毀齒  
說項郎君方斷乳  
拜歸懷中笑橘墮  
羣戲道傍知李苦  
登門已解叙通家  
對客頗能噴字父  
劾鼠獄詞老吏服  
汗簡清規乃翁沮  
卓識有此更驚人  
彼以力稱吾未與  
行行三十成何事  
但耗太倉如雀鼠  
憮然自笑仍自憐  
強說功名在遲暮  
人言速成當不久  
如我定應千萬壽

文南朱使君奠其故人鈴兵李侯士大夫高其風

義作詩美之亦賦一首

翻手為雲覆手雨自昔嘗聞少陵語年來雅道更蕭颯  
反眼朋遊成越楚使當續草絕交論誰與重尋懷舊賦  
一洗衰風振頽敗我為使君高此舉故人流落死未葬  
藁殞蕭蕭泣行路破棺露骨沙草秋紙錢號風白日暮  
傷心重念百年交洒涕親營一坏土送喪不煩司隸傳  
擇地當隣烈士墓龜趺大字日星煥馬鬣新封鬼神護  
恩流枯骨河海深氣激頑夫金石沮清綿高義古所尚  
掛劍初心吾敢負張陳未死已相賊笑彼安能保身後  
九原可作定慨然想見石襟淚如注清溝突起驚劊見  
繡被吹來自何許區區論報未足道此段徒能戲兒女  
滄溟可涸山可磨我詩自可傳千古

明月篇

人言明月好明月無私照海水深不測明月照無極九  
州浩茫茫明月無遺光誰家高樓三百尺上有浮雲翳  
突兀浮雲翳月月不知樓頭美人空嘆息空嘆息何當

赤手披雲師放出清光如白日

謝宇文正甫惠硯

一硯能令一生足成君投贈重金玉人言當為文字祥  
夜夜燈花寒吐粟提携不到白玉除安能細碎箋蠹魚  
為君試草大鵬賦九萬里去生須臾

題覺庵

疾痛呻呼癢搔抑人言是覺豈真覺問君非痛非癢時  
覺何所之了不識要知真覺無不覺如日出海照萬國

雖然亦莫如是解政恐雙睛翳金屑扣庵欲覓住庵人  
此人此庵何地著蒲團紙帳睡未足百蟲薨薨殘月白  
六憲玲瓏境起廓箇中自有真消息免走君前君不知  
俊鶻豪鷹差一髮

張周倚下第作此言之

將軍百戰推英武向來射石如射虎分封不得一丸土  
晚歲功名成夢語古來志士窮者多唾壺擊碎奈命何  
平生道力輕羣魔巨艦豈肯搖微波大千與我俱幻爾

是中無處容悲喜西方僊人不可詆破除憂患正須此

送陰次公赴榮州學官

撐腸萬卷不救饑書生何苦攻書為如烹大宰飲醇酒  
無此肝肺無由知陰侯把筆耕六籍短檠熒熒照頭白  
又携束書作官去此生此債寧終極大州小州疲征輸  
文書急急如罵奴家無二頃歸未可泮宮水冷樂有餘  
使君喜士比金玉知子姓名無所屬定當屣履迎王符  
勿憂廣文飯不足

中秋玩月以東坡詩不擇茅簷與市樓况我官居  
似蓬島為韻得似字

十年中秋不見月譬之去國唯喜似朝來氛翳崩厥角  
天公粲然一啟齒夕月可占此其祥枯龜未必知許事  
黃昏天宇開琉璃出雲微現搏空勢要人故自作遲遲  
悵望豈知空歲歲玉峯一掌開喬嶽銀海千尋湧平地  
光吞箕斗不自持影薄魚龍無處避煙林差差鳥未定  
露草涓涓螢暗墜唯我心源初不動炯炯摩尼照濁水

四門宏開衆陰伏六藝高懸百家廢餘輝切勿丐老蚌  
尤物溺人非所貴何如美酒入詩腸化作錦囊珠字字  
南樓萬丈高切雲彈壓山川據要會當年老子興不淺  
閒據胡床想風味令人未必輸古人况復我友半傑士  
凌晨尺紙飛羽檄一約而來羶集蟻夜如何其不須問  
酌盡滄溟放君起酒酣起舞踏寒影滿地瓊瑤驚破碎  
僊娥手拊丹桂樹裊裊天香落襟袂洞天六六我所家  
摩拍洪崖肩綺季霞雲不著著青衫生恐羣仙笑憔悴  
旁人勸我聊爾耳僊娥好意君勿阻海鯨背穩風力強  
看我轉頭三萬里

送兄長赴蓬州職官

人家栽花為春忙我家種柏求蒼蒼柏生如蓋陰百畝  
癡紅駭紫無殘香常言直道我家物篋積於今藏手澤  
拈來洒涕不忍看分付伯兄金玉質去天一尺古蓬州  
綫路雲端客自愁年來在處熬膏火翻愛此地真瀛洲  
同居患貧別則惡苦心害性空悽惻不及林中反哺烏

日暮歸來却同集

石鈞父之官火井乞詩贈行

君家嶙峋兩水柱黃塵漲天不敢汗阿雲醉卧呼不應  
斷碑零落荒阡雨君今去作火井縣山中嬰兒待慈母  
前日一早不堪說危喘僅存無半縷祝君到官百不問  
置酒先須酌田父從來和氣致豐年一笑能令粟盈庾  
我方投犁學為吏人言未可紙上語令人古人豈相遠  
力行所知心自許惟君可聞吾可言明日一樽黃鵠舉

送虞提宮

桃花未落春水生百川合流如鏡平江神約束蛟與鱉  
東閣即君將母行一帆萬里無荆越非霧非烟鎖雙闕  
只令手持天下柄相公身是稷與高潭潭大府琳琅都  
翻翻戟帶纏金鋪朝回生對彩衣舞天上應有人間無  
相門出相古來有周公在前魯公後看君父子名一時  
野人甘作扶犁首

池上



雨漲秋池三尺水亦有秋風到池裏荷花顏色不如故  
零亂寒蘆并折葦鷓鴣飛來依晚紅蕩漿徐徐莫驚起  
擘蓬截藕尚堪餐一醉何辭碧筍美

挽王隱君

仁田義鉅德其種晚歲坐看苗濛濛先生一去不可識  
但喜卽君實麟鳳一綫微言驚道喪九鼎斯文賴君重  
聖門濤瀾無畔岸我嘗操舟怯奔湧中流奪魄不敢進  
亂流而濟渠甚勇射鸞強弩勿妄發彈雀明珠戒輕用

峩冠進之白玉堂天高會借長風送細尋耒耨竟誰力  
銜艾猶傳掛丘壠朝來示我幽宮刻再拜整冠輒成誦  
乃知先生一世士學如荀揚文屈宋四夷海晏中國尊  
已嘆銅駝沒荒草轉頭飲馬長城下共指先幾世爭竦  
竟不一官止韋布大澤深丘老梁棟岷江濫觴固未快  
末流與海爭瀕洞我聞天窮不再世卜以卽君言必中  
九京幽幽復何憾一杯徑往澆餘痛薤歌嗚咽不成聲  
但覺風乾雲亦凍

挽王夫人

維古女士都可見過眼絕無一佳傳客來綬我一編書  
疾讀不知雙涕泣夫人有子鳴斯文吾從崑崙識河漢  
胸中能貯百卷書此豈只用裙襦看前朝大老尊夫人  
鬼域不量作兒玩寒心仰屋竊嘆語志士如今刀斫案  
唐安治中祿不薄十畝東湖紅爛漫輕車在門忽折軸  
恨如秋江盛不滿史筆在手吾宗英寔愛一詞沒彤管  
人生八十善可書好夢仍長不為短

寄題天台臨海白鶴廟康濟泉為顏魯子少卿作

將軍射虎不射石石作於菟能沒鏑翻然再控弓不力  
俊鶻豪鷹眼前失兩泉後先令抗行何物使之令人驚  
泉出在山流在地却似只從方寸生沉沉玉梵碧雙峙  
早為甘霖渴為醴白鶴千年歸不歸半夜空山泣神鬼  
令君為政無近名天以斯泉印其清泉邊有樹仍蔽蒂  
他日思君於此地

雲月篇

雲在山月在水合和二物誰遣使雲收但有千巒玩月  
落惟餘一清泚向來為同復為異欲說誰鉗三尺喙與  
君臨流共一笑影墜澄泓實相似故應拄杖偶然來那  
得泉中覓居士人間八月秋更老桂樹無風波不滓碧  
筍為樽酌清醪瓊瑤漱腸雪冰齒江妃為予舞凌波老  
鶴不眠亦孤唳酒醒忽憶三峯游目光已在鯨魚背王  
甫言目光在牛背上予觀  
夷甫之所為直牛背兒爾

次韻張通甫見貽

揅架茫茫紛四部莫向離騷泥蘅杜文章何處如有神  
心手相隨鷹搦兔長卿醉死文君壚渠輩但可折簡呼  
淺慙入俚深入僻纖麗惡淫寒則枯欲張吾軍子可恃  
楚璞呈前燕石恥擘波飛去定神龍汗血牽來真驥子  
人物有此未易求頗將擷英泛其流朝來車從照人熟  
乃肯訪我投林邱詞華薄技無多道少作吾令知悔早  
相期聖處下工夫一念超然燭熱惱

次韻宋才夫

麒麟丹青了無夢香火因緣已成癖一堂風冷自分明  
誰撮虛空强摹畫蔬食鼎烹均一茹笑取管麻視繒帛  
風幡自作自分別蛛掛一絲猶可惜大千元不一毫隔  
何處往來勞轡策冥鴻遠矣方控弦一筋銀絲好看客

王子交示詩次其韻

先生不憂窮到骨唯惜修名易埃滅平生寔几辛勤功  
語及雲程輒嗚咽冷曹晨炊有不續遠道相從笑回曲  
微言不足溫飽人羨渠著斗量珠玉風霜歲晚念慈母

黃葉翩翩積行路烹鷄奉餐蔬自煮繫我獨無悲此語  
大厦千間要封植期君當作垂天翼朋友之樂可樂不  
昔人願封萬里侯

送黃仲武尉青城

書生一第如登天如君何啻坂走圓要知筆頭有河漢  
向來元未窺微瀾得官莫厭百僚底水漲三千從此始  
白藤肩輿照路光小慰當年擇鄰意岷山勢壓西南坤  
霞裾風袂潛仙靈公餘有暇縱幽討為我一弔張白雲

失題

身長七尺面一尺眼若電光鬚若棘腰間大羽不妄發  
長空弦落鳥隨踏漢家天子方少年東平月窟西酒泉  
不須武陽兵十萬不用都尉卒五千願待君王一寸鐵  
斷取樓蘭獻北闕笑提金印歸去來五湖茫茫波浸月

送楊嗣清國錄出倅廣漢

岱宗崢嶸乃為嶽丈夫可不志特達平生論人每如此  
揚子入眼吁可愕清班突見頰而長開口四坐薄曉霜

自言礪石砧不可茹正須一吐空肝腸太學黃蘗了殘業  
又携束手去挈挈偃戟韜戈吾已衰快刀斫案子甚決  
古人作事令人驚令人豈不知古人折枝要是不為爾  
長劍在手無蛟鯨揚子揚子吾所許舉杯酌君肝膽露  
期君直到黃髮時無使英名一塵汙

書薛公肅山齋

愛山仍以山名齋問山何許簷周回午憲睡足一笑起  
風吹市聲不到耳挿貂鳴玉主人事山不撩君君自戲

細思却合幽人居分我半几來讀書

送楊元功

判司碌碌塵埃間可能老此橫海鱣一朝雷雨掉兩翰  
九江風高浪如屋萬里扁舟帆一幅夢魂先遶湖山綠  
玉除有地容著身且為岷峨起斯文莫來憔悴隨雞羣

送王總卿

北風號霜晚羣木送客東門車萬軸城中人家作兒啼  
若為四角坐華轂公今未上九天上身雖去此猶在蜀

邊頭張頤萬戶兒一食不飽吼振谷况聞天驕屢窺瞰  
往往危機生隱伏欲寬九重霄肝念分付若人一夢足  
錢如流水粟如雨指顧之間嘆神運公方攬轡使一道  
百吏毛寒頭仍縮墮者振職汗者澄如臨鬼神不敢瀆  
峩冠置之一堂上不勞折筭四夷服天生此材必此用  
梗楠本為渠渠屋孤生蒙庇逾歲月况復鷓原辱甄錄  
明年春風二三月更看枯根回寸綠

送樊漕移師瀘南

金龍直歲當玄冥憶公剖竹江陽城碧雞坊中駐千騎  
裁詩餞送雙旌行逢人到處說項斯豈賤子故唯先盟  
一官津水謝推輓挾策仍許從諸生隻詞華袞豈易得  
再以薦墨光姓名一朝去我生怙悵呱呱欲作啼雛嬰  
向來宦海四十年白首一節無斜傾只今耆舊直可數  
曷不往矣司機衡詔書連年到西蜀歸田奏上羣兒驚  
西南夷蜚惟稽顙男耕女織鼓不鳴廟堂徹桑戒無事  
正以臥護煩老成遐荒雖或殊習俗悅安惡擾皆其情  
不須設兵但飲酒師非爾帥乃父兄秋光如水浸行色  
牙齶獵獵風有聲毡褐迎道沸羣獠弓刀繞帳森千兵  
丈夫未遂調燮事華皓得此亦足榮觀公畜德有餘地  
如海既酌隨復盈晚福袞袞蓋未艾善頌何以歌簫笙  
更須書考二十四永與松鶴同堅清

王正卿為作山水軸作此促之

王郎妙墨石剖壁正爾不從著意得十日一水五日石  
猶笑前人風雨急溪藤小幅白雪光向來數筆衣不裳

濁河未清子未忙但思竟軸海變桑

送丁子昭左司湖南運副

昔年九轉金精煖鸞幢鵲節飛青冥偶同鷄犬舐殘粒  
至今未脫塵中塵平生不識紫芝面邂逅天涯折一見  
安有斯人可棄捐置身只合金鑿殿急流勇退人所嘆  
上書屢請色不難浩然笑涉重湖去一節映照清湘寒  
人生分願各有賦鳩鵬何必勞相慕期君廊廟我巖壑  
他日冰霜同晚暮

送樊眉州

我先君子官於涪一時賢僚今在不唯公直節貫華皓  
千尺壽檜橫霜秋天人請聽請具陳平生契義骨肉侔  
簡池解組過鄉縣劇飲不去公遮留似是兄弟姓則殊  
此先君送眉州詩語也詩藁半破猶勤收行使符蔡山下先後  
名杜騰民謳吾家萬松蔭黃上公方千騎驅華輶十年  
不見此邂逅窮冬雨雪寒颼颼未明投刺侯門下老闈  
竊語來何求柳州先友一一數山陽鄰笛令人愁岷峨



氣象抗湖海近日人物幾窮搜如公當寘文石陞一麾  
乃付近石州蘇家名稱震戎夏如崧降甫尼生丘文獻  
可徵况美俗黃堂坐嘯萬事休公餘兵衛繞畫戟妙香  
一縷鈴齊幽神交千載尚誰可予韓子文著牀頭

送蘇給事出知太平州

一代文章有圖錄天賜之履征九服奉牲乞盟走珠玉  
吳狂楚僭非此族至今人望壇坫尊風流文采被諸孫  
丈人似是更酷似大河一派來崑崙華途不須移步到

憂國憂君心日老匹馬朝行人避驄短奏宵歸自焚藁  
一朝倦拜青瑣門分符端欲宣上恩再拜願回批勅手  
却與疲瘵豐雞豚青絲絡頭甘半菽丈夫出處不碌碌  
我亦昨夜夢山靈若喚西歸理松菊

宣孺斫庭前蘆葦見山有蒼筤入坐中示詩次其  
韻

扶搖何啻九萬里盍不往作蛟螭騰笑我真為折腰尉  
如君雅稱哦詩丞輒班下僚愧連壁屢愛新詩工琢冰

斫林與山出眉目欲喚逋客招野僧晚香入簾恨悒悒  
坐恐瘦骨成稜稜賞幽豈足廢官事淨社久冷從公興  
笑渠蒼菊一家耳相看未易分級層

來詩云予嘗遊藕  
花村而舍蒼菊故  
云

### 和錢大虛清映亭韻

西風振槁如發蒙危亭創見心眼工融成水月一合相  
有似猛火烹鉛銀是時素節屬重九喚客一醉萸菊同  
夜深跳魚亂珂壁起舞大叫騎鯨公令君心瀾了不起

摩尼返照萬事通柱頤但覺朝氣爽繞腰未羨黃金重  
高情偶與幽賞會妙語倒瀉瓊瑰曾誰將玉笛吹曉月  
透袂冰濃禁不徹歸來夢想通明觀一片湖光眼中見

### 送吳志行監稅

乃翁儒林大宗匠造化為爐鑄卿相坐與文皇致太平  
玉骨如塵汾水上斯文未喪不須嗟仍喜郎君書起家  
等閒一第唾手得以此報翁其未邪判北門事首莪豸  
歷塔而升姑少待斗米迫人成遠征雲夢曾襟何足芥

霜風獵獵吹征衣登山臨水傷別離丈夫富貴恐不免  
萬里扶搖方自茲

送王君弼寺承出守臨邛

昔人帝城願一入君今翩翩去何亟向來一念君親同  
夜夢倚門人髮白人生適意富貴齊況是求歸真得歸  
江風飽帆不可挽恰恰春好花濃時君於文字識源委  
筆勢逼人殊疊疊每來握臂相與言我屢點頭興嘆喟  
三年厭踏東華塵聽鷄走馬常踈踈黑頭使君豈不貴

腰間見綬我亦驚蜀吳相望八千里到家遙想慈顏喜  
上堂跪觴下堂拜應有輝光照庭祀白鶴勝峯記昔游  
醉墨淋漓在上頭君行有暇試尋覓不知已掃黃泥不

比觀仲結諸公課會皆勅敵也行就舉南宮作此  
贈之

文章末流乃科舉剽東掠西何等語得者矜誇失者羞  
其中往往分賢否一官垂涎儻不勉譬之北轅求適楚  
諸君堂堂萬騎將折筮自足管狂虜收拾波瀾著盆盎

却恐蛟龍愁窘步信手拈來即三昧安用區區備先具  
朝憲暮几不停綴寶玉牽聯鬪奇富論如過秦有古意  
賦擬兩都多傑句朝來次第出示我兩耳卓槩驚咸護  
華歆便可置龍頭收之豈肯居第五我駭虛弦痛方定  
未暇相從執旗鼓請君勿見小敵怯一戰而霸在此舉  
歸來淨洗科場業別與斯文立門戶

送任漕赴召

宋十一葉聖天子有臣伊臬佐其理鏖兵孽雖褫天戮

手把降幡屢搖尾周宣功大心愈小盈而持之甚持水  
龍墀端笏拜疏言有室大競唯多士蒼蛟淵潛百鱗駭  
乳兕林蹲樵牧止臣舉所知匪臣私取之鄉國大瑰偉  
后皇曰嘻毋留行奔雷將軍電搖幟先生捧詔色不動  
在秦拔茅以其彙向來輸寫萬瀆海人笑一蠡測涯涘  
古人成人責禮樂房杜頽顏諸葛死屠龍覓肝薦雕俎  
不如河魴甘且旨卑之試為目睫論欲識強羸占國勢  
議和當有守和策偃兵適恐造兵耳焦頭常居曲突上

有言復吞胸磊砢先生領畧肯懸知不作三窟計  
欣然拔劍為公舞舞罷颯颯回風起孤生飄零踰歲月  
感慨歟蝦共泥滓石田蝗蝻仍教爨抱未空山欲何俟  
叔孫大猾誠謬妄狗監文章亦巴鄙黃金倘築燕人臺  
為問何如從隗始

代送陳都大赴召

庭前梧葉西風起三峽秋光淨如洗仙帆一舸此入覲  
靈鼉擊鼓馮夷喜七閩山水天下奇擢秀舉英瑞斯世

要知曠代乃一見鳳巢阿閣麟游時彤庭紫闥足夷步  
萬里西來將使指西南權牧古所重陰削盜資寬國計  
臺家選仕皆偉人遠極隴秦包越雋我公經畧出咳唾  
凜凜霜威肅顏靡飛聲一日到冕旒四輦促還不留轡  
從來大材須大用豈有如公才一使東陞盟血猶未乾  
射豹固應防嚙噬公歸為國須遠謀平躋兩禁躡三事  
飄零孤翮得廣廈晨咏暮栖方竊庇驪駒清唱不忍聞  
東里慨然增歎喟他時黃閣未遐遺猶願登堂拜簪履

送張漢州赴召

詔書揮翰日邊來蜀有巨儒星杓魁胸中深博布河漢  
舌底霹靂降霆雷先天遡流得絕派大物不敢藏胚胎  
回薄一氣在籠絡竒神怪賤生愁哀十年縛屋蒼崖隈  
脫憤擲去一笑哈刺史驚呼失七筋渡道自挽封章回  
先生閉門壁愈堅高風一日興澆頭矯然輕世豈我事  
此學施用真難哉行止在天不在我風動水涌如挽推  
嗣皇繼聖登禹稷豈有此士遺蒿萊二年勞公湖上行

看鵝酌酒春風臺手摩嬰雛斧貪猾蛟鰐丰東角與顯  
古人讀易元用易義文祕妙今寒灰漢儒妖異陷荒閣  
但與瞽史相喧噓子雲晚出造根極後生蜉撼輕嘲詈  
安樂老翁獨稽首玄鑰直付先生開向來緒言見編簡  
去去勲業看崔嵬彌綸乃是第一手下者乃取支崩摧  
賓閣顧予若嗟異贈語愧乏珠瓊瑰眼看飛帆不得去  
天涯逐食嗟徘徊

送晁子西提刑赴召

君家如河出崑崙橫貫中國浮乾坤鼎彝勲績爛星斗  
編簡文字垂瑤琨到海喧虓勢愈壯約束蛟蜃驅鼉鼉  
略分涓流溉下土草木蕃潤資其恩先生繡衣吹霜風  
一道生齒闕寢殮人家春園滿桃李隨處秋社肥雞豚  
智効一官可能爾尚於勝處非所論胸中人物自著眼  
張張待相嗤彼昏古人過人本如此事業自是為報元  
我知先生在廊廟定不碌碌為澄渾頗恨未識元魯山  
一紙藻藉無媒援只今相送九天去風在下矣何軒軒  
投筆江海蛟龍奔

寄送梁子輔赴召

山嶽自高百谷下向來無物使之者驂駟合奉鸞和車  
豈與黔蹄同一駕英奇絕代難小了泥滓投之輒悲咤  
一朝拔去不可扼震地風雷怯凌跨泮宮先生自超特  
鼎甲聲稱祗董賈眼明奎畫照琬琰萬喙夸呼海傾瀉  
胡為不即天上去識者怪吁狂者罵或傳鳳篆來日邊

流水為車龍即馬只應故是霄漢人腐鼠未足鷄雛嚇  
九江水暖桃花肥風色不驚神所借只令岷峨抗湖海  
貫玉編珠炯相射臺家議和不議戰太平有象須藻藉  
小却猶當白玉堂縱步黃扉方食蔗嗟予骯髒每自哂  
蚤年漫賞牛心炙一官漫浪不可說可能更索山人價  
五年投閒食不飽攬鏡顛毛輒生怕道塗眾鬼同揶揄  
口不能酬面空赭人生升沈亦何恨但喜龍虎新變化  
異時擊壤為幸民一犁亦願從耕稼金華夫子吾勝友

接武風雲共閒暇未應原祿絕來書寄聲紙尾煩多謝

送何子應少卿赴召

持竿野叟踏帝腹太史占星驚變色白衣山人侍黃衣  
軍中指點相嘆息雲龍契遇固疇曩十載一合非人力  
羊裘眠沙竟何補坐視生民自肥瘠功成乞身香案前  
歸侶松喬未為失我公學傳無盡翁東髮英名撼區域  
杲日潛光眾未覩公獨扶輪上霄柱此時際會如二子  
鼎鉉鈞衡本公物若為流落四十年豈厭蓬壺薄瀛渤



龍飛天子第一載收召者俊誠汲汲遙知問膳大明宮  
論士到公先指屈追鋒一日來劔外破浪帆開矢離括  
朝廷未漆月支首抱戈虎旅衣生風虜不卹緯憂宗周  
寧有裙襦能念國堂堂甲兵滿胸臆可無奇謀寬盱食  
我故人子得深知平生一鏃未破鈎欲隨公去邈楚越  
恨不身邊插雙翮叔孫區區進大猾謬謂書生用奚益  
古來萬里知戎情何必縵胡丰縫掖願公入對明光宮  
西南豪俊手推出我非其人敢缺望市駿千金先市骨

挽李子和知縣

盤谷先生壇級尊萬夫操輦輒斂魂黃堂畫巖繞華戟  
往往君來容打門高設錯起風襲塵醉眼相視月照樽  
歸來拊掌此快士外無圭角中甚渾吾家宰樹已拱把  
君亦荒殞生棘榛小阮弟兄吾所敬霧谷養成虎豹文  
銜君至恩深到骨手書盛德表九原遣奴持送急開讀  
字字璀璨光瑤琨兼金饋魚客何陋寶玉圍腰吾敢噴  
九牛未可一毛數大壑才以丰在論蘄然二維亦奇俊

造物兩眼如許明由來孝弟動鬼神官學所自為根源  
向來施設本此耳欲著吾說聽者驚春風相送綠草野  
為君一慟河漢翻

送夔路費漕

晚風酣酣吹柳花長亭送客日欲斜春草春波兩愁極  
雲馳千騎誰能遮先生要是世所寶大貝白璧金丹砂  
生當龍墀侍黃繖不爾鳳閣揮白麻州麾再把亦何事  
但見桃李春家家后皇顧遠食每盱一節又付夔與巴

荒山如石不可鑿要看雨露滋槁芽黃金作甌覆名字  
軟蒲作輪駕輕車調和元氣須此手曲謨勲烈非誕夸  
小夫朽質謝鐫削尺寸不能供負义馬羣一顧覺差異  
便遣萬里奔風沙阿房變色人未信勉之霄漢參飛霞  
僕夫在門輒休駕揆力不足慙蟾蛙雖然此意萬鈞重  
自矢報稱其未邪眼看帆檝不得去縛以微官成嘆嗟  
他時黃闥春簪烏猶幸姓氏塵頰牙

代人上李制參生辰

乾坤不許一塵隔誰到天河濯秋色鵠鷺心性冰雪魂  
造物著意不倉卒星斗並煥仰斯文准繩不愆宗絕德  
當年只作充閭喜不知此人係邦國錦囊名章小遊戲  
上公啟齒嘆孤出太白要是天上人少陵屢作諸侯客  
朝來日照黃金卮諸生登堂作生日鳳麟媿德公厭聞  
丹砂續年笑無益試問公家白髮翁五千微言不老術

挽安嶽李令

司馬家兒何等兒家居令人撞壞之長嘯竊奴一繩縻

校三十里嗟已遲新亭收涕僅自支下者朽棟當積危  
君看黃髮掩面時此殆天意非人為一時埃壒埋精奇  
褐衣懷珍去而違老樵携畚動嶽祇委體毡廬玉投泥  
向來捫虱氣吐霓元子眼膜無全篋縱狼山林血點黎  
慘澹萬古闕河悲先生異代論盛衰使當若時不可知  
指揮玉謝驅羣鷄狂童豈勞折箠管中興天子周宣齊  
炳耀常武烝民詩囊封未報九地歸恨無偉烈光鐘彝  
我思若人涕沾衣太阿不如兩錢錐魚復陣石存遺基

故智猶為監子窺斯文未泯神所持復有英雄發嘯歛

別臨邛知縣李允成

周公山前傾蓋時再歲通家同骨肉紫巖樓畔又從容  
四方上下如相逐別來每恨無見日要見夙緣總未足  
公來臨邛弄鳴琴一官季氏仍寮末移將遠期為近期  
天遣從公恐不速尺書日夜苦相換何止已多如笋束  
淹留自春竟徂冬出門如物繫兩脚一朝決去水赴壑  
夢魂先到鶴山側下車一見開兩眼喜色分明破愁頰  
約我不來公即來一日不見公不樂將問文書猛撥置  
喚好朋友細款曲疾邪憤世時抵掌悵往悲今忽嘖感  
狂吞壯飲無空樽長句短章幾滿軸尊賢下士公盛德  
志義忘年吾敢辱百年四海幾知己為公悲歌起衰俗  
明朝翩翩隨社燕欲去暫留情最惡黃花滿頭約重來  
聞說牀頭酒方熟

澹齋集

澹齋集卷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澹齋集

卷四

七言古詩

送才夫之成都

客有可人期不來，昔人抱恨長悠哉。  
可得官遊同一處，家有如願令人猜。  
郊東郊西踏春色，醉舞淋浪花揮額。  
門前紫騮嘶東風，却折垂楊供馬策。  
如君豈久居塵泥。

宋 李沆謙 撰

好處人知天亦知我非夔才識宮羽此言欲驗須他時  
長橋離愁濕烟雨去日更將歸日教從今把盞與題詩  
故應半是思君語

白雲先生魯叶殿丞交之父有隱節其居徽考所  
賜旁為魏高士守一庵高士上皇所賓禮庵亦賜  
池也高士七矣而白雲之後至食不給過之慨然  
為賦此篇

白雲先生去何從烟霞高人繼其蹤兩朝恩光照岩穴  
映墻竹柏清陰同高人已注丹臺籍白雲子孫食不給  
人生有累豈妻孥生羨金門羽衣客

林夫體中不佳而能不廢翰墨且蒙以文軸見教  
其夫惟所嗜如此敬嘆不已既勿藥作詩賀之

瓠肥不必緣糠覈倒狀軒睡掀四壁飯山詩好自應瘦  
騎省試成髮先白公子翩翩鐘鼎家宜有騷人歌錦瑟  
教從癯儒弄文字坐令二豎喜投隙藥裏關心姑置之  
往往呻吟出圭璧由來物理論根種虎生則班鷹則擊

浣腸濯胃固佳手愈風却瘡非此力東風吹園花正開  
新禽向人語碟碟疾來相就破除之萬事可拚春可惜

賀王制置敷學之除

太霄傑觀凌空起非霧非烟護珠蕊萬靈操戟夾危棟  
中有丹書并綠字走雲飛雨澤地產合璧聯珠煥宸緯  
堯圖羲墳共彪炳禹訓湯銘角雄偉岡陵松柏老如鐵  
華榜丹青新若洗論思欲侍聖天子寓直正須真學士  
一時盛選孰睥睨百代耆儒屬宸倚唯有我公瑞河嶽

早與靈鼇爭巔巔絲綸飛藻頌兩禁弓鉞專方雄萬騎  
從容裘帶靜岷隴零落旗矛清竿雋疇庸王府侈三畫  
告喜郵音傳一紙升華秘宇偕名拜正位台符慰瞻徯  
妄論斯文本神物輕發其藏觸天恚開物成務非翰墨  
賁飾乾坤乃能事周書九誥削邪叛一品會昌夷僭說  
願公急從袞舄歸早就典謨垂萬世迂愚把筆自齟齬  
裂紙悲鳴蛩蚓比酸寒一尉不可說尺璧光陰分馬箠  
待公勛業映桑榆勉葺巴蕪歌後偉絲麻雖美收蒯管



尚異風人採輿隸

文約用韻請別作此留之并東簽判李文

平生心知我與君餘子碌碌耳未聞相思輒命嵇呂駕  
醉飲仍開孟公門山城牢落情易動翻然便作思家夢  
笑言伏臘未一有歸辦黃蘆三百甕君才何止吞四溟  
新詩誦過牙生津猗那清廟復在眼此作未許秦火焚  
吾家文人似居易落筆成章了無諱相逢更作百篇詩  
且盡中山千日醉

留黃思忠

可人如君不易致惠然而來此天意往往文字離嘯歌  
兒輩倚墻吾敢訶向來邂逅無此款曲水風流嗟未遠  
愛君欲留君不留一聞說歸我先愁亦知主人無德戀  
多情合覩青山面况聞漲江浪翻雷殺生四角若為推  
留君信自非人力君雖欲去不可得

壽仲秉侍郎

今朝雲裾下星漢明日冰輪十分滿今朝海實薦蟠桃

明日潮頭千丈高君才與月爭澄爽君氣如潮同浩放  
如何不著廊廟中不是考槃巖壑樣十年立朝兒輩驚  
前日欲去親留行我雖流落未足恨世間那有此友生  
躋堂奉觴祝耆耆僂骨應須飲仙酒潮聲不斷月長圓  
歲歲來為主人壽

挽張主簿

嘗聞種德如種木百年培壅猶不足君看牛羊踐履地  
豈有寸椽撐破屋我方撮髮訪耆舊已聞定國多陰德

崑峯薦壁淵出珠天勅百靈介多福後來源委誰導之  
刊木濬川君有力一官縛死不須說天定勝人理則必  
鵝鵝覽輝下其庭一舉萬里羣鳥伏我畊我獲我其食  
夸者流涎疑者奪桃李蔭繁春不留瓊瑰夢斷月空白  
煌煌韶冕侈殊渥尚與他時賁幽宅死而不忘誰者是  
嗚呼公平妥沈魄

青樓行

踏空騎馬蹄鐵踏萬里一鞭驚滅沒青樓美人顏如花

笑揭珠簾邀客入小槽珠溜紅滴滴左持瓊觴右瑤瑟  
得君一笑妾願足不用真珠量斗斛歌聲未闕杯未擲  
城上歸鴉帶寒日蒼頭進馬莫留連別院笙歌擁門立

紫薇花

庭前紫薇初作花容華婉婉明朝霞何人得間不耐事  
聽取蜂蝶來喧譁絲綸閣下文書靜能與微郎破孤悶  
一般草木有窮通冷笑黃花伴陶令

公歸行送王顯謨

我從職方究區域江漢滔滔紀南國厥田上上蓋名壤  
其人落落亦代出卧龍偉烈雄鼎峙雛鳳英稱冠簪盍  
峴山風流亘千祀鹿門隱槩輕九牧地靈不與人存亡  
王脉依然鍾傑特先生後出掩前哲天公著手自斲削  
如入宗廟識彝鼎如聞武庫見矛戟早以命士戰羣士  
不怯小敵勇大敵三年博士嗟洄沉一等魏科登岌業  
銅符千里小遊戲瑞節三川徧揚歷欲歌德業愧蝸聒  
妄覘設施歎蠡測愛民如兜吏不擾以身為律人自服

恩波春濃疲瘵蘓美最馳冕旒微賜環成命衆聽聳  
總計優除羣論咽公止一方為福星公歸天下作膏澤  
一方天下有大小公則不校我所惜周公居東逾歲月  
東人願留惜不發西人哀烏待公歸鴻飛遵渚歌九戩  
君子所至民父母在此無惡彼無戮我雖東人願公歸  
不敢自私笑其狹援毫為賦公歸行明日羽旄風獵獵

送孫達仲知錄解官歸洪雅

錦官碌碌牛馬走邂逅僧廬欣握手嘗憶觀燈夜相過

叱馭履九折勸君反爾轅神尻徐而疾伯倫駕子車元  
亮暗我轄胚渾未兆前義斬乃叔末

病中作此

苦熱日念秋秋至轉多病枯藤不得力小室同械禁形  
骸老翁然但未雪繞鬢秋山壘翠嶂秋月挂冰鏡朝躋  
閒屐齒夜語閣塵柄妻孥生悵望煑藥勸屢進故人尚  
記存折簡時一問年來識真妄水月空萬境鬪蟻非實  
響杯蛇亦幻影誰於炯炯中屑金作塵香酒盞行欲謝

雲窻豈復近唯有妙蓮華勝味方雋永誰來炷爐熏佩  
子法王印

秋懷

悠悠感愁運肅肅勵素節蟾華度踈櫺蘭吹出叢薄幽  
蟲泣煙莎微螢映露葉百哀攻予衷感此重切怛庭闈  
餘斑衣荒穉已白骨苟生尚何聊從死恐亡益鞠凶天  
未悔風急雁序拆女湏冰玉質眼看役荒域山鬼不足  
鄰何年反爾魄危腸盡一哭六月霜凜烈自從奪所怙

殘魂慨零落虛弦已折翻况此百中鎬人生寄一世常  
苦不滿百血氣如微流豈禁沸鼎涸隱憂誰復訴任理  
寬萬一具葉了諸妄一真無悅戚香火有昔緣從茲事  
朝夕

浴罷

性懶如嵇康不沐已三歲蟣虱擅封域汗垢為之地譬  
之大諸侯父死輒子繼納汙固云久用鉞豈得已朝來  
湯沐具縞素雪危涕決河卷塵泥崩風刮氛翳施擔坐

茂樹未足當快意晚日瀝餘潤寸櫛導積氣蓬根入風  
露浮爽到肝肺却憂見斑毛引鏡不敢對彈冠一跌坐  
茹連豈吾事置之勿復道我醉欲眠爾

鄴守以石刻屈平昭君像見惠因思大夫之忠貫  
白日而凌秋霜在所不論而昭君以傾國之艷擅  
天下之色乃不肯自同衆姬貨畫師以求媚此尤  
為可感者為賦此篇

璇題朝曦麗椒殿春風香帶日羨寒鴉灑鹽引癡羊那  
一時勝輩同樽酒孤雲本絕西南陬牢落重來說舊遊  
不知宦情薄如紙掉頭忽作商聲謳蚤年提筆戰多士  
晚歲功名夢相似底事人生真是夸華髮猶能彩衣戲  
霜空木脫秋山明高風駕帆秋浪輕細雨重陽好天氣  
紅萸紫菊正思君

用黎州梅字韻作詩送之

西風舉扇揮浮埃十年水曲并山隈一朝尺一天上來  
臺家擇才搜偉瑰豫樟連雲誰手栽梁千尺觀崢嶸哉

收拾虹蜺小低徊如取萬海納一杯濟時策畧招譏誣  
醫氛卷盡青天開始知調鼎須鹽梅衆星錯落環杓魁  
欲設近事樹類類旗矛委塵槍卧苔禍生冥冥戒其胎  
如公氣象天可回高論疾如破山雷毋使併罄空耻壘  
笑渠佩玉救焚煨往矣急挽波之頽

文約既行復作此送之

登山臨水遠送君征鴻掠天不敢聞臨歧握手從此別  
車已載脂僕在門驪歌未殘心欲動剪燭夜談如昨夢

茂林已掃山陰迹地黃猶注牀頭甕明朝咫尺隔滄溟  
烟波渺渺迷羌津我亦歸來念離索孤坐手取柏子焚  
君絕畛畦我平易肝膽相傾無復諱春風萬斛撒金蓮  
遲君更作連宵醉

答何積中

先生古心寄玄漠老松矯矯石鑿鑿已欣靜社得勝友  
更枉高軒出奇作山林軒冕無間然造物從公意所便  
決科從未吞餘子著書亦足垂千年

宋文約有謁於邗江不遂而歸復用韻見貽以此  
答之

中山老穎初得君姬姓之毛遂無聞疏封新賜管城爵  
待詔嘗趨金馬門胡為得此色為動引赴幽人春草夢  
新詩更許窺豹管淺識當憑發醞壘平生雅懷吞八溟  
赤脚欲踏河漢津自慙不是虎頭相未能逕取龍庭焚  
談今說古吾所易况值聖明初不諱快書禮樂三千言  
白獸先羸一樽醉

宋才夫作詩自言作縣之况以冷官為可樂戲用  
韻答之

雲霄自許當此肩豈料坎壈逢針氈求魚乃欲從沮洳  
吞舟見之定蹶然諸生但解笑腹便好事誰肯與酒錢  
吹寒固自之暖律使物人恨無神鞭君方踏筵觀艷舞  
我正閉戶甘草玄間忙亦復分苦樂醞釀淡泊無非緣  
立春日有感用彥博韻

雙轂行天不停轡世間那得西流水麻姑昨夜呼我飲



笑說海塵飛幾許百年半見韶華濃不妨老子頰仍紅  
人生萬事有起伏緩聽高歌酌春醪

晚春有感答才夫上巳之作二首

牡丹猶欲拔春住開到荼蘼春遂去黃蜂白蝶太癡生  
抵死嗔風復嗔雨少年世味如蜜甜邇來唯覺食無鹽  
只應餘習掃未盡一春病酒常厭厭

劉郎愛花被花惱玄都觀裏詩應好騷人從古多闌愁  
仍是清樽破除了禁詩如禁秋蟲鳴止酒如止長淮傾

人生貴在適意爾孰知螺贏與螟蛉

宋才夫解官作此送之

與君異姓如兄弟鴈塔相携有名字西來山城始傾蓋  
北去塞垣仍握臂渥洼來者天馬駒八鸞六轡供皇輿  
朝觴瑤池夕玄圃豈願地下粒與芻三年妙旨發徽軫  
飽聽村村人說尹政成通籍天上去綠髮斑衣歸侍省  
茜袍頽萼春怡融堂上老人雙頰紅渾家拜舞上翁壽  
盡捲春風入樽酒

夜飲彥博家歸而作此

故人留飲歸夜深銅餅唧唧蟲微吟一燈猶照讀書眼  
半紙忽生懷古心亦知所貴何必用魚目驪珠自輕重  
人間蟻穴小差殊等是一場閒睡夢

醉時謠

晴輒不閒閒輒雨少神造物惡相阻我自意行無雨晴  
翻倒滄溟儘從汝青年一去不可招紫烟漠漠三山暮  
朝雲破峽忽歸來從君欲覓高唐賦向來似夢此非夢

轉眄仍從夢中去夜深泥滑欲歸時瘦馬遲遲堤上路

七夕

火金塵攻雷雷擊風從西來火折北向來勝負吾已分  
物極而顛勢其必露盤清濯房櫛秋水壺冷浸乾坤骨  
明河指點三星橫天上靈期有幽約寒機軋軋終年思  
危橋納納萬山隔不知今夕果何夕洞房幽懽寸陰疾  
仙人與世當異馳一念蕭然證無極情之所鍾豈其然  
婉孌合匹此疑褻巫娥神力造化通撫摩神禹授秘策

百靈從先相開鑿脫我蛟鱗骨再肉楚大夫玉何人哉  
枕茵誣之神所殛始置是事勿復問一扇微涼萬金直  
有景如此可小了况復我友一世傑其文如玉雅過之  
共作清詩洗汗蔑兒曹瓜果羅庭除拜祈天孫巧可乞  
何如侑我花前樽得巧未必如得拙君看鳴鳩安鵲巢  
大勝狡兔營三窟

喜仲明西歸

半載迢迢住利州嘉陵江水日夜流安得却流闕下去

載我唯須一葉舟我歸未遠君隨至燕鴻相避知何意  
月巖四見月上弦日日江頭望行李庭柯一鵲鳴朝陽  
人言君歸過石岡明日拏舟入城去劇喜重上君子堂  
瘦骨稜稜衣表見我亦鬢毛斑大半談新說舊兩留連  
紅燭燒殘無一寸人生大抵如流萍忽然相值飄然分  
西風吹我人將去預作一場離恨新

飯客鎮驛見壁間書火池事異甚

荒亭舊刻書火池火從水出如燎脂五行生克謬常理

清齋集  
異事儻恍令人疑居人只言數里近驅車欲前僕夫愠  
誰能博學辨癡龐寄我此詩聊一問

宿永年鎮僧居

風慘雲低月欲墮路上荒村愁僻左蕭條橫道屋三間  
偃僂迎門僧一箇夜深山鬼聲砉然恐來吹燈不敢眠  
明朝踏雪又西去千疊萬重山屈盤

錢元質飲客月巖前小亭酒半月上移席坐巖下  
四顧林塘景氣清絕眉山程進儒謂予不可無詩

因作此

兩山齊起屹靈闕一巖突出劄寒月成行松桂自昭穆  
入耳流泉間宮角向來妙思發天蘊突兀小亭著能穩  
漁郎撐舟更何之不信武陵眉睫近慙慙置酒臨清夜  
主人不凡客殊野酒酣燭暗月初上却從胡牀坐巖下  
踈踈林隙半輪懸破碎寒塘萬珪壁恐有仙人海上來  
髻鬋天風響環玦墓頭先生有矜色索我題詩紀清絕  
才薄將奈此景何喚起吾家跨鯨白

拜嵩次山塔

向來契分膠投漆一日不見真若失那知遠作死生分  
屈指五年飛鳥疾詩人猶誦碧雲句老衲來尋金鎖骨  
亭亭孤塔蔽榛莽下馬焚香涕橫集煙林霧草不供愁  
坐對青山搔短髮亦知電露難把玩但聽漚泡自生滅  
歸來閉閣睡方美杜宇一聲山月白

自登道來馬谿作

朝暾拔山紅一丈露草煙林氣蕭爽出門華構照新綠

並轡寶珂喧碎響僮奴尚語林薄間馬蹄勢已青雲上  
琳宮百年傲風雨氣象雄深挾千嶂青山固是耐久交  
老檜真成丈人行山童候門驚馬嘶道士疊爻知客訪  
情親肯自摘嘉蔬興發更遣沽村釀未妨意行窮勝踐  
不用心違歎僊賞雙峯喚我却西去穿逕縈紆轉修蟒  
荒橋下馬久竚立孤塔懷人默惆悵多謝山僧供湯餅  
腹猶果然虛雅餉只應探討盡老釋坐覺僊凡絕天壤  
碎礫誰叅水底禪飛蛻空閣雲間仗凌霄固有飛霞珮

塵蒙濁骨何由往歸來閉戶省初念一炷爐香薰宿障  
題詩聊復紀勝游永與名山鎮龍藏

游秦園分韻得東字

愛春春淺如稚童愛晴連日無雨風閉門不出春笑儂  
百年容易老成翁山茶經霜尚能紅小梅吹雪香正濃  
盍不亟倒琉璃鐘主人好意客亦同粉牋乞句酬天公  
筆端有氣如白虹少年射虎南山中于今塵土蒙凋弓  
安得雷雨鞭蟄龍拊髀浩氣亦欲東

安居道中

上如躋雲下臨淵亂石當道如妨賢遙看一鳥轉絕壑  
鳥已烟沉吾木末晚風吹雪作雲飛山中更添一尺泥  
歲華如此猶浪走梅花思人越消瘦

同常和仲謁照老和仲有詩次其韻

杏花一株凌曉寒刮眼創見春風還天涯作客歸未得  
主人好事容踈頑鳴鳩喚雨綠野靜遊絲掛空白日閒  
祇園有僧坐隱几拄杖與子來扣關薰爐午篆轉輕縷

淨餅曉汲翻微瀾，禪僧不搖月照水。雄辯猝起雷破山，癡兒浪說三組貴。向來不博一笑懽，歸來妙語出頃刻。照坐綺縠紛爛斑，火急為續永和帖。清景一失情易闌。

東州行上費檢正

東州十刹如西州，東州幽爽西喧湫。登臨在在有佳處，我來無事得縱游。望川致爽兩竒特，兩軒甚竒雲烟流通東與北。一為清淑一曠遠，清者發興遠快目。城西三刹跨一牛，牛頭一山有三刹五百雲堂老比丘。捐金樂施到樵牧，不

知願力何年修。鄧家名筆難再得，苦愛雍熙之兩壁。兩壁皆鄧隱之筆貴人摸搨不曾休，真是化身千百億。府公玉皇香案吏，帆薄三山風輒止。來蘓疲瘵十萬家，巷縮靈河一杯裏。野人冠服裏，狙猿曳裾更欲之。何門慙無杜老驚人句，空負陳蕃解榻恩。

巖桂堂

湘峯峩峩湘水碧，萬古魚龍護冰魄。荷衣芷佩凝秋霜，欲誦遺章髮先白。天生草木預何事，乃與騷人同一骨。

今人古人共磨滅惟有芬香埋不得  
主人手植雙桂樹寧為廢玩娛  
燕席亦知蘭鮑隨所化勉進修名比馨潔  
繞除霏霏風襲予欲參靈螭駕  
寥閔陳辭重華弔屈賈酌以芳辛起湮鬱  
日暮美人期未來霧濕煙低花菽菽  
歲庚午予過來鳳驛觀壁間碑刻火池事嘗賦詩

今歲甲午再過用前韻

東西燕鴻長差池二十五年車載脂  
觀河性在故應爾化鶴人歸空自疑  
年來於道覺差近此心頗已忘欣愠

吾兒亦復能此詩鑷白老人休更問

小子生於庚午

慈雲壁間有楊皓明叔崇寧甲申所題詩和者甚衆

浮花眩眼朱成碧闕渠何事愁寂寂  
依舊漁竿入手來老我江湖倦游客  
徑須一醉拋青春校量細故非高人  
茂弘雅量本不爾幾筵能障西風塵

自拋渡未嘗驚恐次公安舟為疾風倒吹幾不能  
返自江行未嘗阻風將次沙市風留三日



常時拋渡如不知公安浪高船倒吹數月江程絕無阻  
一舍沙頭風泊之因行逢觸發深省無事安平人不領  
要知憂樂自相形天馬擡頭見鞭影

劉蛻唐大中時人文冢在堯率寺予嘗讀孫樵自  
序其作云大中皇帝嘗有詔褒時之藝能凡三人  
而樵居其一曰孫樵有楊馬之文蛻既同行不應  
不在褒詔之列士之顯晦固有定分劉君獨未能  
忘此乎塚其文予蓋疑其有激也作此弔之

詔書嘗下大中朝不聞稱蛻但稱樵犧樽棄溝俱害性  
此理要以達觀超封文為冢嬉笑怒恚不人知妨鬼妬  
高岸為谷谷為陵磨滅可無千載慮向來述作等俳諧  
傳與不傳何有哉六經排孔諱服鄭未勝咸陽一炬灰  
虛名誤人箕斗爾引調狙公嗔與喜已嗤地下有修文  
更笑樓成能作記

### 涵翠亭

太華峯頭花十丈十八韓翁語豪壯法華會上如車輪

跨狴僊人妄與真九州茫茫置勿問萬柄秋塘插寒鏡  
楚人製裳緝為衣一塵澗之色不怡孽童萬死劍斬馬  
何物奴言似之者觸花花恐怒且嗔悲風獵獵吹白蘋  
我來撫檻笑仍喟欲挽清冷濯斯穢主人鞞然客罷休  
一醉能銷千古愁

吊李允成知縣

百年造化無遺力霜雪十圍豈易得盲工操斤選樸樾  
銅柯石根棄如擲嗚呼斯人何不叔天畀之多人則嗇

白眼千百碌碌子老虎可縛蛟可馘神鋒屢染鷄鶩血  
繞匣龍蛇夜悲泣英靈不合世間著蟻宮歷游無半席  
不如收拾還山川化為球琳尚華國意氣偶合肝腸傾  
手栽檀欒食予實至今斂翼蓬蒿中不與燕雀同感激  
霜風吹愁愁更濃屈折長虹玉三尺晨興攬衣發深省  
古來精誠可裂石玄堂文成許見不魚與熊掌當取一

飛鳥道中

朝發江亭暮山驛面顏塵埃手龜拆弟兄相逐兩浮萍

一盞村醪慰愁寂高堂老人念兒寒兒念老人不得眠  
慇懃祝付送書鴈為傳片字報平安

飛鳥與正老相值蓋十月初見之夢兆云

憶得初冬忘甲子夜夢與師游破寺明朝東望欲寄聲  
我在紫巖師錦水空山行役偶相逢物色看來與夢同  
當時夢覺疑非夢今日翻疑是夢中

山口阻風

舟行常有性命憂江風一動令人愁盤渦倒帆日方午

又作賈人終日留淮山隔江看細小淡掃修眉晚尤好  
岷峩行盡此江來可是愛山心未了

賦壽康海棠

何許園林春最曠海棠萬萬千千點不應惟是錦織成  
正恐更將猩血染未開半豆已欲滴爛吐一庭尤淑艷  
窺月洗雨俱可玩抹霧橫烟碎難掩梓澤步障烘曉霞  
溫泉粉玉臨秋鑑相逢但欲酣且歌目送誰言美而艷  
桃花何處容面皮欲笑春風無乃僭光翻牖戶翠堆幄

濃逼鬚眉纈生臉裏頭朝出常苦晚燒燭夜看終未厭  
見不數數夢來往百斛可傾心獨欠老來世味薄如紙  
斬斷情根須一斂隨身鼓笛本遊戲過目埃氛亦俄暫  
明朝風雨未可期委地泥沙混真濫憑君但向雪落時  
箇裏直須勤點檢

峽中重九以菊有黃華分韻得菊字

江湖浪走嗟碌碌往往佳時忘記錄今朝峽裏作重陽  
節物雖同感殊俗終日懸憂湍瀨間何人為唱黃花曲

尚喜樽罍餘舊醅不然何以慰蕭索每思在家天氣好  
一甕牀頭撥寒綠欲熟未熟喚客飲婦罵兒嘲醉不答  
只今那能問甜澁况是名樽難重得晚行江干見籬落  
小雨霏霏冒叢菊若從主人覓數枝金英未吐心亦足  
歸插銅餅對清酌營度看蔬選橙栗茱萸在手花在頭  
起舞狂歌忘為客人情一種無貴賤餘瀝猶能到僮僕  
淵明固是羲皇人腰不可折帶難束白衣大自勝督郵  
千古因渠重斯節我行四方亦何事此腹能須幾圭撮

並頭鷄鶩不自厭仰首高飛愧鴻鵠酒闌獨誦歸來章  
醉面如頰背如沃

枕上聞櫓聲

勸君不須下瞿唐順流從此道路長勸君早上瞿唐去  
溯流雖艱近家鄉我今出蜀幾寒暑催歸若念家人語  
更煩舟子策全功疾起鳴鷄起揉櫓

晚步江滸有得龜大如箕贖放之隣叟言此冢前  
數日已嘗得一煮之通夕旦發盍視之龜忽引首

以水噴其面茲亦可驚異者作是詩以為好殺者  
之戒

卷帆江臯日西斜散步聊縱腰脚麻有龜如箕誰所得  
繩貫四足尚喘呀偶然相值不忍去倚杖却立空咨嗟  
客囊雖云甚羞澁數金何惜死可賒破筐解縛置池上  
初猶不動如磔蛙舟人共觀各呼舞稍稍有力能爬沙  
須臾一躍不復覩去侶蛟鱷朋魚蝦隣翁又傳可愕事  
宜誌簡牘懲凶邪近嘗得一付湯鼎通夕爛煮勞新葭

黎明發盜欲下箸以水噴面搖其牙此言聽者驚自倒  
小人不戒愚何加我今贖放豈為德遠巡得脫汝幸耶  
不須叩門問長史無用染指嗅子家祝龜好去勿浪出  
水有網罟陸有置作詩快讀不能寐展轉屢見燈生花

放魚

溪媪雙魚入手中髻鬢不搖猶眼紅咫尺波濤即秦越  
不忍敲鯨人心同小舟自放清江側為龍何以報我德  
只須早歲活焦枯不用明珠光的磔

遂寧登舟

江流不知幾曲折但見遠樹合復分上灘下灘櫓聲急  
眼沙白鷗如不聞山行畏遲舟欲速試較里程翻詰曲  
都緣歸計失平章端恐青山笑人俗

舟著淺

御風起帆如彊矢不能萬里猶千里中流浪頭屋高起  
誤入淺洲舟閣底愚公不量欲移山篙人仗窮客長歎  
世言卒行好步難何如一棹蔑猶間

鄂渚大風

萬艘相銜繫江渚夜半疾風來莫禦舟輕力孱費支柱  
大聲舂撞如白杵千金應有覓壺人冤呼倉黃那忍聞  
吾顏死灰魚鼈喜公無渡河公不止

訪楊少虞得小詩併呈才夫

坐遭飛埃眯雙目不應更到琅玕腹青山為人作禦侮  
對面亭亭削蒼玉公子翩翩故自佳我來空嘆駒局促  
抱冰嚼雪豈能清火裏芙蓉初出浴

舟中夜讀蟠舟詩

夜讀蟠舟詩如共蟠舟語五年別淚隔秋風萬里孤舟  
泊寒渚行盡諸方勘盡禪此句逢人未曾舉東坡老人  
喜流涎荔丹元似江瑤柱

雜言二首

春來無處無芳草但覺故園春更好海棠前日夢見之  
今日看來渾未老櫻桃紅杏相因依梅陰吐芽青滿枝  
世間亦有如意事酒熟正是花開時

一萍無根託瀟渺分頭常多聚常少天涯碧草又傷心  
况是一分春已了啼禽飛來窺酒樽樽中綠波吹鱗鱗  
東君可只令人瘦更在花邊冷笑人

十八日同少虞才夫子友子西泛舟

清江不知日夜長前日平流吹作浪得得來尋白鳥盟  
仍喚津人操兩槳殘紅漸稀綠漸多苦留不住如春何  
細看恰有三十日我醉起舞君當歌紫微玉堂九天上  
人非仙骨何由往舟中俱是斬蛟人洗眼待觀龍虎榜  
夜歸錯落北斗橫轉枕嗒嗒鷄鳴一春常嗟睡不足  
幸無官事莫相驚

次德茂湖中韻

秋風早已來吹人朝數暮數唯歸程白湖粘天行未了  
單舸夜泊令人驚更闌剪燭共愁語酒醒彈鋏為商聲  
蒿兒飯飽便熟睡那識懷家去國情

次德茂菱花韻

菱花寒陂水曉鏡蕭蕭獨伴黃蘆暝自同香草入騷吟



不羨玉臺春壓鬢三四鳧雛傍母眠盡付與秋秋亦領  
更看細雨出魚兒江上老翁魚未竟

萬安道上逢牧者

暖日平岡牛數尾短蓑破笠三四子牛饑齧草渴飲水  
牧兒仰臥不搖箠人牛意閒俱不知笑我駐車獨移時  
薄暮騎牛却歸去晚烟遙見隔林炊

登無為冠鰲亭分韻得山字

岱嵩拆裂滄溟翻驚魂去幹呼復還故人勸我勉自寬

聖貴揚名懲毀殘十生導師超物先誓言一拜蠲冤煩  
曉瞰破霧山雲寥匹馬弄袖風翩翩解鞍投寺日幾磚  
菟蔬宜我詩腸酸危亭飛出峯之巔闍黎慙慙勸躋攀  
我飽聞之意欣然兩脚酸澁怯不前清景一失矢縱弦  
藜杖到手勿作難萬衫夾迳穿蜿蜒坦如康莊駕輕輶  
山鬼作意發天慳以求清詩藻幽妍憑欄寸目攝大千  
萬里碧玉圍青天遠樹如髮山如拳孤鴻滅沒昏蒼烟  
九關上班須臾還以氣為馬不用鞭冠鰲榜亭固寓言

亦恐蓬嶠神作遷雲旗往往來飛僊切勿投餌憂崩蹇  
壯哉古邑雄兩川眇然下瞰迺爾孱可憐居人蟻紛閔  
擾擾膏火日夜煎強弱角鬪觸與蠻豈知共住一指端  
憑誰與此曠蕩觀定當泚頽頽厥顏向來學道窺微玄  
妙諦與世殊越燕空生大覺海一涓而况此境空所緣  
摩尼流光照八埏試將此理攻堅頑客言有句子未參  
一杯滿酌澆青山

同馮縉雲游無為以吾獨胡為在泥滓分韻賦詩

得泥字

人言躍馬妨杖藜世士不可污丹梯人言解牛非割鷄  
豈信截玉如截泥山林朝士弧矢睽一物異用鵠之栖  
妄生濤瀾分畛畦我自局狹誰排擠先生大千一手提  
使握鬲鉉如扶犁豈於喧寂心生壁朝驅兩輪鹿護麝  
暮闋千紙髮變鬢痛者手摩孿者搗蚊虻虻膚撓夕夢迷  
餒蛟灰日初生瓶血牙未洗遭燂封天公付公為旱霓  
作三日雨微可稽久旱公至連日得雨詰朝棧路公間溪籃輿軋

軋勞攀躋束縛繡斧揮金輦吏奉杖屨從小奚指點山  
水窮坤倪夜談隱具窺細縴曠然冥蒙微甕醞轉變前  
境塵却屏我自嘆駭失徑蹊公如大像頭小低嗟乎太  
倉此一稊不從公來嗟其臍是山冠冕川東西二大老  
文光璇題公不一語意慘悽是以稽首拜馬蹄欣然傾  
倒珠玻璃飛天寶焰照拱杆夢中權唱驚鳧鷺挽衣不  
留恨空齋悲願苦切哀黔黎早縛渾厥臣羌氏快讀大  
頌崖天齊把茅歸謝黃金閨收拾伊傳從阮嵇為公再

歌歸來兮

游溫湯

丹雘振翰栖佛屋蛟吻吐泉供客浴東華夢破軟紅飛  
不肯隨人到巖谷扣攔投餌魚羣嬉一鱗圍圍獨去之  
萬里歸來狎鷗鳥青波如鏡鬢如絲

七月十七日游浮山值夜未快所觀急歸作詩

田疇渺渺平一望側嶺橫峯環四向那知中有此巉巖  
倚天削鐵三千丈坤靈湧出薦地竇方嶠飛來總靈仗

我來暑濕未解圍薄日烘烘雲盪盪投鞭濯手趨深殿  
稽首虛皇注遐想黃昏食罷亟就枕殷地鼻雷翻疊嶂  
夜深風雨來萬騎勢欲拔山投莽蒼明朝幽徑一丈泥  
淺猶沒屨深沒杖僊游咫尺邈霄漢但倚危欄默惆悵  
琳宮危絕何由上祕洞幽深倦探訪獨尋荒碣考歲月  
更覓遺民間疇曩雲鳥朝飛溪漲深玄猿夜咎空山響  
過門初欲快雄嚼染指誰能當大響會求靈藥挿羽翮  
未分風帆隔崑閩詩作監盟神所臨後約有期吾敢爽

澹齋集

卷五

五言律詩

寄張珍甫殿院五首

宋李流謙撰

自是清華選嘗懷宿昔期  
高名推不去異產買無貲  
一日風雲遇千年簡牘隨  
岷峩添定業袖裏著安危  
江湖淹遠使崑閩侶飛仙  
豸首承恩渥龍墀接邇聯  
豺

狼莫當道鷓鴣不空拳黷蕙猶冠見驕王易縮肩  
已贍經時策仍輕許國身攘戎先政事強本即精神禹  
貢山川濶堯天日月新至誠馴暴逆玉笏動嚴宸  
只有肝嘗露初無舌悔捫法行功罪疎令重闕庭尊盡  
變媮諛俗仍關佞倖門書生在蓬華此事付能言  
定勝端相屬飛騫已後時閱人盤谷老具眼石麟兜連  
茹才非匹彈冠想自癡讀書頭半白萬一故人知

宿船家小舟中凡三日夜作此

自昔說離亂經時足嘆吁何為來曠野端是辱泥塗相  
國跛男子封侯裸丈夫未須多感慨事業出艱虞

遣興七首

僻處便身懶閒居喜歲豐蟲絲轉牕日鳥語度溪風疎  
竹斬新綠晚花隨分紅高人莫相訪不比卧隆中  
柳老淵明宅蓬深仲蔚居病身須藥石閒日足圖書世  
念焚香了禪心隱几餘空鈎本無意誰為語游魚  
懷抱向誰盡窮交苦不多相期慰岑寂未厭數經過濁

酒隨斟酌新詩聽講磨吾今已三十不擬問如何  
倦倚枯株坐起尋微逕行魚為鑿坏遁蟬作採薇清彈  
指四時足閉關羣動平盡言殊未可日用本分明  
水竹扶疎地前人卜築勞草荒煩僕豎果熟戒免曹穴  
蟻生涯陋冥鴻境界高洗心觀萬物至理寓秋毫  
舞空三尺雪笑指玉如泥早日羞屠狗窮途悔射鰲挂  
心無妄念省分有幽棲舌在何須問端憂愧老妻  
一飽便滿意百年才轉頭可憐空不合為問亦何求黃

卷仍舒卷清樽自勸酬弔湘兒輩事何地著閒愁

山中遣興五首

數月攜家住幽棲引興長客中容懶散夢裏過炎涼收  
網覺魚賤酌泉知酒香主人真好事詩債數能償  
爛飲無賢聖高歌有鬼神梵書渾味著藥裏自心親明  
友居山少知聞到市新孤舟怯風浪不出又經旬  
游宦初聊爾歸來亦暢然低回簿領縛慙愧斗升牽元  
亮八十日哥奴十九年人生重名節富貴疾雲煙

日薄惜惜熱江渾漫漫流蟬為合尖響燕作摻裾愁棗  
熟成羣打禾登掃地收展眉欣一飽八月又防秋  
嗣聖承堯禹圖書未見之兵威輕破竹天意決占龜燕  
雀甘藜莠蛟龍或治池但令無戰伐貧賤亦能辭

遣興示彥博

信脚隨藤杖穿林復過橋聊休讀書眼小縱坐禪腰老  
木成陰徧枯泉赴汲遙龍孫吾手種先我到雲霄

尊酒誰相勸詩篇子可酬臨流驚老大倚杖笑窮愁雨  
足鳩初歇風狂蝶未休化工專一氣俛首聽沉浮  
可人子陳子乃祖定元龍一寸悠悠梗千章落落松暗  
投初未擇狂吠竟誰容堅壘自銜壁饑師不足攻

雨後有月江上作

雨止夜色靜漲生江浪浮碧雲度星漢明月照汀洲  
倏忽陰晴異蒼茫意緒秋微吟不須苦下有未眠鷗

游東山

軒自岿堯稱欄因杳靄橫客魂搖鳥影醉耳入江聲失



喜過門屐沾衿起席筍東山懷謝傳憂樂總關情

今日如人意全家在翠微葉齊才蔽樹蔽一作庇雲近欲生

衣樽酒蒲桃綠盤蔬赤莧肥不須聞杜宇作客自思歸

送五八姪歸二江

清霜入短褐送汝酌深杯萬事不如學千金難買才關  
心門戶重過眼歲時催莫待收燈後驅車望早來

上牛頭山

馬首多經歷牛頭到未嘗平川成岌嶮諸刹寄微茫像

設尊千古香燈走四方來陪僧粥飯此願幾時償

次韻朱飾之中秋翫月因以送之

君理朝宗楫吾乘上峽船此盃同此地明月又明年怕  
作凌晨別貪看徹曉圓眉間有黃氣知近冕旒邊

送謝天奇赴淮上之招

今日論形勝全淮正上流老成資畢召俊異集枚鄒共  
說從軍樂休歌出塞愁鄉邦饒杞梓君已拔其尤

送尹仲求臨邛戶掾

何必崑峰遠天球自粹溫掾曹甘獲屈僚侶總鯨吞子  
去成三友公餘寄一樽滄溟有餘瀝猶幸及鴿原

次韻秋日書懷

官共冰雪冷身如鷗鷺閒更無人問字只有分看山莫  
厭蕭條裏全勝洶湧間秋來笋成束七筍未須慳  
微風吹葉脫落日卷簾初蠻榼行提酒胡牀卧讀書友  
朋元總好氣味不應疎有暇須乘興溪中足鯉魚

平都山二首

慇懃雪色鹿報我上空濛老鶴三山客蒼松百歲翁洞  
雲浮地出池水與江通仙榼無多酌逡巡兩頰紅  
福地何蕭爽真祠自杳冥棟樑傳曩昔草木帶仙靈霧  
市朝仍合雲扉夜不扃天風吹玉磬應是誦黃庭

過新津游修覺山

舊聞修覺寺葦岸却維舟句法雄千古山形盡數州野  
寬仍據會江合却分流畏暑猶如此吾方事遠遊

送史唐英二首

滄齋集  
藉甚聞名久惠然從我游敢云國士遇每向古人求一  
第娛親爾高懷可意不咸韶亂蛙吹期子繼蘇歐  
陰崖隕天末朝日上團團稍覺岷峩近絕知湖海寬舜  
門元自闢蜀道未應難富貴風花耳相看 在歲寒

送王景文

相送復相送生憎風景殊還家疑是夢涉世誤為儒愛  
惜千金壁遲回一束芻亦思江海去書札寄潛夫

送楊道父二首

骨清殊矯矯氣老自沉沉門戶託君重江湖入夢深功  
名須少壯歲月惜侵尋萬里相隨去庭闈一寸心  
遂決乘桴計初無判袂愁清樽聊把手弱纜已開頭懿  
戚今元老鄉邦子俊流等閒垂一臂談笑上瀛州

重陽前一日仲明見過留之以州會辭作此示之  
黃菊金錢小紅萸錦紐香滯留成久客邂逅作重陽勝  
友幾相值清尊聊共嘗吾宗慣城府幽興負滄浪

允成載酒見過作此示之

乘興初非約相過不作難酒寬隨量飲花好盡情看春  
已無多子人誰有此歡明朝各行役塵土上征鞍

離合州驛晚宿茆城驛

稍喜川原豁遙看草樹明惡灘猶夢怖平地始身輕場  
圃收遺秉溝塍勸早耕得歸萬事好漂泊豈人情

寄送石鈞父二首

鳳麟元德產閩世自深根士豈無公論人宜有達尊三  
山聊袖手九折未驚魂瓦礫看珠貝先聲到塞垣

再見非無分相逢自昔綠牛峯留滿歲鶴嶠別經年師  
友今尤昔書題遠尚傳察山連越雋細認落鴻邊

送程叔虞監稅

吾來真漫爾識面喜周旋兩月連墻住孤帆別袂牽人  
生同宇宙官學各風煙把酒知何日臨流一惘然

豐都驛呈任子厚詩二首

三家笑荒陋十日寄蕭條破戶無人掩寒爐折竹燒青  
燈不廢卷白酒未空瓢伴我能於此他年定久要

書壞無全牘衣濡有裂繒倦梳晨起髮祇曲畫眠肱客  
路行將了家山喚得鷹焚香謝僊佛宵夢已先憑失舟前一  
日夢或云有佛光涌出罩  
惡蛇灘不爾其殆不免歟

書事

飽飯將何適攜筇登翠微江長仍曲折樹遠欲依稀  
井未休汲田家初掩扉驚心崖路險隔岸喚船歸  
唯有江郊好能消畏日長晚杯荷露重午枕竹風涼  
溪鷺閒無敵庭萱恨易忘翩翩孤蝶意只是託幽香

能閒無健羨可飽即珍烹成我耕桑計欣免課誦聲  
橫戈真不武斂袂亦難平苦欲勞工宰此生無我生  
塞色旌旗薄邊聲鼓角喧三軍正悲憤中國固雄尊  
障戍爭襟險朝廷護本根古來挾策者談笑整乾坤

陸使君祠二首

山為一案峙水恰面前流自是神靈宅非從槁殼謀  
風聲分井絡雲氣接瀛丘烟烟誰相領焚香髮半秋  
梁初奄巴蜀仍有渡瀘人汲直餘蒸簡蕭翁亦聚塵  
傑

魂猶念沛遠夢不歸秦  
幻化元超忽何勞問大鈞  
使君人仕梁以直諫謫  
廬州卒官葬於此

出郊

頗愛晚涼出適當秋霽  
初豐年田父語喬木野人廬  
畦稻根根直池荷葉疎  
冷官無事業歸舍了殘書

晚泊

薄霧初迷岸微風早繫舟  
山青只欲遠江濶不勝流  
取酒深深酌將詩緩緩謳  
去家萬餘里聊此散千憂

送王伯董入總幕

凡窗纏結習翰墨錄殊勛  
未入三山直當空萬馬羣  
俛眉聊綠水展脚是青雲  
五十頭如漆功名不放君  
昔為萬里別歸送北征鴻  
近接何曾數深期本自同  
遠眸眇霧嶂短筭滑霜風  
更說無窮樂懷中雙橘紅

送王景文入制幕二首

著眼分明見論心委曲知負排  
閭闔氣有泣鬼神詩世  
故從料理人材屬盛衰  
浮雲多變化寧憶路傍時

續續聯名第飄零共塞垣自知此事勝更覺斯文尊欲  
別言尤苦相期意畧存成都萬事好只合近清樽

入峽聞灘聲

山稠知峽近今夜聽灘聲燈映舟人語江空宿鳥驚不  
眠共展轉獨語記平生自覺無多愧微堪答父兄

懷李仲明

地曠空凝結江清悅見聞娟娟初上月漠漠未歸雲魚  
樂能忘釣鷗閒故念羣桂旗風不度却立詠湘君

斜暉放船好晚吹得涼多星斗窺深酌魚龍答浩歌乾  
坤身半老湖海意如何夙昔約蘭約遲君肯重過

謁無盡墓

飛動少年意如今推達尊何人窺畛域投老見根源草  
沒碑無字林深木有孫只須說廉藺猶足褫諛魂

五百羅漢洞

五百雲霞侶同胞生佛家不貪三昧酒共駕一乘車猿  
餽霜餘果僧烹粥後茶我來無供養唯讀妙蓮華

法華  
皆如

漢來為羅  
援記

枕上

欲問更長短江村無鼓聲客懷如酒病秋夜與年齊被  
冷失孤蝶霜清聞遠鷄終年為蕩子尺紙愧山妻

射洪道中二首

晚色仍過雨殘鈎不掛天空霏漫野迴淨綠浸江鮮何  
自有靈鵲誰言無杜鵑倚風搔首意窈窕若為傳  
遠墟行藹藹滯緒豁欣欣挾翠山能潤矜晴草自薰墮

鷺那及嘆飛鷺可堪羣欲共江流說滔滔故不聞

仲明兄弟訪別郊居

眼遠孤帆沒臨流一悵然分攜惜此日作惡驗中年惟  
有加殮祝仍期得句傳相看俱四十香火好因緣

次懷安骨肉自簡池來會

來往金澗道尋常不隔年異方何契濶渾舍此團圓老  
子風埃甚孫兒玉雪娟妻孥勞行役爭勸吸長川

吳波亭相對數峯極可愛



吳波波上亭一面列山屏  
雨雨晴晴好朝朝暮暮青倦  
身無處著醉眼為渠醒  
便欲攜歸去全勝腰萬釘

寄彥博二首

聞道陳夫子年來學更工  
幾人曾著眼聖處已收功  
老驥思長路潛鯤待疾風  
何當問竒字載酒過揚雄  
世途今若此吾道竟何如  
學古疑無用謀身忌太疎  
引杯空慷慨看鏡獨躊躇  
千萬胸中語因人畧寄書

七曲祠

天生絕代英夢想見儀形  
桂殿風凝綠苔宮雨護青雲  
雷通翁忽洞穴闕陰靈  
只有丹心苦聊將託杳冥

夔子岸下水作頽沙裂岸轉舟避之

狂流作平地別渚轉輕撓  
岸斷石出沒雲虛山動搖  
奔湍長瀕洞杯酒且逍遙  
可待然犀照潛鱗意自驕

仲明留少城未還予將歸矣留詩別之

判袂四十日望君君不來  
過門先問訊立馬屢徘徊  
正坐牽歸夢無緣把別鶴  
山果西去會面更悠哉

別元質

鷗輕家泛泛梗短路悠悠妙句能留客澄江可散愁長  
年資浩歎秋色動商謳故有先疇在歸為鷹鷲謀  
遠夢燈頻照羈懷酒重傾啼烏翻夕露歸鴈占秋晴此  
地豐魚稻如君好弟兄語離亦怡張松檟獨闕情

送錢太虛同年

不隔同年面真情本弟兄人能純白備交自始終成測  
管才窺豹傾江試吸鯨吾言著蔡驗決矣看飛鳴

次趙惟直韻

山合失空曠江犇成湖洄陽臺鏢雲雨楚澤貯風雷白  
鳥背人去青帘明眼來舊醅寧得厭聊共客中杯

次韻仲秉見寄二首

別後年仍換詩來語更工音書恨不數魂夢却相通草  
木春風後關河夕照中飛鴻不可倩此意付筠筒  
讀書空有癖學道苦無工散策羣峰近穿溪小逕通此  
身猶客裏野性合山中春水添新浪煩君理釣筒

次仲甄韻二首

大用不堅壁等閒憂患侵平生知學道萬事付無心露  
莧鉏晨甲煙篁步夕陰陶然宇宙內魚鳥聽浮沉  
惻剝風枝恨若為開我顏索居詩社廢多病酒杯慳本  
自便三逕何曾夢九關臨溪問魚樂知我是青山

益昌道中次兄長韻二首

聚頭閒日月逐日信東西夜泊驚逢虎晨飧倦乞醯燈  
青千嶂夢月白五更鷄耐老前山路長年送馬蹄

木杪著郵亭山行未飽經已成身孳孳恐失鬢青青老  
樹霞烘幄陰崖雪糝屏永霜先訓在敢負舊趨庭

投晁子止制置三首

讀書萬卷破轉物一機神道德欣為御文章妙斲輪聖  
賢同一處天地要彌綸汗簡窺千古從來只數人  
吳甸七千里坤垠六十州宸心寬北闕老子在西樓召  
伯出分陝衛公歸相周衮衣人愜意重為雪山愁  
西南雄節制人物妙鑪錘舐鼎非無意登門獨恨遲正

期雲觸石會見茵成芝不信酬恩事君看左顧時

送查總卿三首

事業參亭毒人才兆廢興百年爭鳳睹一過慨河澄手  
到無盤錯旁觀有級層夜來春夢好先已上觚稜  
御爐薰隔夜清蹕響凌晨對罷天顏喜朝回賜服新自  
期宜棟幹小却尚絲綸此論由來久周行萬縉紳  
臘雪千江浪春風萬里船相依身健在遠近意茫然公  
近此三接吾驚失一天相君如辱問願報已歸田

夜坐呈王子友

無羶殊未覺有興亦難忘小雨寒微就孤燈話儘長疎  
涼湯煮豉淡泊菜含霜為問王夫子如何共肺腸  
晴山見歷歷遠水聽颼颼宇宙不知大關河空復愁孤  
雲游子夢滯穗野翁謳我與鴉俱息烟林晚共投

晚歸

漁子艤舟待山童負笈窺數峯銜日盡百丈逆灘遲去  
住初隨意夷猶獨誦詩不妨歸更晚正見月生時

宇文氏莊觀海棠時海棠未甚開而余旦夕歸矣  
賦此

雨猛幾終夕風狂遂徹朝  
眼緣春色醉魂為客愁消澤  
國空留滯山房恐寂寥  
平蕪烟一望鄉夢太迢遙

即事

山路仍多雨秋天最易陰  
呼舟亂灘響倚杖俯溪潯  
風力憑江橫雲容隱樹深  
一寒遽如許料理欲歸心

錢氏隱居三首

高樓俛氛穢華屋照滄浪  
列岫帶修竹小池環海棠  
晚盃魚鱗富春筍蕨薇香  
涉世真無意吾今號漫郎  
野水瑩心碧春山入骨清  
去穿雲際屐來卧竹間亭  
鳥語風嘲哲花枝日杳冥  
晚來江上笛客裏不須聽  
遠樹高低見清溪曲折流  
草眠耕後犢波泛狎餘鷗  
醒醉無人管登臨各自愁  
扁舟大如葉爛漫作春游

偶失一丹瓢戲書

誰取一瓢去虛勞九轉功  
徵杯驚羽化開畫嘆悔空已

沈氏集  
墮寧論甄雖亡未失弓人間閒得喪盡付綠樽中

次韻德茂待仲甄巨卿未至

飄零一月住日望北來船眼冷傳書鯉腸空吸露蟬夢  
魂孤枕側行李畏途邊堅守蒲人信嗟予若未賢

抵家

何地非吾土故鄉情未忘掀眉對兄弟酌酒話行藏拜  
墓色不愧逢人語更狂梅花相待發好在細思量

郭及之僉判招飲雅安同僚也

江來從此合我上爾東行節物驚心地主人留客情霧  
花搖老眼霜燭灑深觥醉恐清歌斷應須更數聲

送牟孔錫之官叙南二首

凌雲高鵠峙擲地響金潭蟾窟聲名早鼇峯氣象尊十  
年才一試萬里正孤騫勿說居夷陋吾師有格言  
得朋宦游樂不覺在山中慣住家鄉似頻過骨肉同憑  
欄但煙樹振袂忽霜風遠別無窮意君歸我已東

送李仁甫運判赴召三首

嵩岱國之鎮鳳麟天所生有人占寶氣無耳著修名斯  
道自神聖爾曹聊重輕晉書定一付一代聽權衡  
累歲徵賢詔于今始一來已令人意滿更著驛書催白  
壁有成價蛾眉無巧媒經綸夙昔事吾駕不須回  
瞿塘六月浪如馬亦安流舟楫魚龍喜藜蒿虎豹憂低  
回嗟薄宦慷慨勤商謳門戶今如綫非為梁稻謀

江上晚眺書所見

雲鎔金錯落月挂玉盤盃水退岸全缺烟陳山欲無沙

晴鷗併集林暝鳥爭呼不必求摩詰分明是畫圖

舟中

欲買一江碧不知須幾錢舟輕故款款酒好但涓涓雲  
脚他州雨波光別岸天漁謳與樵唱同和小山篇

小息

倦征當日午小息散腰頑索酒初隨意題詩自破顏不  
須通姓字聊欲賞江山放蕩郊園樂于茲稍稍還

贈白道人

天涯隻影隨百結身上衣有術没人買無家何處歸自  
言窮亦好未與道相違酌汝一盃酒醒來萬事非

贈藍元一道人

我聞方外士見面照人明筆幻歲寒友琴彈太古聲侯  
門知遇重真館笑談清茗椀聊相對清風兩腋生

次韻宋德器春晚即事五首

室空趨衆止妙理契無同簾卷半規日香吹一綫風草  
晴唯欲碧花晚尚能紅老我閒居興清應到小童

久習成衰怯何方療闊疎柴車窮巷客貝葉長上年書

每愧沾沾喜寧甘鬱鬱居著神吾未暇堅意聽盈虛

靈明觀自己糾錯漫殊脫晚柱誇完璧探懷失繫珠封

侯真不願作佛尚堪圖解我無還語根塵法本麤

樓迴支筇久庭閒轉榻頻松衰無直幹竹好但新筠漫

仕慙逋客躬耕羨野人可能千里意端的為吳萼

柳老陰陰密榴繁灼灼明持杯了醒醉拊檻置枯榮谷  
曠蕭笙雜江空鏡像呈澄心著老眼物物見真情



元質苦留過重陽且約泛舟觀泉二首

舟行十里遠山出一泉清為景尋幾徧將詩賭欲羸江  
清渾玩著酒好易支撐半世無功業狂歌任性情性亦作野  
久客相看好思歸得去不深慙楚醴設更作賈人留歲  
閨菊花早霜清竹葉秋尊前聞見在不擬說閒愁

早飯白厓鋪淨果院

久客諳人事身能到處安爐深紅一聚竹瘦碧千竿祇  
作臨深恐何辭行路難幾成晚來雪唯有不勝寒

用仲秉韻貽照老

來問維摩疾幽人有宿盟浮漚非實性鬪蟻是虛聲廟  
冷香誰藝城空賦自平老師家裏事無壞亦無成

贈照老

舊矣聞名熟欣然識面初只求一轉語不用五車書出  
屋茶煙密臨溪樹影踈地偏吾所愛庭草不須鋤

照老用韻謝復作

了了三生事寥寥一念初未忘牛背約端憶籠中書塵

劫空相隔交情本不疎焚香啓勝義驕色已先鋤

用前韻呈照老

吏部稱文暢愚溪進浩初深慙詆佛奏更著廣交書情  
契遠猶合義非鄰亦疎詫予無駭習固自起犁鋤

泛舟呈元質照老

扁舟載我去身世兩悠然膜靄無窮樹春江不盡天  
既愁真酒伴李郭即神僊孤唱君須和風流漢晉前  
落日清江闊臨流一慨然斷鴻煙際渚雌霓雨餘天照

海珠成市騎鯨客是僊輕風借帆力送我玉妃前

僕盡半月之力僅得五詩而和仲落筆成章後  
哉予所甚畏也勉作二章答和仲三章述懷庶滿  
其數云

向來得秘藏著意國風初一字嘔心出十篇隨手書天  
成新句熟月煨古人疎長鍛非君敵區區恃棘鋤  
慷慨揮毫際倉皇展卷初少遲磨盾檄已草納降書恃  
勝防君失輸籌笑我疎班龍落誰手芝草費人鋤

用韻答王子蒼

聖道灰秦燎殘編出漢初  
混茫千古意破碎百家書中  
鏑無多語操戈亦太疎  
升堂得玄解伴子帶經鋤

答李仲明仍用鋤字韻

月白星稀後歌殘雅奏初  
剽聞先破膽欲見疾開書  
孔翠仙毛爛珊瑚海樹疎  
好詩如好畫黑瘦未容鋤

李允成次彥博韻見示仍用韻答之三首

花氣濃熏鳴藤梢密蔭橋  
但須樽有酒未問印垂腰  
芳

草晚尤碧好山晴更遙  
太阿真寶劍不必夜干霄

吾家老仙伯白壁半錢酬  
杖屨窮幽地禽魚替客愁  
可能百世出閒却一生休  
念舊須公等來來嘆俗浮

俛眉聊卓魯高步故夔龍  
倦翮閒霜鷲蒼稜老澗松  
只應安小試正自恥先容  
訛筆書三異他山玉可攻

以雙筆贈照老用前韻

三窟驅除後千毫束縛初  
得封才五等進位合中書  
炯炯銀鈎粲翩翩薤葉疎  
惡詩同遣贈荒類要君鋤

宿離相院

客到蒼苔寺僧鳴暝色鐘古檠挑焰澁疎屋透霜濃吾  
道元迂閑中年雅倦慵誰令背猿鶴自酌不須攻

遊靈鷲院

人說招提好來游稱所聞雲煙四山合草樹一溪分瘦  
馬催歸晚閣黎館客勤荒墳有郎宿夜夜窠天文

游水東院二首

暝角傳風遠昏帆到浦遲草猶矜晚翠麥正及春饑客

鴈無留意殘雲有去思濁醪不禁醉聊藉晚風吹

虛檻橫空濶平郊入望賒樓臺萬家色桃李一川花鷄

犬非人世樵漁亦相家

寺云令孤絢宅  
居人蓋其後云

閒思十年事倚

杖獨咨嗟

余侍親官此  
今十年矣

次黃仲甄峽中韻

峽水清一線峽山赭千層禹力不到處蜀靈用功深蛟  
龍改窟穴日暮聞微吟遙想風雨夕扁舟繫楓林

石洞二首

春夢斷不記春游誰與同竹斜過午日池皺晚來風柳  
已都齊綠桃猶約略紅流鶯啼未了又過短牆東  
香霧團成蓋茶花白勝酥對書閒境界覓句靜工夫客  
信因魚得歸期約鴈俱庭前海棠樹尚及一看無

送何子聞使君之行在

繫舟鄰近渚索酒共清斟契濶十年事飄零萬里心大  
門元赫赫要路正駸駸去國吾何恨看君上禁林

挽費檢正三首

釣深三古學逢合百年機垂上青雲去仍完白璧歸功  
名身易老豪傑意多違留餘啖蒸青有發揮

瑤墀鄰近侍華戟老方州閉閣人無訟凝香歲自秋凶  
衰乘鵬集涕淚感麟休古佛知公恨涪江不盡流  
憶作荊州客多慚鮑叔知蒼黃懸榻地慟絕蓋棺時映  
睫餘殘淚親膚有近期空山那得去倚杖鬢如絲

挽張主簿

百里桑麻地春風鼓舞中隨軒一犁潤折獄片言功小

試已無敵晚成應不同他年循吏傳亦足慰途窮  
楚楚相孫秀願交慙不量新詩吾退舍前輩子登堂刮  
日鯨掀海經年驥伏箱斯言儻不驗我欲罪穹蒼

挽秦國夫人

鸞衿榮翠栝璇魄媚方流慶襲高華出賢供窈窕求靈  
光分婺照靜質肖坤柔閨闈何事風人美造周  
賚說端由帝生申未許崧神功資鍊石吉夢託占熊赫  
赫扶天業堂堂浴日忠芝麟昭聖瑞何力贊元功

華笄諧淑配綠髮負平生桃李春如寄鷗鷺夢不驚周  
婺慚絕識蜀寡讓孤情口授天人學寒窗伴短檠

泮渙日興日憂危未決前偽書知莽詐新厯斷周延冰  
作羣疑泮風從一語傳龜靈無此識上智炳機先

露蓮秋沼瑩霜月曉潭空禴翟翻經外塵泡隱几中禪  
心安瘴嶠結習謝雲籠五頌分明說癡人耳自聾

久矣鴻飛渚翩然鴈字峯九重疏異渥萬里合幽封引  
樞烏銜壤馴阡鹿護松他時人下馬有子是夔龍

澹齋集

澹齋集卷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澹齋集

卷六

七言律詩

杜少陵祠

赤紱銀章玉骨寒  
焚香再拜淚沈瀾  
黃花郵縣仍羞見  
好月廊州只獨看  
可是一生長客路  
故應千古恨儒官  
蚤知涉世元如此  
悔不霜林斫釣竿

宋 李流謙 撰





草堂

浣花溪上得閒來，石刻摩挲病眼開。  
短策多時臨水立，紅塵半路與風回。  
乞靈伎薄裳為帶，驚世名言海納盃。  
相對只今真夢寐，數椽茅屋老蒼苔。

宿魏城驛用羅江東韻懷李仲明

昔年漂泊記曾游，碧樹蟬聲又帶秋。  
滑滑泥行青嶂路，翩翩風倚夕陽樓。  
人誇馴雉碑猶在，書託文鱗水漫流。  
天遣此來相近傍，伴君牢落向邊州。

題重興寺

陌上橫流侵作泥，行人步穩方一移。  
春雲將雨遶山去，社燕營巢貼地飛。  
憩僕且須投古寺，閒懷猶喜論禪機。  
中宵瞥起胡牀念，回首家山幾日歸。

游龍角山福志院

招提未到只聞名，乘興來游意最真。  
出郭都無三十里，同行恰有兩三人。  
入門竹筵能明眼，隨處禪房可著身。  
莫怪山僧拙言語，十年已不踏紅塵。

忠州

井邑雲根一聚村  
尋詩來掃壁間塵  
此州惟有斷頭將  
聖世初無棄梗人  
楓葉晚林終日醉  
梅花臘嶠幾時春  
不愁過客當年淚  
尊酒黃堂是舊鄰

自三池一日過靈池十五里頭宿山險盡矣

隴頭停轡望龜城  
元有夷途似掌平  
厭把五更供客夢  
猛將一日了山程  
樹連新綠十林暗  
日轉斜紅半野明  
稚子別來應念我  
候門深喜馬蹄聲

抵簡池呈元質進孺二首

持此迂愚漫浪身  
忍慙一出竟何營  
枕邊客意兼寒意  
門外溪聲似雨聲  
易辦蓬蒿三畝宅  
可無藜藿一杯羹  
青衫豈是官人樣  
白鳥私憂說敗盟

竹生稚子鶴生雛  
重到君家舊隱居  
病後苦無多酌酒  
別來唯有自抄書  
身方逐食從飄蕩  
學久師心恐闕踈  
慚愧故人相念意  
欲行爲我少躊躇

呈德茂

德茂是日收家信

秋入羈懷勞我思愁兼歸夢到家遲有人來得平安字  
無事編成酬唱詩相伴幾經江月照同行更賞峽山奇  
祇應便把州麾去還有三年不見時

十月十五日同黃太博出城

休沐來尋九里松故因晴日覺春容寒餘淺水紅衣盡  
淡抹輕煙紫翠重倦向山僧談白葉歸從逋客醉黃封  
塵埃眯目成深省何處招提鳴曉鐘

送張仲山守唐安二首

六十專城髮未班更於何地覓三山不妨談笑催科裏  
正賴清涼熱惱間到日紅梅留臘在公餘翠杓酌春慳

胡牀有月堪乘興客到南樓不下關

客謂所薦士也

南浦波輕草色微蹇驢遙路獨依依暖風旌旆春隨去  
細雨犁鉏麥正肥驛騎蚤聞催迅召邊屯猶未解重圍  
謝家父子名江左折屐行看破敵歸

送崔子淵秘丞出守小益二首

寶峯山下識君初豈但聲華在石渠海上三山元咫尺

人生五馬少躊躇，鼎鐘事業那能免。  
丘壑情懷自覺疎，安得一帆相逐去。  
故園春雨長新蔬，晉公幕府總豪英。  
末至非才愧長卿，已去化爐金尚躍。  
更分客袂涕空橫，早催劔棧迎千騎。  
更借湖山勸一觥，水自嘉陵流到海。  
尺書應有故人情。

送孫賓老守三池二首

自藝心田歲自收，天翁兩眼月臨秋。  
近臣薦鶚方成表，吉夢逢刀遂得州。  
吏術無多非問馬，機心已盡不驚鷗。

三溪便是桃源路，更欲武陵何處求。

百萬貔貅尚枕戈，將軍未復舊山河。  
非干使者徵求急，正奈窮邊餉輓何。  
頗願有言先牧養，不妨自署拙催科。  
公餘儻暇尋遺事，塵鎖荒祠望刮摩。

送魏德源守普慈二首

一豪不露見全身，德業微符捷若神。  
嵩岱自高元地勢，球琳非琢本天真。  
出山聊作無心潤，著物應名有脚春。  
喚作使君猶未解，豈知遊戲兩朱輪。

東梓名州最普州  
墓頤相望氣橫秋  
青衿胄子迎高朕  
竹馬兒童識細侯  
只有愛民心尚在  
可能憂國淚空流  
摩挲疲瘵無多事  
綠野家家劍換牛

送黃仲秉侍郎出守鎮江

十年朝露厭鳴珂  
華髮蕭蕭余倦何  
鸞翮九霄穿日月  
龍驤萬斛飽風波  
古人不見吾猶夢  
直道能行恨亦多  
駟馬錦衣兒輩事  
只須持此答岷峨

遙看北固海門秋  
千騎東方占上頭  
去國尚多憂國淚

送君那免別君愁  
風遲宴閣清香凝  
月滿堦零晚穗收  
北府名樽天下說  
亦知能到故人不

次黃仲甄峽中韻

九江度盡惡風波  
峽口窺天一握多  
亦愛吾廬覺歸好  
數乘此險奈親何  
響迎禱瀨將愁上  
青惜峯巒等夢過  
不管行人聽不得  
暝猿和雨嘯雲蘿

十月二十五日失舟

船頭飽飯看揚舠  
忽作翻槳不及瓶  
萬死一生真是幸

九江三峽未嘗經尚收棄物乾坤大薄恃陰功祖考靈  
憂患偶來須理遣可能為汝更星星

泊采石二首

何時便有此山川真宰懸知恐偶然  
唳鶴驚風前日事落漚斜照晚來天  
燬犀無用撩幽怪洗醜先應醉謫僊  
瞑角吹殘吾欲老五陵佳氣隔疎煙

江頭楊柳茂於金澤國餘寒春未深  
才見桃花能慰眼便同躑躅每傷心  
瓊枝壁月自惆悵山色潮聲無古今

閱訪閣黎倒戈地正應漢德有謳吟

舟中

一舸乘涼載夕暉晚來白汗稍停揮  
近人初月當頭照趁宿輕鷗直下飛  
江國有天須恣買岫雲無雨莫空歸  
新秋漸到灘頭樹先遣蓑童問釣磯

月夜江上作

月與清湍一樣流不妨夜色尚淹留  
已將船作青天坐安得江為大白浮  
恐有幽人釣寒渚正須橫吹起危樓

年來身世無拘管便是波間一葉舟

水後過淮安金堂皆非舊路

向來茅屋半驚湍嘆息流亡久未還已覺重行非故道  
只應無恙是青山旋藍偃嶽元常事深谷為陵亦等閒  
袖被蒙頭都莫問未當居士一分頑

焦山漢末焦光隱於此是日乃其生日土人會者  
甚衆

桂樹蘭叢靄宿薰楚辭一曲送迎神豈聞鈞黨能留漢  
故有桃源可避秦欲記曾未終草草多慙浪走祇踈踈  
却尋揚子江頭路依舊楊花愁殺人

連日陰雨未及一到金焦一山病中得梁文佳句  
枕上吟哦不能自己復次韻

雲滿長空雨漲沙金焦一望去非賒擬拋塵網尋僧舍  
更著烟蓑訪釣家北固江山仍壯麗南徐風物尚繁華  
只愁病客難登檻且待金烏出海涯

再遊蔣山

繫馬松門竟日留一燈深殿炯清幽杖頭猶識齊梁識  
屐齒曾經王謝游瑟瑟新毛吹老樹娟娟眯目破紅榴  
風鈴塔上知何語應使行人佑客愁  
江南春晚見芳菲雪白梨花照客衣步步來求諸佛記  
塵塵全現祖師機不禁戰伐山河老猶說經綸俎豆非  
共飲名園那惜醉落紅故故傍愁飛

久留蕪湖待巨卿仲甄不至

吳波晴沒夕陽紅一語丁寧北去鴻頗覺淹留添髮白

不妨羞澁剩囊空枕頭靠睡禁長且舸背占旗惜便風  
想得家山俱在夢亦應煩悶畧相同

蕪湖晚步

迴陂積水長蒲蔣散步郊原借夕涼塵袖風巾嗟久旅  
稻畦柘迳似吾鄉蛙聲月色當空曠爨火人家在莽蒼  
望合碧雲人未至滯留愧客問行藏

遊長蘆

他年天眼識禴禕千柱如今鎖夕暉笑說老禪操一葦



戲呼靈媪授三歸波濤噬岸蛟龍惡荻竹抽萌繪縷肥  
曲水流觴記今日晚風直欲透人衣

金陵二首

龍蟠虎踞帝王州屢歎降旗出石頭不惜家居撞壞了  
可因歌舞破除休露桃滴滴啼宮井風柳條條絆客舟  
春水一江流未盡不禁更問幾多愁

江城疊鼓晚停撾游子翩翩念歲華水底乾坤浮日夜  
沙邊鷗鷺老煙霞漁人能說陳隋事燕子猶尋王謝家

南北自分仍自合不應全帶後庭花

午飯高橋院

招提下馬憩逡巡野飯親烹澗底芹二月韶華聽啼鳥  
百年心事信行雲不禁烈日花光薄更抹微煙草色薰  
老衲未知風木恨向人猶說故將軍

院僧不識予頗  
談先大夫之政

游虎丘次仲甄韻

逢山到處為遲留行到東南第幾州終古香燈憑一作  
像教可人軒戶稱山丘苔封鐵色千尋壁日麗雲章百

尺樓脚底全吳何足小待將八極恣浮游

人日同諸公自馬谿登道宿無為

塵埃眯目寔填曾日日青山在夢中改歲人家無一事  
並游文社有諸公招提夜語驚山鬼野店春沽醉病翁  
綠塢紅村誰境界自憑好句占東風

次韻彥博游無為馬谿併呈孫隆州

塊處無人語合頭出門猝猝又還休縛茅晚歲欣同社  
並轡名峯得勝游松下一筇真可老山中五月已如秋

未應斗粟全關念更為先生幾日留

又次韻彥博游無為寺二首

靈蛻巋然謝垢埃焚香却立嘆竒哉自從新歲門常掩  
不見青山眼懶開飛觀千楹孤鳥墮齋盂萬指曉鯨催  
亦知空劫已前事浪說十生曾去來

東風力弱未揚埃密泛叢蘭有意哉可是伸眉須酒滿  
只應彈指又花開吹毛句妙無人領擊鉢詩工著底催  
照水只愁羞冕紱勲名蓋世亦時來

游長松聞捷音

十里登山訪定身衣邊猶帶簿書塵僧廚筍蕨隨齋鉢  
禪窟香燈話宿因便可扶犁老岷蜀已聞傳檄定咸秦  
家家釵釧何須惜難買堯眉一笑春

次韻何子聞安靜觀

翩然逸想九霄間仍是霓衣與鹿冠塵劫三山元自近  
神官一字固應難雲烟萬瓦虹攘壯冰雪千幢鵠輦寒  
堪笑木強韓吏部如何容易撮靈丹

日壓茅簷醉擁蓑靜聽寒溜奏雲和深藏本自身全露  
瞪眎元知語不多紫府地嚴須一到蒼崖文古要重磨  
新宮固是叢霄樣應有胎禽憶舊柯

郊行至天王院

郊行不欲經城市壓見塵沙漠漠黃響樹蜩蟬憑晚吹  
遠陂鳧鷖占殘陽青山與世久相絕修竹於人未易忘  
下馬招提揖僧話始知塵境有仙鄉

挽張雅州彥成

酣飽風煙德有芽從來三戟是張家翩翩羣從同時貴  
落落高門一世華人自不欺寧用忍身如可贖但空嗟  
路人泣指飛丹旆猶憶雙旌卷暝霞

三年流落塞垣春雪屋冰廬樂藻芹司業頗知憐鄭老  
薛宣能不吏朱雲鴉戕重剡新如昨蟻壤高眠喚不聞  
一掬攏頭知己泪霜風吹墮白楊墳

自少城解職事還邑二首

塵埃一出竟何為白竹依然晝掩扉只應為客重為客

便欲得歸寧得歸獨鶴靜臨寒沼立游蜂閒趁落花飛  
東君老大人消瘦憑仗清樽一解圍

胡牀仰飲帶餘醒身世如天行白雲竹簡讀殘聊一嘆  
水沉燒盡更三薰癡心久絕臨淵羨老手唯便植杖芸  
自有此生須自斷豈能曲折問靈氛

靈氛古之善占者

送劉元圭

犯寒過我喜仍驚節物崢嶸更遠程劇飲投車輕十日  
細談剪燭易三更故人高義千鈞重久客歸心一夜生

澹齋集

為語溪翁好相念時將蓑笠曬春晴

弔無為照老三首

彈指超然一念初從儒從佛兩遽廬十年身走半天下  
萬卷人稱行秘書故自高懷嫌入俗不妨兒輩共憎渠  
臨行半偈如何道裂轉虛空最起予

裂轉虛空  
師遺偈也

記得三溪溪上春瘦筇容我夜敲門一生幾見此人物  
十日九從師笑言閒得得來非有意冷湫湫去若為論  
西山第一煙雲窟好駐高人雪月魂

六尺巖巖鐵石姿可憐一病不支持荒榛半壠獨歸處  
暝靄數峯無見時未割塵緣聊洒涕欲尋陳迹但哦詩  
蕭蕭秋雨山中夜負我他年對榻期

和葉六舅

李杜主盟詩有聲文推韓柳著章程二三子者皆人傑  
五百年來並世生但見詞源倒三峽豈知武庫足千兵  
勉君須把分陰惜莫問紅塵雨共晴

費文達除夔漕作此賀之三首

分明餘潤徹眉間  
道德根源固蔚然  
寶篆印泥初不著  
神機貫扎自無前  
絲綸新渥榮三畫  
鼎鉉深知眇一涓  
兩禁只今誰妙手  
岷峨人物半吳天

吉音一紙疾郵傳  
白帝城頭勸著鞭  
楚樹已沾新雨露  
蜀江行換好風煙  
故須急拯溝中瘠  
不用多流地上錢  
一節故應關象緯  
向來兩使動星躔

刻鵠工夫愧不量  
弓裘遺緒可能忘  
一廛未遂耕桑計  
半世空磨翰墨場  
桐燼偶收非有意  
璧瑕誤指亦何傷

霜松不學閒桃李  
報答東君日月長

同邑寮飲望錦亭

小亭挈榼共登臨  
濯錦城高隔暝陰  
元有乾坤堪著眼  
却因身世若盡心  
碧山已盡天猶濶  
黃葉欲殘秋更深  
已把安危屬王謝  
酒闌不必淚沾襟

獨步

凍殼藏龜太窘生  
驚心已覺歲崢嶸  
倦慵把易牀頭看  
獨自尋梅樹下行  
溪面冰花寒更結  
屋顛雪意晚將成

一生與物無深分竹葉相看合有情

書事

五十光陰兩歲過頭顱閒處自摩挲  
隔籬山影誰招去滿樹梅花獨占多  
物色年華同我老蜂情蝶思奈渠何  
少時一劍明秋水放在塵中久不磨

偶成

早年種竹作漁竿笠澤煙波夢未闌  
已向塵根消縛脫猶將文字校甘酸  
風松自有閒宮徵溪鷺初無俗肺肝  
最愛少游平日語墮鳶跼跼遣心寒

人生偶爾竟何須點檢閒身一事無  
可笑戰蝸猶曳甲不妨夢蟻却分符  
夜涼白月誰相過酒盡清樽可更沽  
作箇生涯若箇是步兵不擬哭窮途

離家記得臘前時吹盡飛花了不知  
傍枕厭聽連曉雨援毫愁賦送春詩  
百年直好平章看萬事仍須爛熟思  
臣朔不堪當世用唯應索米救朝飢

獨行飽飯腹屢捫欲出未出星縱橫  
梅花於人遠近好

月色隨我東西明香來適與鼻觀會夜久忽遣毛骨驚  
急須喚取陳夫子欲與平章此段清

即事

懶步東阡與北溪一春心賞苦多違墮紅藉藉癡蜂醉  
稚綠陰陰乳燕飛去國三年應自笑封侯萬里不如歸  
門前車馬能來否午睡醒來獨掩扉

愛春未得一錢酬獨倚東風搔白頭花影入簾情苒苒  
竹風挨枕夢悠悠黃鸝欲下無誰語碧草相看始欲愁

老大別無新伎倆只憑詩句寫風流

雪嶽雲林共莽然世間那有此江天曉檣攬日何時到  
夜柝鳴風幾夕眠間卜家書燈似粟畧開旅抱酒如泉  
輕鷗飛下仍飛去汝在江湖是散仙

仲甄見和復用韻

坎止流行亦漫然斯文未喪本關天冥鴻雲外知誰報  
怨鶴山中不得眠連榻故人非楚越杖藜幽約在林泉  
盛詞終日供吟諷骨換元知久學仙



即事

清江與我共天涯若到滄溟始是家  
曉渡喚舟驚宿鴈暮林繫馬散栖鴉  
山童老木才餘骨潮落寒汀半露沙  
只恐行人不著眼一川秋色在蘆花

次韻楊文甫監茶名山新建學橋二首

高棟浮空插萬甍來游誰是魯諸生  
規模要識鳴絃意土苴猶消擊柱爭  
馴壠雉驕佳氣象集林鴉惡好音聲  
白頭老令能知此莞爾相撩意未平

赤欄畫柱水光中更愛豐碑筆吐虹  
霧市溟濛鼇闔首雪花錯落馬行空  
關門近接俱天險溪水平流亦海通  
執扑笑渠憂詛者不知說豫坐收功

元質攜客渡江飲于村店

一篙寒碧碎鱗鱗數尺孤舟僅著身  
江水煮魚還地脉瓦盆盛酒見天真  
頗容老子賒間日聊與青山作主人  
不用樽前羅粉黛遠峯元解作眉顰

招黃太博飲

去歲是日離家

從來官職慣如冰便是青衫行脚僧去歲離家今日是  
故人招隱幾時能早衰鬚鬢逢人問太拙形模引世憎  
均在客中誰作伴如何不共醉騰騰

夜興

疲筋弱骨畏歌蒸頗欲清言濯肺膺風亂飛螢光細碎  
雲團幽篠醉慵騰只應愛月癡猶在更覺憎蚊忿未懲  
竹屋紙牕風雨夜幾時書冊近青燈

次韻大人江上秋興

織水輕煙擘不開晚峯濃翠積成堆吹殘黃葉風猶舞  
飛盡青天鳥却回萬古關河空拊髀半天風雨獨持杯  
欲將直道干侯印改恐舟從陸地推

書懷

靜閱膠膠擾擾身細從物理究虧成一人譽復一人毀  
五鼎食仍五鼎烹怪木莫題居士字修篁合著此君名  
西風又起塵千斛望拜生憎白羽橫

衫似荷枯嫌絆縛屋如斗六費支撐寒蔬日日同僧飯

拄杖時時伴鶴行  
聊託蓴鱸非厚味  
漫言松菊本真情  
山中亦有閒田地  
可惜離家久不耕

次韻大人書懷

萬鈞筆力等閒扛  
占斷溪山福已厯  
撲鼻寒梅香樹樹  
照人新釀綠缸缸  
大嚴淨社誰投足  
小恕詩壇肯納降  
莫為不侯空嘆息  
將軍才氣自無雙

雲翻雨覆不須論  
捫虱何妨坐對溫  
政恐移文邀俗駕  
可能垂箔走高門  
寒松卧雪不知老  
脫葉經霜無幾存

醉著錦袍堪一笑  
翰林風月我諸孫

何如莫莫與休休  
分付煙波一釣裘  
心向青山貪未了  
夢隨白鳥去無由  
閒雲猶閣為霖潤  
野水空橫濟物舟  
安得杜陵詩老在  
從渠每日醉江頭

次韻程進孺書懷

寸梗悠悠寄一城  
主人留客亦多情  
目窮斷鴈投空影  
耳著清江徹曉聲  
濁酒半樽心易醉  
遠書一字眼偏明  
無家更甚無魚苦  
付與先生好細評

次韻樞相雪中之什

空明無際了寒天  
戍堠消鋒弩絕卷  
平白萬方包險穢  
清冷一片起沉綿  
山登姑射欣逢歲  
賊破淮西欲問年  
更長嘉陵千尺浪  
春風穩送五湖船

澹齋集卷六



澹齋集

卷七

七言律詩

譙允蹈知縣和予所作二詩復用韻答之

向來沮洳懶扶竿獨有詩情久未闌把菊風流元曠蕩  
紉蘭氣骨自辛酸賞音定許推夔足知味寧論食馬肝  
勝日從公窺祕狀珠星壁月照人寒

宋李流謙撰

窮年斗粟亦時須清坐那能論有無洗我破樽傾竹葉  
覓君佳句寫桃符種瓜晚計應先定畫餅空名不擬沽  
辦取芒鞋山裏去羊腸縱險是夷途

次大人韻二首

盤礴誰知畫史真向來唯有宋元君試除學道有底事  
為問決科何等文棊罷玉枰收碎雹香殘金鴨轉微雲  
獨騎一馬悠悠去閒訪江頭白鷺羣

六品官資叵厭卑高懷自不入時宜却尋清渭歸垂釣  
猶向釣天憶射麋長日只憑詩遣悶暮年全藉酒扶衰  
早將鵬賦曾中了賈誼何憂絳灌疑

又次大人韻

卜築城南幾歲華滿川烟雨富桑麻武陵未用逃秦俗  
盤谷從來屬李家橫拓小溪通畫槭剩栽疎竹間梅花  
更饒一斗詩千首不信間居樂可涯

遊安樂次句龍元應韻

得友何妨並轡行眼明木末數峯橫直遊與世寥寥隔

滯念逢僧稍稍平不復定身懷故宅空餘遺像闕荒坑  
莫教學道傷遲暮世路低回已半生

次元尉伯言韻

燭影紅餘僕屢更不知飛霰集前榮終年客有刀頭恨  
半夜春從酒面生華髮風埃羞漫仕廢疇烟雨負深耕  
誦君好句迎新歲更醉屠酥最後觥

譙文復見貽仍次韻答之二首

筆陣旗開豹繞竿敢持一鏃傍門闌竭來戲作鳧飛寫老

去嫌為蚋聚酸塵土簿書慵掛眼瓊瑤文字喜彫肝  
寄牋閭闔誰相問九虎近人毛骨寒

只得公詩百不須萬金人有此應無可容輕易秦庭璧  
已戒牢藏晉鄙符慣客鳧鷗迎野步及時菘韭薦村沽  
幽栖為問能來否朝市山林自兩途

再賡佳什已致牽羊之請又辱不鄙垂教蓋大巫  
因小巫欲眎其顛涪為戲耳輒作二章以足小成  
之數

鱗鱗新綠漲篙竿飛鴈聲  
甲歲已闌梅蕊尚能供冷淡  
酒杯那復問甜酸徵招不入幽人夢  
節物空驚壯士肝  
趣取芳菲行樂去麗詞妍唱暖春寒  
講摩師友我尤須此道今人已絕無  
頗欲相從問竒字  
故應未暇注陰符竹嫌影薄乘春種  
酒怕樽空帶雪沾  
杖履往來憂不數恐公早晚躡華途

宇文德濟約遊崇慶值客不果從德濟有詩次韻

二首

午枕風輕睡足時起來閒掩竹間扉  
登山劇欲君聯臂  
出戶那堪客挽衣失脚半生沈世網  
掀髯一笑見天機  
青山好去應須去遽瑗于今已覺非  
跨海仙人安在哉幽尋款款不須催  
雲蘿有約遽相失  
杖履幾時能獨來半日清談容易廢  
百年幽抱若為開  
新詩小慰參差恨快讀聊將勸一杯

次韻楊師仁見贈

鴻鴈行中接俊遊不將千戶比荊州  
自於種種推先手



可但區區放一頭揚馬不如生絕代鄒枚未肯老諸侯  
天寒翠袖愁如織應念塵侵季子裘

師仁再用韻復作一首

室中元自有天游海內如何止九州送老只憑書萬卷  
傳家不用橘千頭便當野服從逋客未暇魏冠伴沐猴  
一動天文兒戲耳苦煩天子訪羊裘

王正卿何道夫和嘉字韻詩至數十道夫贈予數  
篇晉卿亦贈一篇因次其韻凡六首

從君未省涉津涯白璧明珠屢拜嘉一吸湖江真大國  
僅除風雨亦寒家簿書笑我忙官事筆硯饒君管物華  
世味可能爭臘毒餒蛟饒兕漫搖牙

放浪山巔與水涯藜羹有味薦珍嘉根塵要識元非我  
言語懸知未到家霜渚澄波空漲潦風林脫木淨浮華  
分明領取休論價處事何須更作牙

清言玄論極邊涯南渡風流繼永嘉中散一生慵作吏  
淵明無日不思家悠悠官路降胸臆苒苒年光侮鬢華

人說亂蛙勝鼓吹欲將藜藿比高牙

戲論無涯與有涯委心冲漠固清嘉衣裳草木元非織  
窟宅雲霞豈是家瞪眎恐同高長史神交宜伴老南華  
只應一念超塵劫安用神漿夜繞牙

道夫問予  
求妙通像

越王飛觀挿天涯小異何人識孟嘉別後文章尤造理  
向來學術自成家諸生薦士皆時論此道逢辰固國華  
行脫羈銜謝拘迫雲窻歸里萬籤牙

贈晉  
卿

洗甲傾河漸可涯北征猶記宋元嘉諸戎姓字非圖籙

一合乾坤自我家原上鼓旗寒朔吹日邊詔令揆春華  
舞干元是吾皇事不必將軍號虎牙

樞相游吳園再用前韻

等閒驅雪作晴天夾道從公立萬卷白甚自矜梅淡好  
青回稍覺麥芊綿不知今夕真何夕共說明年是好年  
舐鼎恐無鷄犬分一江還我捕魚船

任德廣通判拉游長松以詩見貽次其韻

稽首頭陀問八還揚眉應已破元關若無骨相侯千戶

薄有生涯屋數間，笑道讀書蒙絳帕。喜澆茗椀酌青山，  
從公一辦薰知見。谷霧無心澤豹斑。

鷺行駕到幾時還，虎豹何曾限九關。雜沓羣公半天上，  
婆娑老子但塵間。平戎正倚二三策，招隱休論大小山。  
浯水斷崖摩欲盡，憑君染筆續彪斑。

已成倦鳥不知還，碌碌無奇合抱關。五斗未供鷄鶩飽，  
一身長占簿書間。何妨使我留東閣，久自從公仰泰山。  
佳句傳來渾合喜，亟將病目洗爛斑。

德廣至中途再示詩次其韻

肩輿又作帶星還，騎氣遙瞻晚度關。已覺勝遊同夢裏，  
不知秀色尚眉間。鞭鯨浪欲浮滄海，賣鶴猶堪買好山。  
幾日褰衣扣黃閣，雲腴重試鷓鴣斑。

次子友竿字韻

百戰殘兵但揭竿，每聞風鶴意先闌。懷中鼠腊元非璞，  
味外鹽梅不止酸。細讀知君應掩口，苦吟笑我已剗肝。  
中天赫日臨無際，一點螢飛宿草寒。

次韻仲甄見貽

向來出處有心期未厭雲霄戢翼飛留滯兼旬空悵望  
逡巡半路偶同歸却欣夜語仍連榻尚憶朝回日典衣  
里閑齊年班又接世間如我與君希

長蘆次德茂韻

捲雪竒觀千丈闌詩情撩動未應慳却收浙右三年夢  
仍對淮南數尺山靴板隨人元自漫田園覓去正須閒  
風檣獨立看飛燕家在孤雲落照間

送馮夏卿

再見三池已舊遊向來交臂錦江流味融實際水河泮  
心印微言水月秋雖作燕鴻猶邂逅故應蓬梗合漂浮  
相思別後才如夢身在刀州望梓州

有感

眼看燕雀鬧雲間塌翼蓬榛笑孔鸞未暇持竿釣渭水  
却因採菊見南山牀頭有酒三冬足案上無書一日閒  
世路只今難著脚定當何地置疎頑

飲文氏園是日鵲噪于庭坐上燭花無數就試者  
凡五人

虎變龍騰各有心諸公高宴盍朋簪爛開數對迎祥燭  
合噪仍來報喜禽人似月娥元自近酒名天祿莫辭深  
坐中五客聯登去他日華堂榜桂林

次韻陳彥博梅飲之什

又向疎梅檢校春乾坤浩蕩日趨新一樽樹下喚深酌  
數歲天涯思遠人正倚交情論晚暮直因臭味作疎親

淵明嗜酒嵇康懶只覺年來此是真

送李閬州二首

耳熟才名四十年憂民憂國兩華顛不妨銅竹仍三剖  
要是金門竟九遷連歲爐錘專造化諸生歧路託飛騫  
餘丹乞與閒鷄犬亦許身隨絳闕僊

少陵曾賦閬州詩苦說城南天下稀鈴閣訟閒簾半卷  
胡牀客好塵頻揮著鞭尚及春耕勸促詔應隨曉仗歸  
他日遺簪猶在念端容杖屨扣黃扉

再用魏城驛韻貽白綿州

多病相如故倦游  
歸逢清潤麥天秋  
回頭漸遠將軍幕  
飛夢先登帝子樓  
磊落聲稱元右郡  
醉吟家世自詩流  
此身只擬春中老  
莫問君平住益州

貽白綿州

曾陪芍藥醉春風  
轉首三年似夢中  
誰使銜泥千里去  
又欣剪燭一樽同  
名章越好供妍唱  
舊學全疎愧近功  
莫怪分符少留滯  
此邦曾客少陵翁

寄送張雅州二首

融和盎盎上雙眉  
曠度真成萬頃陂  
岱華自高元地勢  
球琳不琢本天姿  
地方千里我無事  
春滿萬家人不知  
預作去思無限意  
攀轅送處似迎時

二年學舍冷如冰  
岌業龍門許屢登  
可但不遭官長罵  
只應獨愧小人乘  
身留紫塞天一角  
目斷朱輪山幾層  
為問何時到墻仞  
清宵遠夢故堪憑

七夕馬逸已而獲之

門外喧呼驚失馬  
天邊未暇問牽牛  
報恩不作雀銜玉  
快意遂為鷹脫鞵  
他日蓋惟吾已許  
暮年繩勒汝應羞  
故知多憶橫門道  
定厭青絲久絡頭

送魏德源倅永康

晚歲從誰覓賞音  
浪將孤興託瑤琴  
聊為風月平分客  
莫起山林獨往心  
百草但能供別恨  
黃花却解勸清樽  
我猶未制思親淚  
更聽離歌定不禁

別趙惟直

邂逅都城一笑休  
却來萬里共羈游  
關河地迴仍分首  
桃李春深已放舟  
詩卷長留開倦目  
酒杯盡嚼豁離憂  
追風健筆兼豪氣  
期子蓬山更上頭

秋懷次黃仲甄韻

畏日全無客到門  
一溪閒與白鶴分  
遠樓山色時時見  
抱葉蟬聲處處聞  
戰罷碁枰無宿恨  
夢回茗椀有殊勲  
力田尚可持門戶  
我欲歸耕谷口雲

破曉庭皋一葉風  
年華冉冉笑羈窮  
獨攜拄杖行溪曲

恐有拏音出葦叢世界大千塵偶集人生三十日方中  
只須飽飯隨緣過矰繳何曾到塞鴻

喜晴

一秋今日是新晴晚稻懸知有幾分抱濕庭蕪猶靡靡  
傍暄溪卉欲欣欣顛風料理丹楓樹返照留連白鷺羣  
搖落只供騷客恨故應長倚醉醺醺

重陽偶成

百尺危樓倚瘦藤輕陰小令正秋深山雲洗刷供晴眺  
杯酒飄浮笑淺斟漢北烽煙空抵掌水南松竹每經心  
紅萸紫菊夸強健醉帽無人獨自簪

宿高橋懷仲明

闌干投晚俯煙霏全不支梧酒力微沙鳥犯寒猶獨立  
林鳥趨暝已先歸繚愁亦笑溪為帶障遠端疑樹合圍  
歲晏客天無好夢最憐清露漬人衣

太平宮

一馬騰騰上翠微松風瑟瑟解吹衣故宮亂後仍華壯



使者年來果是非何日身能繙藥笈只今心自託金徽  
兩林不到猶遺恨落照銜山勸客歸

送家連父解縣竹丞

猿臂將軍數自竒白頭州縣竟何為  
斷塹未盡成風巧測管才窺澤霧姿  
流水繞除空日日西山拄笏漫時時  
一杯相送貧無力剩有新詩說去思

送計祖仁維縣丞

青青楊柳灞橋斜滿酌清樽莫嘆嗟  
可是因循成別緒

只應咫尺便天涯未論流水千竿竹  
且看春風一縣花  
渺渺故園情最苦不知歸夢屬誰家

次韻彥博中秋不見月

露華浸竹冷娟娟想象嫦娥能少年  
萬事只堪搔短髮  
一杯不擬問高天駸駸夜色投書冕  
的的心期在釣船  
可笑薄雲工料理何曾遮却一分圓

學中曝御書次少虞韻

晴曦煜煜眩晨光洗眼來窺雲漢章  
身拜玉階元夕夢

手披金笈有天香，風翔鳳葉尤妍媚。雲捲奎躔不覆藏，尚想承平間氣象。從臣鵠立侍君王。

李花

春寒怪底一分加，元是東君雪作花。已後殘梅矜夜魄，強隨飛絮舞朝霞。霜葩薦葦何人共，碧實堆盤儘客誇。為汝泫然應有意，騷人端是感年華。

井上即事

九陌黃塵旋客裾，隨人亦恐到茅廬。朝朝山色供憑檻，

夜夜溪聲伴讀書。可要功名驚宇宙，分知骨相合樵漁。晚來小艇衝煙出，江上有人爭賣魚。

挽郭敦復

太少城中歛板初，識公鸞鵠自清癯。持心要是忠厚者，遇事決非章句儒。豺豹欲前終落爪，參辰無地可彎弧。他年白鶴同歸否，猶有髯龍老未枯。

送王和叟赴果州

芝蘭祗合在階庭，公子翩翩更老成。白日朱門三列戟，

黑頭華轂再專城一樽別酌心先醉萬里歸橈夢易驚  
欲問樓高高幾許跨渠仙鶴到瑤京

晚飲趙惟直以果薦知所從來酌以一大杯

猶帶枝頭淡淡黃飽經十月洞庭霜且傾蜀客千杯酒  
頗記吳姬三日香可得一餐逢玉屑故應百感為瓊漿  
此江幸自東流去何不和根移取將

送張子勤九隴尉

老鳳高棲雛鳳飛山林鍾鼎各相宜出門馬首亭亭去

歛板胸中落落竒頗憶濁醪過我夜正愁碧草送君時  
如何數日中年味恰是今朝聞子規

貽長松寺慈禪師

一年山色好相看欲去仍來倍黯然大士初無留客意  
幽人更結住山綠梨花村落清明後梅子園林五月前  
我已到家春亦老酒盃猶足趁流年

用宇文龍圖韻贈龍華印老

少年一口吸西江聖處端能走季咸淨觀清冷橫一水

遠懷孤秀揖千巖溪雲卧久看頻度山日談餘訝半銜  
便欲瘦筇來問訊上方應恐隔仙凡

再用韻送印老

抖擻孤懷十日談不將幽憤託巫咸別來斷鴈虛秋信  
夢破驚猿憶曉巖脫葉趁風聲互答歸鴉赴日影相銜  
臨分半偈無多惜濁骨憑師為點凡

挽楊彥序

長憶君家得雋多庭前桂樹想婆娑岱雲觸石才膚寸

溟浸稽天但一波頗欲弛鞬觀縱擊可堪伏櫪起悲歌  
人生泡焰都難據惟有豐碑屹不磨

閨重陽有感次宋景文公韻

濛濛煙雨濕閒愁往燕來鴻共遠遊引滿白醪欣再熟  
儘開黃菊耐深秋眼前節物重憑檻醉裏商歌緩擊甌  
苦愛佳名歎塵爵淵明高興轉悠悠

寄李仲明

夜牀風雨憶相過節物驚人奈老何只有孤鴻知我意

每因明月為君歌  
千山夢去無由道  
一字書來已覺多  
餘耳向來真義合  
不知底處便容戈

寄劉德父

解攜仍是一年餘  
本自情親聽迹疎  
子去合登青瑣闥  
人言方駕短轅車  
向來花月空餘夢  
近日詩文定起予  
塞鴈若知懷遠意  
寄書聊為問何如

別費檢正二首

香案前頭自乞歸  
歸心先逐鴈西飛  
豈關松菊吾身重

偶託蓴鱸此意微  
行樂不妨千騎擁  
照人何必萬釘圍  
兒曹悵惜先生笑  
付與醇醪定是非  
主人愛客客留連  
敢比荊州遇仲宣  
親奉綺談逾十日  
空勞清夢隔三年  
未能輕去田園樂  
那得長居几杖前  
真約賞音無幾箇  
故應感激易潸然

桃花

自然穠臉與深脣  
一味繁紅也絕倫  
滄海浪傳千歲種  
武陵應有萬時春  
去年崔護詩仍在  
前度劉郎意獨親

亦要清樽相料理可能但倚筆如神

即事

寒食已過風日好城郭稍背郊原幽雙扉晝閉亦何事  
一杖攜春仍浪游但覺桃花成老大不知楊柳尚風流  
霜螿蠟蟻君須醉細雨疎簾罷遣愁

遊野航次元應韻三首

平地坐我帆檣中翠峯出沒工為容輕鷗舞晴沙照影  
蒼蛟吼浪雪薄胸漁舸繫月江一曲樵斧斫雲山幾重

詩翁忽來吐佳句物色才情元一宗

日落未落空明中琉璃夜色開天容一江不浣清淨目  
百榼能平礮磊胸神山在前若可到江妃去人無數重  
錦袍酌酒醉起舞跨鯨仙人乃吾宗

掛起西牕橫笛中白鷺亦有佳客容江風脫幘吹短髮  
明月入戶窺愁胸只須茅茨補疎漏安用樓觀相複重  
人生趣尚各天性古人願識韓朝宗

遣興

不於蝸角更稱兵放下諸緣即太平但有千篇足傳世  
不須二頃可謀生盤飧粗糲聖賢事門巷蕭條千古情  
緩炷爐熏引輕吹道入心念一絲橫

邂逅成功一世驚不知元逐衆人耕結茅容我庇風雨  
識字教兒記姓名閒輒吟詩真苦相醉能遣容即真情  
晚來溪月延微步浴鷺浮鷗俱眼明

脩脩楊柳倚門斜客至遙疑靖節家半世功名閒日月  
百年生理仰桑麻只知上將元屠狗不信通侯亦種瓜  
靜想升沈堪一笑清樽且趁未殘花

向來穴紙笑癡蠅猶覺文章是小乘四壁圖書聊隱几  
半牕風雨屢挑燈早枝早厭鳴岡鳳尺水難留跨海鵬  
未試屠龍一分手可能問合愧陳登

踈踈簾色映蒼苔屋角諸峯曉翠開蝶護殘花癡不去  
鳥爭餘食慣仍來向來棲遁初無意從古經綸別有才  
抱杖風前一長嘯破愁安得即時杯

小窻日影轉悠悠卷盡殘書却到頭香茗半甌輕列鼎

好詩千首勝封侯  
朱絃無復人三嘆  
白壁空慙我屢投  
酒好但宜供客醉  
癡兒可忍換涼州

楚客近添蘭九畹  
渭川新長竹千尋  
巨堪多病侵豪氣  
猶喜長閒契宿心  
滿眼圖書吾事足  
杜門香火佛緣深  
海波倒立風霆峻  
未省鱣鯨竟陸沈

澹齋集卷七



澹齋集

卷八

五言絕句詩

江月二首

秋江與秋月誰遣恰相和借我蓑衣著三人亦未多  
皎皎映澄漪千尋沒到時篙師輕轉櫓可惜碧琉璃

姚和中母夫人年八十二殊增獨無之嘆因遺小

宋 李流謙 撰

聖使歸為壽副以一絕

舍肉增長嘆分甘助茂斟贈君椒柏酒慰我蓼莪心

長灘

乍脫驚濤恐猶為曲水看昔人憎勝母吾亦畏長灘

雲莊耕者

莘野樂堯舜谷口豈真鄉自是不可掩區區非近名

過東州境見耕

驅牛耕側坡牛困人奈何我念田家苦東州若更多

六言絕句詩

偶題

小溝溶漾可涉彩舫夷猶不驚晚酌忽逢名酒當時打

破愁城

遙岑數寸斜日楊柳一江晚煙追恨風拘雨阻那知鴈

後花前

關王祠

諸葛張陳已上將軍未數黥韓瞑夜險途風雨令人懸

想辛酸

萬人傑誰可敵千載名終不磨此地晚鐘晨梵生前鐵  
馬金戈

七言絕句詩

先公三池祠室學官相傳占為公署同年李南才  
毅然欲復其舊貽以四絕句

老僊有力在斯文廩士餘糧但一塵列屋誦絃知所自  
杏壇今秀幾株春

未俗何由到古人傷心祠室漫名存風榭雨棟那堪說  
石刻汙漫像設昏

一椽不得留遺愛百世寧能保奉嘗豚犢無稱益先美  
碎碑伐樹亦尋常

一念愛親無彼此向來情義篤年家稍伸九地幽憂恨  
此事期君可咄嗟

次韻嘲落梅代梅答二絕

不是春愁減素肌從來鶴骨可能肥便將夢裏一般看

恐是幽人作蝶飛

吹開吹落本無心萬物自秋還自春若把穠花校枯寂  
本無諸妄亦無真

彥博歸自劔陽其家梅已半落作詩見示因次其

韻

為問春從何處歸晚村煙雨細絲絲從來漏洩寃庭柳

點檢分明是此枝

杜詩云漏洩春光  
是柳條

溪水泠泠欲雪夫天風鬟霧鬢不勝寒定回子美鄜州月

應恨閨中只獨看

愛惜濃香恐過時劉郎何事苦歸遲只應昨夜幽窻夢  
飛到君邊未可知

梅花

昨夜臨溪一樹開人言應與鴈俱回霜葩只在寒梢上  
却是春風自去來

殷勤蝶障與蜂遮一點幽香不許賒歲歲相逢只如此  
問花羞我我羞花

照影月斜寒瀨淺吹香風細夜簾疎萼綠華來誰得見  
借君雲珮與霞裾  
似嫌潔白太清寒故著微紅畧破顏俯仰聊同閒草木  
不妨遊戲主人間  
道人一味著幽禪誰遣天花到眼邊亂插銅餅看盡日  
向人終是好因緣

戲贈智淵師二偈

芙蓉元不植高原挿向紅爐色更鮮拖取門前擔糞漢

滿堂金玉富熏天

江北江南喧世界陪了草鞋多少錢嚇得小兒成底事

何如叅我竹七禪

師嘗為伍伯捨緣

有以狀元紅牡丹見遺戲作一絕

含笑嫣然燦曉霞龍頭一種絕諸家東風有意憐枯枿  
乞與佳名不乞花

海棠

十二仙人玉琢欄帶晴帶雨總宜看東君不許尋常見

可忍狂風滿地殘

二月十七日同子友過宇文氏莊觀海棠二絕

漸老花羞人不羞  
枉因風雨結春愁  
意行忽欲江東去  
錦帳三分半未收

長橋納納裊東風  
倒射斜陽千丈紅  
晚色自佳人不見  
青山翠霧碧波中

信口十絕

細雨蕭蕭懶出門  
爐薰消盡有餘溫  
案頭不著閒文字

時把楞嚴信手翻

縛虎斷蛟空有意  
殺馬且偷閒  
憑君呼我為居士  
一味臨流與看山

漫說昭君第一人  
檀車萬里託羌渾  
君王下詔求傾國  
不為琵琶畧斷魂

只須終日醉騰騰  
冷看榮枯本不曾  
蟻子側坡逢白雨  
婁囉與鈍兩無憑

山僧三十尚童烏  
危坐相看一語無  
沸鼎可憐魚欲爛

不知眼底著冰壺

園林換葉日初長  
竹閣蓮塘意思涼  
除却種花并釀酒  
更無一事可思量

庭前幽草何人種  
又是綠階數尺長  
主管風光元要此  
可憐魏紫與姚黃

早眠晏起從疎懶  
醉舞狂歌任性靈  
文八地矛曾次著  
人言屈子愧劉伶

慕陶徵君吾本意  
我亦能耕妻肯鋤  
贏得少年腰脚健

芒鞋却自勝肩輿

獻玉遭刖我自笑  
因黥得封人未量  
百年相勸但飽飯  
從渠蟻穴自侯王

絕句

圍爐獨擁夜深紅  
已是推額一老翁  
斷簡半披還半掩  
如今不作蠹書蟲

霜乾木脫氣堅明  
病骨驚寒亦強行  
折得梅花全未吐  
不應於我尚含情

口占

午照當窻樹影疎  
靜聽澗澗水鳴除  
便將一日平分  
半用酣眠半讀書

予客三池王正卿以四絕見寄次其韻

山房鏤劍澁生塵  
獨鶴沙邊久念羣  
我有好詩誰畫得  
一江殘照數峯雲

夢中行盡好山川  
照水征鴻影自寒  
若向紫巖樓上過  
為傳片紙報平安

佳人望斷日平西  
可意相逢眼底稀  
漫說攜家終是客  
開愁惟有醉淋衣

我來在處說君名  
小軸人爭睹鳳星  
放却他時能致此  
定知阮眼為君青

薛公肅訪山中偶出不值公肅留詩次其韻

一舸初從帝所還  
綵衣照日眩爛斑  
今君已出雲天近  
我尚無錢可買山

紫極朝歸謝往還  
新篇落筆爛彪斑  
烏藤拈起都閒事



且看西湖處處山

再次才夫韻二絕

燈窻仍有卷披黃  
此地重來似故鄉  
安得清江都是酒  
勝金滿屋笏堆牀

木生殊不願青黃  
雨露根深無有鄉  
臺省從渠登袞袞  
未妨老子卧胡牀

譙令以縣堰絕句見示次其韻

疲氓糠覈自能肥  
一箇何曾吏扣扉  
鳳指翠梧求友集

蝗無綠野蔽天飛

我瘠不妨天下肥  
期公他日到黃扉  
憫農一念通精祲  
定遣驚雷霹靂飛

次韻立春後餘寒二首

挾冷朝陽未吐光  
小池猶有夜來霜  
東君自識沉潛意  
誰道陰柔解變剛

絳帳何時得罷開  
為君嘆息首空回  
亦知彈鋏無人聽  
收拾清詩分付梅

次黃仲甄峽中韻二絕

衆流自作一門去老子閒為三峽游  
弭棹初逢雲雨館轉帆便是帝王州

連日舟橫拍岸風祇應身世在疎篷  
旅牀獨繭皆愁緒青鏡明朝即老翁

舟中

販鹽賈客夜吹笛賣菱女兒朝刺船  
沽酒得魚能不醉幾錢堪買此江天

觀漁舟

晚晴吏退漫凭欄注目溪光巧映山  
忽見漁郎輕盪槳宛如相見在花間

坐上呈葉守

暝紫朝青千萬層使君衙退剩登臨  
東華明日軟紅裏欲看此山無處尋

宿白羊二絕

入得瞿塘始斂愁峽山行盡放眉頭  
澄江一道元如許

自在身心自在舟

古柳維舟帶暝陰  
衣寒剪剪到衣稜  
客中不覺年華換  
小市人家已試燈

次樂磧

客裏何曾得展眉  
偶逢一笑莫相違  
酒濃燭暗真宜醉  
風色蕭蕭愁欲歸

濟源廟海子內有二龜人以將軍目之投餅餌則至

我欲燃犀起蜃雷  
漫誇海蘼紙錢灰  
將軍不是池中物  
也為區區餅餌來

七月十六日離鄂渚

一萍泛泛幾時休  
昨日黃州又鄂州  
醉語醒來都不記  
小灣才轉失南樓

新灘三首

叢祠風俗尊淫祀  
灘戶生涯利客船  
儵忽未與酬德意  
不知曾有此山川

漁父長歌招屈子女兒高髻學昭君雖存九辨欲誰繼  
便有琵琶那忍聞

蜀船南來去未休吳船西上到沙頭人生能著幾兩屐  
三峽風煙替往愁

小孤二絕句

蜀岸無用苦犇忙百尺江心如許長無數鷓鴣巢徹頂  
只將險絕作尋常

瑤池縹渺是吾家嘗憶清觴覆九霞霧鬢風鬟天下飾

可須人世俗鉛華

舟中

大小孤山專絕險上中水府柄幽權行人股慄船頭拜  
小艇橫江來覓錢

帆風不飽櫓聲遲正是波平月上時今夜不知何處泊  
買魚沽酒攜舟師

蕪湖即事三首

燒痕吹盡荻芽生江南二月春禽鳴閒倚柁樓看遠水

依依楊柳故園情

南人重魚長食鮮  
小魚棄擲不論錢  
老翁操網兒弄槳  
一家生計在漁船

社風連日舟行遲  
社公有馬誰能騎  
不妨酌我盎中綠  
依舊離騷醉讀時

瓜步兩絕

顛風惡浪雨喧阗  
往事愁中一笑哈  
江上有人來吃酒  
故應虎子是瓊杯

阿堅狼狽佛狸犇  
豈是長江解有神  
猶憶戎首南伐語  
會知正朔不歸人

蘄步四絕句

去歲南乘下峽舟  
西歸仍此聽巴謳  
題橋亦淺丈夫事  
未贖當年犢鼻羞

數峯遙指峽中山  
漸喜岷峨氣象還  
萬里虎頭華髮將  
只求生入玉門關

一樽相屬慰蹉跎  
酒債街頭苦不多  
饒舌小僧休口說

年來何事不消磨  
燒紙船頭祭水神  
杯盤燈火夜青熒  
老巫得玳舟人喜  
想象靈君醉未醒

偶成

驕陽前日擬鎔金  
積雨逢秋却厭淫  
本自乘除無德怨  
枉勞嗔早復嗔霖  
小溪淺澗如焦釜  
一雨朝來萬馬奔  
擡手欄邊誇海若  
已無餘瀝到餅盆

黃流衮衮蹴天來  
截岸夷洲不可裁  
鳧鷖疆封遽如許  
莫貪浩渺徑須回

畏日得涼才小愜  
因秋感歲却成悲  
君看八萬四千劫  
只在爐薰起滅時

爺娘把筆祝功名  
四十衣衫半是塵  
倦去引杯成獨嘯  
兒癡失學未須嗔

未老形骸足自支  
惟憂多病釀成衰  
詩書猶作發邱將  
稽首竺乾真我師

樂天已貴杯常把元亮雖貧飲亦豪等是逍遙吾自擇  
不能為白但為陶

有弟書來喚我歸客情偏覺雨聲知恰當濁浪粘空際  
正是青山到夢時

眼入平蕪隔暝霞有兄官滿未歸家三人兄弟仍三處  
指點飛鴻一嘆嗟

仲明我友一肝腸愛子慇懃出妙方病後藥囊真壁壘  
老來貝葉是資糧

過長橋予醉卧不及觀用仲甄韻

長橋萬古入騷吟跼跼輕帆卷夕陰卷一作墮醉卧不知清  
景失老鏡電掣笑秋鷹

富池祠

卷雪樓高首重回江東那得許人材只應漢鼎三分從  
便有英雄一聚來

蕭何識信在逡巡此事從來妙若神不是將軍難著眼  
正應黃祖是凡人

富池羅漢院有錢希白中大科赴信州別駕時所  
題詩有陳朝栢二絕句

聖世能收晁董策孤舟來唱鄂君歌一看獻納元台表  
可特修名在異科

皮膚脫落餘真實鬚鬣蒼浪閱歲華突兀一根叢棘裏  
不知幾見後庭花

題富池羅漢院

竹深樹老小禪開開對江淮千古山萬舶堆中江上樂

時時簫鼓寺前還

登寶公塔

樹老巢翻鷹亦化錫飛近地鶴猶驚太平寺主今安在  
潮打山圍建業城

三尺杖頭閒一把興亡隨分百餘年我來但愛松風好  
覓得僧窻一覺眠

再遊蔣山

寒山寺裏立斜暉只有垂楊自在垂不待新亭成洒涕



向來已識寧馨兒

立經豈解亡人國萬卷平生最苦辛只作卧龍嗟晚悟  
當年人畏近前嗔

客中二絕

客中有夢自難成未了風聲又雨聲二十五聲秋夜點  
誰人數得甚分明  
角聲定自與誰語月色不應無為明已作楊花著泥久  
無多心事惹愁生

對月戲簡坐客

夜涼溪月等閒斜半折寒蘆委雪花一葉與君從此逝  
松江煙雨著浮家

巫山一何高七絕

巫山一何高片片朝雲飛靈雨滿旗神女去夜月吹笙  
神女歸

巫山一何高積翠擁陽臺欲向楚臣誅綺語莫問襄王  
來不來



巫山一何高鸞停鵠飛舞上頭有路通紫霄正恐朝元  
從此去

巫山一何高山空夜寥寥我有不餐煙火句黃冠留作  
步虛謠

巫山一何高羽衣飄婀娜歸寧金媪到瑤池爛熟蟠桃  
求一顆

巫山一何高駘蕩壺中春玄猿莫遣上山去偷飲仙漿  
醉攬人

巫山一何高曉雨發黛青癡兒休作髻鬟看浪起矛戟  
生心兵

詞

踏莎行

靈泉重陽作

菊露晴黃楓霜晚翠重陽氣候偏如此異鄉牢落怕登  
臨吾家落照飛雲是舉扇塵低脫巾風細靈苗醫得  
人憔悴尊前點檢欠誰人惟有斷鴻知此意

如夢令

前題

老插黃花不稱節物撩人且任破帽畧遮闌  
越甚不飲不飲和取蜂愁蝶恨

醉蓬萊

同幕中諸公  
勸虞宣威酒

正紅踈綠密浪軟波肥放舟時節載地擎天識堂堂人  
傑萬里長江百年驕敵只笑談煙滅葭葦霜秋樓船月  
曉漁樵能說分陝功成沙堤歸去袞繡光浮兩眉黃  
徹了却中興看這回勲業應有命圭相印都用賞元功  
重疊點檢樽前太平氣象今朝渾別

小重山

綿守白宋  
瑞席間作

輕著單衣四月天重來閒屈指惜流年人間何處有神  
仙安排我花底與樽前爭道使君賢筆端驅萬馬駐  
平川長安只在日西邊空回首喬木淡疎煙

青玉案

和雅守蹇少  
劉席上韻

相知元早來何暮社鷺送秋鴻鴈去春草春波愁目注  
酒香花韻綺譚妍唱怎不思量住虛無指點騎鯨路  
箇是騷人不凡處畫棟雲飛簾捲雨風流千古一時人

物好記樽前語

虞美人

春懷

一春不識春風面都為慵開眼  
茶蘼雪白牡丹紅猶及樽前一醉賞芳醲  
東君人是匆匆去我亦無多住  
四年薄宦老天涯閒了故園多少好花枝

點絳脣

德茂生朝作

一剪秋光阿誰洗得無纖滓  
水壺徹底人也清如此  
萬里歸來著箇斑衣戲  
慈顏喜問君不醉更遣何人醉

感皇恩

無害弟生朝作

萬綠壓庭柯雨晴烟潤  
三尺金猊麝微噴  
百花香暖釀作九霞僊  
醞祝君如此酒年年飲  
插額漢貂垂腰蘇印  
趁取如今未華鬢  
三茅兄弟總有丹臺名  
姓蟠桃熟也未教人問

武陵春

德茂乃翁生朝作

曉日簾櫳初破睡  
寶鴨宿薰濃  
笑指圖中鶴髮翁  
僊骨宛然同  
萬里郎官遙上壽  
五馬茜衫紅  
待插花貂酒

滿鍾仍是黑頭公

謁金門四首

春曉

行不記貪看遠峯顰翠風約柳花吹又起故粘行客袂  
老大渾無懽意不為傷春憔悴茅屋數間修竹裏日  
長春睡美

空竚立又是冷煙寒食開盡荼蘼都一色東風吹更白  
我是綸竿倦客道上行人不識著取蓑衣拈短笛沙

鷗應

春又晚楊柳曉鶯啼斷落盡殘紅餘片片風狂都不管  
作客惟嫌酒淺未敵閒愁一半人與青山誰近遠可

憐春夢短

上數尺江草江波同碧晚雨吹風才數滴行人心更急  
漠漠疎煙如織遮斷客愁不得腸斷故園無信息燈  
花閒手別

玉漏遲

送官東南

東南應眷倚當年麗絕今其餘幾雲錦飄香好在藕花

十里六月長安徂暑只一雨滂沱都洗君好為攜將蘇  
醒三吳生齒 總道秦蜀謳吟但消得雍容笑談而致  
稍待秋風也擬買舟東逝收拾塵編蠹簡更飽看江山  
竒偉歌盛美還送往趨天陛

滿庭芳

過黃州游雪  
堂次東坡韻

歸去來兮吾歸何處舊山間却岷峨雪堂重到但覺客  
愁多來往真成底事人應笑我亦狂歌憑欄久雲車不  
至舉盞酌東坡 小年渾妄意斗衝劒氣雷化龍梭到

如今翻羨白鳥滄波松栢皆吾手種依然煙蘂霜柯君  
知否人間塵事元不到漁蓑

戲改殢人嬌

癡木無緇悶寧有火都是你自纏自鎖高來也可低來  
也可這宇宙何曾礙你一箇 休說榮枯強分物我惺  
惺地要須識破漁樵不小公侯不大但贏取饑飡醉來  
便卧

洞仙歌

別憶

雲牕霧閣塵滿題詩處枝上流鶯解人語道別來知否  
瘦盡花枝春不管更遣何人管取平生鷗鷺性細雨  
疎煙慣了江頭自來去不見鵲橋邊只為隔年翻贏得  
年年風露便學得無情海中潮縱一日兩回如何憑據

卜算子

前題

生別有相逢死別無消息說著從前總是愁只是不相  
憶月墮半窻寒夢裏分明識却似嗔人不憶他花露  
盈盈濕

水調歌頭

江上作

江漲解網雨衣潤熟梅天高人何事乘興來寄五湖船  
才聽夔夔疊奏嘔軋櫓聲齊發幾別故州山轉盼青樓  
杪已在碧雲端渡頭月臨晚霽泊清灣水空天靜高  
下相應總團團遙想吾家更好盡喚兒曹汎掃欣賞共  
嬋娟應念思歸客對此不成眠

臨江仙

江上九日即事

三春都過了尋常偶到江皋水容山態兩相饒草平天

一色風暖燕雙高 酒病耿耿何計那飛紅更送無聊  
鶯聲猶似耳邊嬌難回巫峽夢空恨武陵桃

于飛樂 為海崇作

薄日烘晴輕烟籠曉春風繡出林塘笑溪桃并塢杏忒  
睨尋常東君處沒他後成甚風光 翠深深誰教入骨  
夜來過雨淋浪這些兒顏色已惱亂人腸如何更道可  
惜處只是無香

西江月 為木犀作

色似臘梅渾淺香如簷蔔微清更張綠幄蔽輕盈巧著  
工夫鬪釘 露葉涓涓月曉風英點點秋晴江南江北  
可經行夢到吳王香徑

眼兒媚 中秋無月作

素娥作意失幽期我自不憑伊舉杯重嘆帖雲微笑應  
道人癡 如今老去無情緒只有睡相宜建溪一啜木  
樺數剪酒醒歸時

朝中措 失題



相思兩地費三年明月幾回圓  
鷗鳥不知許事清江仍  
遶青山樽前歌板未終金縷  
已到陽關趁取臘前歸  
去梅花不奈春寒

千秋歲別情

玉林照坐簌簌花微墮  
春院靜烟扉鎖黛輕粧未試紅  
淡唇微破清瘦也算應都是風流過  
把盞對橫枝尚  
憶年時箇人不見愁無那  
遶林霜掠袂嚼蘂香粘唾清  
夢斷更隨月色禁持我

澹齋集

澹齋集卷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澹齋集

卷九

表

天申節賀表

曰天下君曠代聞於間出惟仁者壽至理期於必然遙  
伸拜首之祈式表同心之戴中賀恭惟增光祖烈傳愛生  
民著三紀之勤勞興九葉之系緒推成功而與子畢協

宋 李流謙 撰

謳歌體妙道以法天獨高淵默德澤深而福備神慮澹  
而氣和自膺億萬之年寧俟再三之禱某身縻遠徼日  
接休辰渺渺彤庭莫覩漢觴之舉綿綿蒼籙獨祈周歷  
之延

又

有王者興至五百歲以天下養何千萬年惟生商之瑞  
自天申之凡戴舜之人與我共此三呼耳屬八表心傾  
中賀恭惟誕受珍符丕昭純烈履艱難而歷三紀功光祖

宗合南北以為一家仁及草木靡蹈過中之悔莫窺藏  
用之神方將游四海而御飛龍如天不息故能舉一朝  
而棄敝屣視堯愈光知進退唯聖人得名壽必大德屬  
流虹之盛節激舞獸之抃惊率土莫非臣豈但華封之  
私祝昊天有成命固非神筴之能探臣迹遠隆墀職縻  
遐服遙瞻閭闔阻趨九陛之深嚴近拜冕旒莫綴千官  
之雜沓

又

有王者興統實接於千歲以天下養夢將應於九齡八  
極心傾三呼耳屬恭惟動天唯德守位以仁坐臻無象  
之太平光膺有僕之景命推成功而不處永我慶文體  
妙道以獨高超然塵表德澤深而福備神慮澹而氣和  
殆將與造物者游豈止於後天而老臣拘維遐徼邈遠  
隆墀近拜冕旒阻薦露囊之瑞遙瞻閭闔輒陳金鑑之

辭

又

天開鳴社之祥寶興寶運地震呼嵩之響俱祝皇齡幅  
員所同宗祐有永恭惟聖若稽古大唯則天再光赤伏  
之符方衍蒼姬之籙功成不處將與夫造物者游德盛  
愈新豈止於後天而老當執衡之令月值繞電之休辰  
文軌一家戴父堯而子舜雷霆萬喙祈壽嶽而福川臣  
假守窮邊預聞觀頌稱觴莫遂但輸獸舞之勤望闕徒  
勞孰借鳧飛之便

會慶節賀表

惟天祐於一德方茂慶支夢帝與我九齡益隆景命適  
當盈數之月恭致後天之祈聲極嵩呼志深葵向恭惟  
皇帝陛下愛兼南北孝通神明有道之長開八荒之壽  
域無為而治得萬國之懽心丕承奕葉之燕謀將接千  
歲之聖統正歸馬放牛之際運撫泰寧值流虹繞電之  
期祥臻震鳳宜延洪於寶曆仍均福於函黎孰不來享  
而來王舉知善頌而善禱某謬將遠使阻綴周行俯陳  
金鑑之辭照臨莫及仰薦露囊之瑞舞蹈惟勤

又

蘿圖方永宜聖哲之施生穀旦親逢統邇遐而眷悅合  
懽謠而雷動願睿算之川增中賀恭惟守位以仁動天惟  
德受堯天下而不泰卜周歷數而過期鳳集麟游百樂  
坐於治國龍飛虎變萬物覩乎聖人以安四海之勤勞  
必享五帝之壽考况當良月允煥休辰俯察仰觀自協  
天人之助下動上應何煩祠祝之求臣假守窮邊遙瞻  
瑞闕竚超莫及阻陪神嶽之呼舞蹈不知敬上南山之

詠

又

誕開流渚之祥惠此中國虔致呼嵩之禱格於皇天海  
 宇一心聖人萬壽恭惟握符接統推澤撫民物臻時序  
 之和德致日新之盛幽靈錫羨福益本於自求遐邇宅  
 心思無有於不服休辰適值懽頌翁歸齊四大以居尊  
 仰參天地與九齡而協夢永主神人臣假守窮邊阻趨  
 華闕稱觴漢殿莫筮迹於簪纓注目堯雲徒傾誠於葵

藿

賀改元表

訖精裡而肆膏施及無垠更美號以紀年義符不息郵  
 傳至止觀聽竦然竊以元者氣之始哲王所以奉天名  
 者實之賓聖人所以彰德曰麟寶鼎庸昭迭至之祥甘  
 露黃龍載表中興之盛事標曩牒禮協熙朝恭惟寅畏  
 昊穹祇嚴慈訓爰因大亨既流春澤之濃併易嘉名實  
 體乾行之健凡同文軌俱極懽謠某假守偏州預覘曠

舉綿綿蒼籙獨深詠於過期渺渺彤庭第阻陪於率舞

謝宣賜曆日表

太歲在酉前民事以授時衆星拱辰環侯郡而奉命聿  
新觀聽同園文明中謝恭惟道體泰亨德符乾健臨御九  
載適進業之日登敬休萬年宜與天而齊壽周畿所隸  
夏正是遵臣濫守霞城欽承日曆定時紀閏式沾堯治  
之雍熙治郡養民願布漢恩之寬大

賀冬至表

陽剛得位文方慶於大來聖哲乘時德亦同於廣運歎  
均率上福集清躬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與天後先視帝陟  
降盡徹羣陰之蔽廣開衆正之門君子在朝士有光亨  
之言庶民蒙祉物無疵癘之傷坐觀玉燭之調安享袞  
衣之治臣分符有守戀闕無階激灑獸尊徒切涎流之  
望翩翻鳧鳥第勞占視之勤

又

黃鐘應律欣迎化日之長紫極垂衣共慶綈儀之舉式



均景祐溥覆函生恭惟皇帝陛下體道變通法天旋幹  
對四時而錫福綿億載以擁休氣肇一陽翕致睨消之  
喜心傾萬國益堅葵向之誠臣佐職塞垣馳神禁掖千  
官雜沓阻奉萬年之觴雙闕岩堯但極雙鳧之躍

謝賜茶藥表

溫檢式頒德意溥博寶奩載錫品物光華雖登受以為  
榮顧冒居而曷稱伏念臣守邊何補考績愈疎屢干從  
欲之仁將遂投閒之計低回未果覬勉獨慙豈圖叢爾  
之軀上軫惻然之念寵分靈劑遠及荒陬炫私室以輝  
騰撫危哀而愧發此蓋伏遇乾健下濟泰亨大來申恩  
推造化之慈加賜重臣工之勸永惟銜荷徒極糜捐哀  
茶可扶或未愆於膂力勤勞是效敢有愛於微生

劄子

上張魏公論時事劄子三首

竊謂功罪不別賞罰不立雖堯舜不能以一日治夫人  
之所共畏而不可強驅之前者死也然用兵則驅之死

而人不敢畏者以其所畏有甚於死而死之中有不死者存而求不死者適所以速死則其於死蓋亦有欣然就之者矣何故今使士卒操戈而前兩陳之相向擊刺之相及蓋萬死而一生人孰不畏之然我嚴立法制而明告之曰退必死進必賞彼苟進焉吾亟第其功不崇朝而賞之其退也不離跬步則誅矣彼其心必曰吾之進固有死然盡力而戰往往不死不死則歸而受賞不然一反顧白刃在後身首離矣夫如是人孰不求進未必死而有賞而甘就夫退而必死者哉古之人百戰百勝用此道也今日用兵之弊正在夫進未必賞退未必死夫進未必賞前有死道吾何為苦犯之退未必死後有生路吾何為不就之夫使士卒而知進未必賞退未必死則雖太公穰苴復生不知所以為計雖然士卒畏死吾不勝其治也責在將帥今將帥亦知退不必死矣將帥之愛身尤甚於士卒故將帥而知不必死士卒不可使矣不亡何待宋文帝七年與魏戰竺靈秀以棄城

伏誅二十六年垣謙之以軍敗伏誅南北之際不足言矣而猶有此焉近時周世宗親征樊徽何愛能引兵先遁即收斬之其後將帥亡有不用命者而平三關取江北諸州功冠一時實本於二將之誅然則今日之事愚謂先功罪之辨必賞刑之用而功罪之辨論賞刑之所加仍自將帥始持之不移斷以必行苟使將帥用命則士卒用命士卒用命則前無堅城進無強敵何攻而不拔何戰而不克哉

竊謂天下未定國之命寄於兵兵之命寄於將故將之任於今為最重然運文入之矛操倍尋之戟挽累石之弓遇城必拔遇敵必摧將也然今不患無是將患未見一禮義之將爾夫禮義之將必深明上下之分熟知逆順之宜通知古今服習法度知有君不知有身知有國不知有家謙恭而不矜廉儉而有守仁足以撫士卒義足以服強暴量足以容賢豪而不忘器足以任勲名而不驕有功即以讓其偏裨得財即以散其部曲夫如是

假其英名資其威望猶足以怖強敵折悍寇而況託之  
征討委以克復則何攻而不取何戰而不服哉荀子論  
將曰天下之將通神明少陵曰安得廉恥將夫將而至  
於通神明可謂難矣若少陵之所謂廉恥則愚言近之  
昔孫權教呂蒙以讀書謂非必區區於章句之間欲其  
通古今明大義知尊君親上而已晉文之圖霸也先定  
襄王以示民義伐原以示民信其後用之卒無敵於諸  
侯夫士卒爾而猶使知信義而後用將帥而使不知禮

義可乎今似不然矣謂之才者姑曰撫劍疾視彼烏敢  
當而已謂之賢者姑曰循循謹守不敢跋扈而已一時  
之所謂賢者才者已萬不及古況復不賢與才者又當  
何如哉嗟夫以此為將何以服士卒以此使士卒何以  
責之北首而死敵察厥本原豈不自知禮義始唐李光  
弼郭子儀俱事安思順不相能至不共盤飧及祿山之  
變光弼頻首請死子儀下堂握手丁寧寬譬以國難主  
遷勸令東伐曰此豈念恩怨時乎李光顏伐蔡韓宏疾

其功求所以撓之乃飾美姝以獻光顏集將士流涕謝而遣之裴晉公之入蔡也李愬謂此方之人久廢名分乃以節度使身屬橐鞬講郊迓之禮晉公止之不可其意欲以風變惡俗嗟夫使當今有李郭之仇往往因事報之矣有美姝之獻往往悅而受之矣以節度之貴重雄嚴未必肯俛首道周以展尺寸之敬矣故唐雖多亂而隨亂即平者以將帥得人而將帥得人者以知禮義故耳雖然今天下之大豈無一人知禮義如三將者恐

求之未至而任之未專耳欲望博加搜訪苟得其人益勉以古人之事使各相策勵以共奮於功名之會而毋自後於昔人不亦善乎

嘗謂用兵在知攻守而知攻守在將帥聽其攻守在廟廷人之言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攻守何必朝廷之聽而朝廷亦何必預其事是不然將而才專之可也朝廷無問焉可也若雖才矣而猶有所未至為將者何可不聽為朝廷者何可不問然吾於此有說焉將為之朝

廷議之將之所為是朝廷聽之否則禁之勿為是一說也然將之言朝廷未必盡察之則當反覆詰之詰之而盡其是非其說果非也決去之萬有一是猶將試焉漢趙充國伐先零請先事屯田朝廷迂其計璽書詰難至於數四充國亦堅持前議屹然不變朝廷卒從之而充國亦卒有功向使朝廷第守已行之詔不復更加詰難充國亦畏威迫勢輕奪已見以逢迎上旨則功之成否吾未之知日者吳璘之取德順議者不一其說或以為

竭有用之力事無庸之地或以謂實扼襟要得之可以進取朝廷未嘗遣一介究問本末徒以人言萬里遙度亟詔班師大軍未旋而地豕復滿於四郊向所得諸郡隨而淪陷兩京五路恢復愈遠至今人以為失策某書生也未能斷其是否然區區之愚私謂當璘之舉也朝廷當先賜詔書使條上攻取之宜若曰德順之為軍其地形為何如在我在敵其利害為何如得之果足以制敵失之果足以為患然後下其說集廷臣博議其說是

聽之使攻其說非明告而止之或璘之說是廷臣之見未盡又使反覆其言必使詞盡理殫而後已夫而是則或攻或棄必有成謀而無輕舉妄止之失今則不然璘之欲攻德順也朝廷不知其說朝廷詔之班師也璘不知自守其說一人焉曰德順之師可罷朝廷即罷之萬一德順不可取又一人焉妄曰可取則朝廷亦輕信而取之矣夫軍之一進一退皆有大害一者老師廢財二者可進而進可退而進俱失機會今璘舉兵頓之堅城之下亦既經時四川之財殫於供輸戰士之力憊於攻鬪一旦不問可否不究是非猝舉而棄之隳垂成之攻貽未艾之悔朝廷不知其議將帥又不能自守其說以數萬生命若一置碁之易是安得不失策雖然此已事不足追論然方用兵之際攻取之機其來不一或後有如是之比者似不可仍蹈前轍欲望朝廷用趙充國故事凡有攻取先使邊城條上朝廷熟議而後從之庶乎毋悔或曰攻取之機有一日數至者一一必先使邊人

條上朝廷平章而後行得無重失機會曰是不然夫攻取之形勢其利害有在目前者有係根本要切者若目前利害可進即進可退即退隨宜應酬將帥專之不從中御可也若其係根本要切如趙充國之取先零璘之取德順則不可不熟計深慮而後為之乎

### 論廟事劄子

竊惟七曲之神有大造於蜀蜀人事之舊矣而比年以來所在郡邑侈大祠房崇飾像設視前益嚴獨吾邑苟

便荒陋未遑改築靈風蕭然神不來舍日者鄉人合議願効力焉既以告執事執事俯已從衆亦幸開可而築妄有言焉蓋舉大事必有異論止異論必有老成今茲之後革數十年之卑陋亢大而高明之土木工徒費餘萬計化誘勸導震搖一邑可謂大事矣邑之人戴神之德之功以安樂其生孰敢不從然某之私意尚慮其間有吝財嗇力者憚而不欲為好勝護前者忌而不肯為善惑易搖者疑而不敢為合是三者黨伍相朋浮動相



扇將沮敗吾事故曰舉大事必有異論雖然天下之事則有天下之老一國之事則有一國之老一鄉之事則有一鄉之老顧今爵齒俱尊邑人視儀而聽唱者孰如執事執事有意而廟成矣何則執事能損半錙則吝財嗇力者將傾家以施執事慨然舉是役以為己任則好勝護前者將拱手而聽執事批龜而決持必不移則善惑易搖者秉心以服從故曰廟之成否在執事不在邑人是之謂止異論必有老成某鄉曲晚輩開口妄議則有罪然自惟其財之不足而不敢憚也知從衆人之所共欲而不敢忌也知是後之舉實當人心而不敢疑也且又以老成為可託順風請焉以來求主盟則妄議之罪可赦也日者屢有異夢非神以可託而告之也以其知老成之可託如執事者而使之言也某不言為負神神將降大戾於厥躬不可悔

與汪制置劄子

某才智淺短暗於事機加以耆衰迷謬滋甚屢蒙台慈

貶損俯加誦采而芻牧之見終無以自效殊深愧赧然  
某蜀人也於蜀之利害麤所諳委欲殫陳悉數恐祇益  
為煩而瀆台聽姑掇其最大者一二伏幸台坐試一察  
焉其一朝廷和好既成此實如天之福然愚意以謂使  
天下知和好之成必使之知和好之利而後可何謂使  
之知和好之利休息其力此和好之利也何謂休息其  
力稍撤邊屯移之近地使就食其粟而省漕運之費此  
休息其力之法也然此事可否在主帥而欲主帥聽從

在台坐倘蒙台坐軫納溝之念俯為蜀百萬生齒不惜  
一紙於吳公事必濟矣萬一於吳未可輕言妄意因其  
入覲或通此意於廟堂若自以上意喻之計無不從果  
從則蜀民真受和好之利盡出台坐矣其二蜀之為國  
無旱乾水溢之憂者以堤堰為命爾故蜀人視堤堰修  
壞以為豐歉之候去年一不治農時而水不至蜀人大  
恐有司治官吏之罪方行整葺而水已大漲施功無所  
幾有荒饉之厄其為利害益如此某之愚欲望台慈特

賜極念修治時精擇幹吏使以時興工毋忽其事庶幾  
工役堅緻無後時之悔則屢豐年矣其三紙幣之行於  
蜀舊矣雖有聖智莫能改然其貴賤低昂亦有可論似  
非屢陌之人所能為蓋某嘗聞蜀故老之練達者矣以  
謂欲其價常贏而無虧損之患唯使常用於官而不滯  
於私則可矣何則以一說觀之每州之春引直必虧至  
笋茶之出官司催驅之時則例增何也當是時盡用於  
官而不滯於私故爾故老練達者之言以為此乃流通  
紙幣之妙為今之計但常求所以用於官而不滯於私  
則無虧損之患矣區區三說實愚陋之見置之明鑑之  
下妍蚩洞然所以不避斧鉞冒昧陳述誠以台坐憂念  
蜀人之至求治之勤而下問之切是以敢私布之

澹齋集

澹齋集卷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澹齋集

卷十

書

上樊運使書

古道不振久矣平時號耐久朋杯酒接慇懃詡詡言笑  
相徵逐出肺肝指天日誓不相負一旦反眼不相識爭  
小利害甚於寇讐況其人身沒已久歲月荒遠墓木幾

宋 李流謙 撰

中梁柱金蘭情義宜愈益渙離豈復一掛胸臆乃欲望  
庇護其後人起之於堙阨而援之於衰寒使有不孤之  
嘆不亦難哉雖然古道非亡也人自不由也居今世而  
以是自任則古道固宛然也豈得以凡常齷齪之見遂  
誣一世之士恭惟台坐於先君子真耐久朋也其同僚  
其交承世尚有之而近時同僚至於反目交承至於攘  
臂豈必端以是為契好哉所貴於兩公者蓋精神心術  
之冥徐而操踐趣向之相似雖別體異軀不啻一人殊  
不避之罪竊非分之寵矣尚復何求然猶未免於無厭  
之請此蓋當在誅絕之域者姑冒昧言之而聽可否焉  
蓋台坐以父師臨之而獨可不一輸其子弟之情乎某  
今年某月日已得三考初意止俟一考至明年作四考  
以年勞闕陞不敢多妨賢路而竊公器適篋中偶存何  
舍人一削而張使君既許以改官狀收錄又憐其坎軻  
流落欲其並遂寸進乃復先以職狀畀之今闕陞文字  
遂僥倖有其二若遽舍之必俟一年後年勞之語似深

可惜於是始萌妄意欲更得垂成一削就今年三考先  
圖闕陞旁徨四顧無所依投唯有歸赴門下可冀萬一  
伏望台慈赦其狂謬未賜誅責以兩削棄去為可惜而  
不以後日再求出門下為無厭以一職令狀先次陶鎔  
使早獲放散然後重以京削成就使闕陞磨勘二者盡  
出乾坤之造比他僚屬受恩者若差異則某所効報亦  
不敢自同於他人而已恭惟盛德大雅曠然有容而冰  
鑑之明物無遁照其於某察之深知之熟蓋不在與羣

宗各姓殆如一家宜其投分之深締交之篤不但汲汲  
於生前而尤切切於身後用能回古道於萬鈞挽一髮  
之時使頑薄之夫為之興起噫嘻不亦盛哉是以勾龍  
某先君之子壻也而台坐愛之如其子壻舍弟某既辱  
驅使又辱論薦凡所以借之齒牙傳之羽翼者無所不  
用某之拜台坐於金堂也已二十年前而台坐每見待  
遇尤寵某之注此闕也以為淹遠則為嘆其求之官也  
則極力推挽使亟就賤次懇惻之愛愈於父兄稠疊之

惠暖於布帛仰惟台坐一世偉人凡擁帚門闕置身爐  
錘無非名流而某親戚兄弟顧何修而聯裾屬袂以得  
此此無他以先君子故爾非以先君子故以古道所存  
故爾然則某今也有區區至情不於執事焉布之尚何  
之哉某前任某官兩考今位展就四考通前為六則有  
磨勘之望此一段恩施固已專歸之台坐矣而台坐視  
一道吏屬之賢與能雖非某所敢望不應後之而先某  
然獨持向者之說妄僥冀焉台坐果若有意此已為犯  
吏比肩並解趨走奉事之際某之駑鈍尚何所言獨以  
論契好而求薦近於私一之謂甚而欲再焉近於不知  
足然希闊之逢特達之舉昔人難之日中必疇操刀必  
割此為投機者言也某方員門戶之託急百指之養有  
未能遠引高舉者故敢援此說以獻

上張雅州書

嘗謂天下幸會有如是哉生子其鄉沐浴濡潤則有粉  
社之好先世於其一門羣從號平生交芝蘭臭味異根



同氣則有久要之義兄弟出仕弟之為尉則在僚末兄之備數泮宮則為吏屬借庇託蔭俱得以斗升活其孥累積是數者求之於古竊其一猶足以藉手而況併有而兼得之西方之人以為緣法而智者以為機會不肖者以為忝冒噫某何修而得之其必有相之者矣然則使其或有哀懇不於門下焉布之尚將奚之某前任靈泉尉兩考今任展就四考通前為六則有磨勘之望此一段恩遇固已專歸之台坐矣而台坐視諸僚之賢與

能雖非某所敢望不應後之而先某然獨持向者之說或庶幾台坐一動心焉此已犯不避之罪矣然又有無厭之請焉某初止欲更一考用年勞闕陞而篋中偶存何舍人一削樊使者亦許陶鎔輒萌妄意欲先望台坐以職令狀收錄使足有三早諧寸進然後徐以京削成然之使首尾二年兩拜邱山之賜而闕陞磨勘盡出門下比他僚屬受恩者若差異則某求所効報亦不敢自同他人而已恭惟盛德大雅曠然有容而冰鑑之明物

無適照其於某察之深知之熟蓋不在與羣吏比肩並  
解趨走奉事之際某之駕鈍尚何所言夫論契好以求  
見近於私一之謂甚而欲再焉近於不知足然希闊之  
逢特達之舉昔人難之日中必疇操刀必割此為投機  
者言也某方游乎人間世敢援此說以獻

與鄭擇可辨屬字書

某愚陋不學掌教大邦日從瑰偉傑特之士游雖未熟  
接語言然觀其文詞覘其狀貌蓋平生歷游名勝之場

耳目所未聞見者固已心服而意降又蒙時出規誨箴  
其不逮尤所嘆佩如日者屬字之誤遽欲指摘以為諱  
字久謬積訛一朝泮解此則哲父察兄教其子弟者顧  
某何以得此宜亟奉教無異詞矣然頑鄙終有不自釋  
者蓋非好勝求以蓋其失亦問以辨之之義是以前日  
嘗援引律文并考證經史音義以丐指南矣退而思之  
疑卒不解蓋自有文章以來未有若東坡先生者也其  
人非特雄於翰墨忠義之節勁果之氣橫絕古今觀其

立朝尊君親上之心根於天性然獨在神廟哲考時其所為文章喜使此字蓋是時固諱之久矣而公獨不避且以燕閒之作歌詩記引或在所畧猶可也乃今皆用之君上施之朝廷垂之典策者此何理哉將盡數之不能悉試舉其概其作趙清獻神道碑云州郡以酒食相饋餉破家相屬也溫公碑云官其親屬十人范蜀公碑云令宗室屬疎者補外官又云時公已屬疾夫二三公皆元老大臣其碑之成必經乙夜之覽而後著之金石

公以肆然落筆何哉又其自上皇帝書云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又云廣置官屬又云賈誼請為屬國元豐中乞療病囚狀云若無親屬雖有而在遠元祐中繳楚建中詞頭云近者起文彥博天下屬目又奏巡鋪鄭永崇狀云並來簾前告屬又述災沴及修河事云舉酒以屬羣臣又論周禮擅議宗廟事云無非天下公議所屬且自敵以下名人之先為之子孫者猶且不堪公以人臣納忠於君垂紳搢笏成誦於冕旒之前乃斥其祖

考之諱至於六七而不少忌此則甚矣然又有甚焉其在詞林作溫公祭文云社稷之衛中外所屬又賜韓絳詔云卿德望之重中外所屬又賜大遼人使口宣云屬此方春之旦又賜孫固乞致仕不許詔云屬任之意又賜皇叔生日口宣云卿屬尊望重又奉安神宗御容導引詞云賜斷屬車音夫制詞乃王言詞臣特代之耳如上所云乃是天子自稱其祖考之諱夫以祖考所諱而號令天下於理順乎且東坡先生非不學者也非不辨

字之音義者也非素悖慢犯上者也今若此愚誠不知其說豈其偶失於此當時淹該傳辨者所不敢正留以待後之若足下者乎此未敢以為然也然東坡不見正於當時之淹該博辨者傳幾百年而得足下雖東坡先生於曠然發蒙而況僕乎願卒聞金玉之音以幸誨我不宣

上王直閣書

紹興歲戊午先君為尚書郎嘗獲拜台坐於臨安退而

誦其文歌舞其德於搢紳士大夫以為一時之榮遇又退而手書其姓氏於牘詔子若孫謹誌之勿忘曰後將大庇汝曹迄今歲己卯凡二十二寒暑矣先君不幸既即世而台坐凌厲華貫超躡顯美未即相天子澤天下廼垂翼於蜀而某始獲以疵賤不肖之軀唐突化爐因記異時之言嘆曰先君其神乎夫誦其文歌舞其德以為榮遇固也至於書姓字詔子孫使勿忘意者其已知台坐今茲之來蜀而某獲在下風也歟然則某今之得

見固非苟然者雖然此猶私也某嘗讀易至上六蒙之六四觀之六二未嘗不廢卷而嘆以謂士求表植於世而其才其行不足以自達則必求一代巨公委身攀附冀有以發然後悔斯光室斯通無慙於小人之歸不然日月在前自蔽其目咸韶在御自覆其耳則愚益愚庸益庸終於偕犬豕之齒而俱叢枿之腐顧不重可惜哉是以比之時皆以比輔為吉後夫凶而上六獨後焉故有無首之戒蒙之時皆以闇期明柔期剛而六四

獨遠之故有困蒙之吝觀之時盛德顯臨衆目睽睽而  
六二寡所鑒見僅同管窺故有女貞之醜豈非介於賢  
而不知事鄰於德而不知擇故聖人憫焉因六畫以顯  
義而指其所之乎恭惟某官德盛業備是固易之大人  
蓋嘗妄論之其宗主一時人物而為羣衆之所爭附則  
固易之比其剖抉晦昧而為暗者之所扣擊則固易之  
蒙其光赫盛大而為卑陋淺狹者之所羨屬則固易之  
觀使某於此不早求自託焉則無首之戒困蒙之吝闕  
觀之醜將萃於厥躬而貽無窮之悔矣是以既援其私  
而又取易之說以獻庶幾台坐或有取焉而不敢必也  
所業若干篇謹以代贄先世業是子孫不敢不勉誅之  
貸之俯以埃命

上王提刑書

嘗謂天以永祚遐福畀其國使億萬斯年無有終極固  
其君積仁累德大簡帝心以有是熾昌龐艾之報亦其  
臣左右介助先後弼贊遂濟登茲故其君既享有是報

則福之所被臣亦復預享之宜其子若孫蕃衍盛大條  
森葉布與國同休晉王氏謝氏唐蕭氏最號顯門晉享  
國二百年唐享國三百年而三家文獻相承簪冕相屬  
世居盛位而執要權與兩國廟社幾為終始其間異才  
輩出又皆軒磊超拔雋功殊庸震赫一代若不專以闕  
閱裔胄取重於時尤斯人喜稱而樂道之者本朝以揖  
遜撫運僊源廣深聖子神孫堯仁舜慈一治所範熾昌  
龐艾之福如川方至視晉唐幅員狹陋圖歷福促直漏

刻頃故當時朝廷之上碩儒魁士巨公耆老類能以格  
天事業蓋代勲績出佐盛明既自躬襲休榮備受祉福  
而叢慶所覃蟠固宏厚又間鍾奇產代為世瑞至於今  
奕然而愈光若宣徽王公固其卓越著見書在盟府炳  
如日星者蓋公自是絳闕真品丹臺僊吏跣足人世殆  
若戲然故能以早歲決科遂冠天下盡歷顯美安處崇  
華方承平盛際真主在上四海一家中國一人禮制樂  
調內恬外肅而公以棟幹大臣股肱哲輔如山如嶽如

虎如龍天下之所注想四夷之所偃服譬之河出崑崙  
橫貫地軸浸天沃日其來無際是宜派流之長萬里一  
道滔滔汨汨至於海而未已顧晉王氏謝氏唐蕭氏殆  
蹄涔淺澁溝澮猝暴立涸可俟何足多談故愚嘗謂天  
之昌宋若無終極則其昌王氏亦何有終極乎恭惟某  
官宣徽公之令孫而當世之傑士也學博而精道峻而  
容英果之識足以決疑滯穎利之才足以剴叢劇固自  
濡染不凡賦稟特異如渥注馬隨地必千里如丹穴鳳

振羽必五色伏自剖符名邦政績彰徹聲搖烏臺聯封  
合章引致華近雖未即召除已屬宸眷寓直寶閣按刑  
劇部竊惟攬轡以來振起惰偷興殘補漏勤民勸國之  
念如切膚肌條教風飛禁令霜肅郡縣奉行疾於郵傳  
村落林野稚耆鼓舞如對公面如接公語飽食酣卧無  
有一吏傍門喘咳茲又輕觸畏景肅驅軺駕親按列城  
玉節所臨當暑森豎噫嘻凡人具是賢智美善雖出小  
家寒鄉猶使人抵掌矜詫不能已已而況濟以大老故



家之盛則其頌詠夸述是豈單詞所能髣髴某妄男子  
始以世隆得官魚緣鎖試遂竊名第方拏舟南下賤闕  
偶及饑來驅之徑就寸廩疎庸謬愚亦幸書考邑荒職  
冗如在深穿仰睇崇臺何啻霄極春初蒙大帥號召以  
職事留府城是時適值台坐擁節入境某尾吏屬一再  
瞻奉固用欣快今又以弩矢在車塵之間其於覲德差  
近焚躓因伏念國家之永祚遐福未艾若此而台坐實  
與之俱又其賢智美善如上所云某之獲在吏屬與夫  
數覘顏色非幸而何是用忘其固陋輒持是說并以斐  
文若干為獻庶幾台慈或鑒其愚而與之進

上宰相書

嘗謂天地之大海為大若為乎其大也我知之矣蓋不  
在於彌亘六合并包宇宙上浸乾緯下溉坤軸淵乎其  
深浩乎其長乃在乎受衆水而容之雖勺潤涓流微波  
線溜凡行乎地中者往焉而海納之如納大川是以水  
得其赴各安其所歸無泛逆淫潰之灾方其赴海水而

已矣及其至海無復水名窮天際地惟一海爾海之為海是則為大若夫河之貫中國江之發岷隄濟控山東淮奄吳甸其蟠據之廣九州而四分之非不曰巨浸也然河有河而已不得而有江也江有江而已不得而有河也曰濟曰淮亦莫不然蓋其受氣於天地其分量固有底止源脈既殊派流亦別故可以大一方不可以大天下沉海之大又容是大者則豈可同日語哉故為水計者當之海不當之是四者非於是四者有不服之心

蓋苟非其類則有時而不我容然不若是大者之不以類而不能容我者某不肖蓋水之勻潤涓流微波線溜者也擇物無斗升之功負舟無針芥之力然獨知以海為歸久矣今雖遠焉萬折必東之心未嘗一息而已也試畢其說某之先人登政和五年第其試南省也傳崧卿為之冠先人在十人之列程文例進呈獨先人之文徽廟親洒宸翰褒之儒林以為寵其後為館職為尚書郎蓋紹興七年也晚作簡二冊以終而遺澤及其不肖

之嗣初某之未命也先人責以不獲世科屬鱣言益苦  
某不能力竟負先訓最後兄弟受身後之澤然日夜感  
勵抱此巨恨思有以自贖已而魚緣鎖試偶登科目若  
麇酬九地之望者家貧急祿不果祇奉大對例恩天恩  
賜以名第初任備員成都之靈泉尉今年二月書兩考  
薦者僅如格更一考可闕陞而代者亟來即日解去將  
再赴外銓望一闕方在天上而口腹之養旦暮為急因  
伏念先人以儒起家而不肖嗣勉讀其書亦僥倖復收

舊物乃今一飽不繼將有溝中之虞蓋水之失其性而  
泛逆奔潰者是雖極甚么陋然在大者固將有所不忍  
棄也是以某寧不之江之河之濟之淮而惟海之赴方  
其赴之之難也雖衆浪激之而不亂大山大石觸之而  
不沮蛟鱓魚龍震搖之而不駭必求達於所至而後已  
實以海之大有以容我非若江若河若濟若淮擇水而  
後受也恭惟某官盛德大業元勳偉烈其所以吞吐一  
世灌注千古無適而不為海其間明珠之璀璨大貝之

沈齊集  
錯落珊瑚火齊之珍奇固其文章之足貴也洪濤巨浪  
之噴激懸流湍瀨之騰湧固其威望之足聳也千斛之  
舸萬斛之舟如浮一葉固其氣量之足載也霞裾雲旗  
之往來靈宮仙島之出沒固其高嚴祕邃之足慕也適  
丁休明遂建上宰凡所設施人莫知其涯涘以蠡測之  
但見夫加之以隆名大位而夷然不欣猶納之以萬川  
而不溢也凌之以獷敵巨寇而昂然不動猶洩之以尾  
閭而不減也鯤鵬之大既安於飛躍蝦蟹之細亦樂於  
游泳此某所以不辭萬折險艱辛苦而必赴之伏惟鈞  
慈垂察其懇迫之誠推夫納大川者納之而不棄容蝦  
蟹者容之而不拒則某歸赴之心麤若小慰某今所合  
入闕云云苟於是數者望意或界其稍近之次使竊一  
飽之計則某又若鷗鼠之飲於河滿腹而止豈復有所  
缺望哉

上張建康書

嘗謂人情之去就離合未嘗不在於榮瘁廢興之際而

慨然可以感念亦未嘗不在於存沒生死之間蓋當塗  
巨公方其操利達之柄制富貴之命吁呵生風雷叱咤  
移海嶽當是時凡具血氣心識苟思有以致其身求遂  
其尺寸之望孰不知填然躍而趨之一旦時有消息運  
有泰否車音在其耳而所謂伺候門牆者遠矣頌詠功  
德者往往變為讒且謗矣指日誓天願以身徇者反眼  
不相識矣此非他勢使然也獨有人焉秉志益堅信道  
益篤不以榮瘁興廢易其守曰吾主若人若人榮瘁即

吾之榮瘁若人興廢即吾之興廢也吾盍為而輕於去  
就哉嗟乎是人也雖不逮古人實今之古人固疾風之  
草歲寒之松矣俄而所主者復進而在上瘁而榮矣廢  
而興矣而是人乃不幸溢先朝露埋骨朽壤不得復依  
休光潤澤以伸其積年之憤視墜簪破履反得再登君  
子之堂則其慨然可感念豈不動仁人長者之心乎某  
不佞試畢其說先君工部以鄉曲之舊辱鈞坐不世知  
遇自登法從薦以自代夫薦之代己此豈細事在他人

以為文具而鈞坐實出推賢揚善之本心已而出使川  
陝又置之賓幕其還朝則載之俱當國則召而用凡所  
以培植長養灌溉成就者不啻父兄之於子弟古人所  
謂知己所謂恩遇豈能過此在先君當如何報不幸薄  
佑數竒上累生成棲託未幾鈞坐適去國於時先君之  
身雖留於朝而心實惟鈞坐之從鈞坐之去未久也趙  
丞相屢遣人致意願見先君曰吾主張公公去席未寒  
吾以么麼進取輒望之而游他門可乎卒不往趙相為

人言吾知某甚賢而文特未嘗過我亦大佳意若嫌公  
之不來也已而柏臺以為言班列以為言先君迹睽以  
危乃力丐補外除潛東梓時呂本中舍人當制意有所  
不快曰是雖優於儒學財計非長宜試以郡廟堂遣人  
調護欲易以憲呂又不可乃授小壘以歸其後蜀士者  
薦先君於秦氏者秦曰此豈非某氏客邪卒不報秦用  
人最為不次於其同年之好尤篤持節把麾者猶其麓  
也獨先君當其時間廢以老然先君每欣然不以芥蒂

嘗曰張公有大勲勞於天下天下實父母之雖公欲自  
逸天下其庸釋焉彼鬼域不量豈能久蔽日月旦夕行  
相矣吾未死尚及以晚景累公藉不幸而死吾有子可  
待門戶公苟念我不忘必惠吾子吾豈可進退出處以  
辱公已而先君不幸果死迨今年鈞坐始以天下不  
能庸釋之故再登用將入相天子盡鈞陶天下之士某  
因伏念去就離合於榮瘁廢興之際先君若無負而其  
存沒死生可感可念者妄意鈞坐或以動心先君素不

治產薄田之入不足以糊口兄弟三人奉家法惟謹今  
尚同居解官合食即有不足之歎兄長某某官非久替  
罷舍弟某某官尚待遠次某備員某官再書考薦者幸  
如格更一考可以闕陞而代者迫之去銓部難得闕求  
一苟祿地未知所向唯廟堂特達陶鑄一闕乃可贖食  
而療饑地寒人微無以自謀伏自惟念非鈞坐惠顧求  
疇昔錄先君去就離合之際不苟於門下若此而其存  
沒死生誠若可念特以邱山大惠重卹其不肖之孤假

一字之寵於廟堂庶幾得合入一近闕以濟旦暮之急  
則某迫切之懇尚何所赴雖然此救焚溺之計也至於  
願展薄伎仰備使令則日夕企望鈞坐歸踐冢司當亟  
叩黃閣以干識察凡先君之所以欲報鈞坐而未果者  
將盡效焉蟻螻之軀不敢愛也所業一篇非所以學姑  
藉手以干是正脚色闕目併塵小史之聽伏幸采覽

澹齋集卷十



澹齋集

卷十一  
書

上汪制置書

嘗謂霍去病號漢名將其捕虜斬級功冠一時然史臣稱其亦有天幸竊試言之天幸云者其幸有賴而後濟者哉夫天下事功奇偉卓絕固屬之才與能而使之成

宋 李流謙 撰

就建立非天幸誠有所不濟故李廣之才氣自號無雙而流落不逢結髮戰匈奴至於白首封侯賜爵反出妾校尉下想其當時視去病輩特乳臭兒曾何足睥睨彼其區區際遇當專閫之寄所向輒克因之叨竊茅土冒昧寵榮非天幸而何史臣之言誠不為過由是論之有天幸如去病猶足以顯於世無之如李廣遂至以譴死然則天幸之於人信乎其有濟也哉某不肖以世蔭得官雖甚愚極陋自期無奮拔然所謂天幸亦若竊有其

麤請姑言焉以幸執事者之一聽竊惟先君往者仕於朝四海九州之廣俊傑茂異之衆而獨獲與台坐周旋其款道德躬奉聲咳非但途見猝遇者退而夸之鄙類告之子孫不一而足逾二十年而某乃得以屬吏趨走於節鉞之下此一天幸台坐大雅博厚又重念疇昔眷眷簪履以及其後之人某之為吏才智淺拙術畧迂疎無一長可贖百譴而台坐洪度包荒至仁藏疾畧而不問使尚得偷竊斗升活其孥累而不以罪去此二天幸

恭惟台坐以冠天下之文章曠百世之人物未即登丞  
弼相天子黜陟天下士輒從禁嚴外託藩翰凡為蜀郡  
邑何啻百千其有一藝一庸挈持抱負以上干化治者  
亦豈能以縷數而某獨有此二天幸乃不能踴躍以前  
求刀圭靈劑化此凡骨不幾於得徑寸之璧夜光之珠  
而輕擲之歟是用忘其僭冒不避之罪輒以蹇剝之蹤  
赴訴門下某前任某官通今任考第妄意可以僥倖所  
謂磨勘者然負丞大府凡二年其獲親奉使令於前實

不能數月而攝三邑乃居其強半用是求委不肖之軀  
於造化之爐者常後衆人而曰二天幸者未果敬拜實  
惠今茲解去賤職將遂歸耕田畝矣獨先君門戶之寄  
一念未能忘向來漕使樊公任公嘗賜收錄而過者大  
叅虞公不以無似亦汗薦墨矣况平時依之於天庇之  
於父母又操二天幸如台坐可不汲汲焉百拜以請哉  
重惟先君棄世幾十五年兄弟三人埋伏選詞迄未有  
一人少遂尺寸之進者悼念先烈幾於委地故每食未

嘗能飽而寤未嘗交睫也伏自台坐入蜀凡向之獲交於中都者蓋嘗數其後之不振固未若某兄弟之甚誠亦台坐之所宜動心今者某獨幸考第麤足而薦削亦有垂成之望倘台坐一引手援之則豈惟某祇拜大賜泉下之靈重鼓舞邱山之惠矣

上沈荆南書

某蜀人也仕不出州縣聞東南有王城天子聖神文武如古軒義宰相百執事皆天下選心頗慕焉於是買舟

而下既至閩都邑之浩穰睇宮闕之華壯觀宗廟百官之富與夫禮樂文物之盛心愈加慕文思一遂迹其間而當國者不以其愚不肖使備數宮庠地寒而清實與人稱且一歲飽食安坐無所効其技加以多病思念欲歸廟堂知其終無用亦遂許之某退而伏念士幼而學學而成就不願身極榮名極彰然屏荒區伏遐裔則求知難進為不易某幸身居中都耳目所接不相則卿少噓呵之伸臂可萬里而迺汲汲於去何哉蓋某能薄不

足使人知智短不能求人知性僻不欲強人知至臨安  
時小史進曰月當一見宰執應之曰唯唯又進曰月當  
一見侍從臺諫應之曰唯唯而時見時不見也非某敢  
有所慢蓋前三說實使之以是王公貴人亦昧昧相視  
面顏不熟於其目姓名不經於其口已而補外得請乃  
有謬稱之于中書王舍人者舍人欲觀其文某匿不敢  
進或曰往仕于此夸矜見所長則為自媒干進于今庸  
何傷於是始勉強書其不腆之罪一二以贄而舍人變

色獎嘆以為近古作者且宛轉於廟堂使之留而某則  
已東擔於行人第一往見謝其汲引獎藉之意而已恭  
惟某官勲業在朝廷名聲在天下方於禁林於樞筦某  
固嘗尾朝士間伏竇墀然朋輩列坐不出俄頃語不過  
寒燠相公亦泛接而茫視之初不熟識非相公不知某  
蓋某未嘗求相公之知也今者舟楫西遡再獲望榮戟  
相公政成暇豫無前日機務之煩賓客造請無前日紛  
至皆齊來之擾其於某也即之為甚近察之為稍詳而某

方歸守遠次將抵家縉故書理舊學時從田夫野老游  
無復垂涎於榮途華貫則亦無自媒之嫌于進之醜是  
以輒書其進退出處妄意相公之知雖然某今尚何事  
於知抑有以也去歲梁丞相罷相爰立之拜舉朝皆屬  
相公以謂相公肯與士類為地未幾相公超然遠引出  
為天子扞遠藩舉朝則大失望雖然事固有義我欲相  
易使人欲我之相難相公從容次輔初無一毫不滿之  
意而公論則爾端揆之拜殆有所不免相公歸歟爐錘

在手呼吸變化士類所係相公眎寒曹冗局有能薄不  
足使人知智短不能求人知性僻不欲強人知或有如  
某者相公其肯鈎索之於隱微拔取之於荒陋而進之  
否乎夫如某者而被相公之知則加于某一等與百十  
等者莫不被相公之知然後相公用如某者姑以長恬  
退抑浮競而用加於某者取其學術智畧以自輔則將  
見竭滄溟之波殫南山之竹不足以書相公益代之殊  
庸經世之偉畧也某亦欲以斐作仰玷匠目而逆旅不

能具筆墨雖然觀此書亦足以畧知其入矣

上曾丞相書

某蜀鄙人也行年五十有餘亦未嘗出蜀門屬神聖臨御俊哲盈廷百度修明政法具舉太平氣象恢恢復見今日於是聚糧買舟犯蛟鱓濤波之險冒昧一來黃綠忝幸偶獲備數宮庠以教育宗英為職職閒無事因得竊斗升以其暇時自學其學今且一年四閱月矣家在蜀一陬道遠貨單不能挈致孑然逆旅一影自隨而又

賦披孱怯多病蚤衰託身於童奴寄命於藥石凡資生之具無一而給鄉音家信動輒經年矯首天末何啻一萍之在江海且賤室素嬰疾疚子舍又復稀少萬里邈絕兩地憂懸故自書考即欲叩廟堂丐一外闕屬郊裡倥傯不敢有言今紫壇慶成大賚四海而某亦得以霽恩追爵先世既自以身綴朝行而又澤流泉壤揆其素分易滿易足惟是顧瞻松檀夢想田園晝不能置之七筋夕不能忘之枕席恭遇大丞相以大老聞孫當代碩

惠適鼎鉉正虛遂膺爰立萬喙一語以為是魯公復出  
伏自秉鈞以來其所施設嚴重周密有典有則無一不  
愜當人意凡百執事孰不貪庇惠宇競浴恩波以幸尺  
寸之進而某獨以私計迫遽如上所云雖欲逡巡門墻  
之下躑躅隸圉之間蓋有所不可是以輒冒嚴誅仰致  
私請恭惟大丞相納溝之念深播物之仁廣如一元之  
氣散布天地若大若小無有不遂其宜而得所欲倘遂  
蒙推其及夫莖芥昆蟲之微者而及之哀其天涯之流

落憫其仕路之遑迴又以其冒險遠不欲使之徒歸且  
嘗遣朝紳觀國光歲稍久畀以便近一闕使竊寵光以  
歸某之拜墳墓則草木有光輝見親舊則僮僕有得色  
自惟雖疲懦然先世作吏家法具在亦能勉竭不逮牧  
養細民以毋負造化生成之賜某又重念近世士風不  
競俗尚益卑凡仕之急於進者例假恬退以為名故凡  
索去者皆是欲留而號為不求者益深欲以不求求之  
故在上者亦厭其言忽其請某今區區之懇實出肺腑



無隻辭半語敢誣鈞聽實幸大丞相察之念之某欲面  
致曲折已納呼召劄子旬日未獲瞻望是以輒具短牋  
求通於記府仍具脚色及闕次一本仰溷

上王制置書

竊謂斯文神物也然自中智以下恃而取敗者有之故  
或指為一伎嗟乎文乎末可以一伎名之蓋自書契以  
來聖君哲輔建立設施其微至於具道德之要眇其博  
至于應事物之繁沓用而為謀謨策畧陳而為典章品

式著而為勲庸德業與夫高人貞士淑女令婦峭節偉  
行可以軌世範俗巖巖若玉雪者非有文焉傳而述之  
彰其幽隱而侈其煒奕使千百世之下焯然如觀目前  
則視無知之氓飽腹暖軀衝衝而活泯泯而滅則何以  
異耶又况一人之尊九州四海之廣羣吏百僚之衆蠻  
夷荒服之遠敷號布令以誓以戒以訓以告而無以達  
其欲言之意宣暢其彰善癉惡惠利養生之心則上下  
漠然猶禽犢之相視嗟乎文乎末可以一伎名之堯舜

三代之治至今赫然詩與書之力也渾沌既殞道之微  
指不可見伏羲氏以象畫之世未盡知也文王周公以  
辭孔子以彖象又以文言又以大傳人始得因其言以  
索其意而道託以不泯夫以文文治可也以文文道道  
之奧亦固藉於文乎而數聖人必用之則文之不可已  
固若此自漢唐以來非復古之所謂文然當時之人亦  
必用以濟於事唐德宗涇卒之變狼狽跳奔藩侯環守  
而不赴將帥恬視而不驚當此時人情渙離國勢彫削  
天下若無唐矣及奉天一詔武夫悍卒為之流涕彼亦  
舍宗廟社稷之奉去宮闕陛衛之尊蹈兵戈戰伐之危  
歷奔迸凌逼之辱未嘗一悟及讀于公異露布鍾震不  
移廟貌如故則泣然泣下李德裕相武宗平澤潞功第  
一至謂無官可酬一時錫賚之渥除拜之寵貴震天下  
然德裕不以自矜讀封敕之詞言皆予同謀不他惑則  
喜形於色親解玉帶遺之韓退之平淮西碑推原破賊  
之本旨識憲祖任人之意專美裴度也將負戰伐譁然

不服雖扑其石然度之功竟由碑以顯夫奉天之語不烈於李晟諸將之兵建中之幽辱不減于異露布之碑楚澤潞之功無封生之詞固自若淮西之碑不出退之亦必傳於世然數君子皆汲汲於是若真不可少者豈其發明事情披剝物理足以動悟觀聽震輝古今其用果於是急乎然則名之伎亦云過矣雖然致斯言也亦有由矣淺夫獮子內無所持改漁書傳竊其糟粕如閨窻弱女粘綴繒翠聯績繡組璀璨目睫而誑欺童兒因

偃然自以為文忘其據坎之陋肆行無忌以之矜己以之傲物甚至誣天而瀆神干紀而亂法而人始不堪之迺深排擊曰文皆如是嗚呼疾其人併及其文夫人則罪矣而文何罪又況其文非吾之所謂文哉使是文也而出於君子文其可廢乎恭惟某人以高文擢上第如董如是繼而代王言司帝制渾渾噩噩有三代之風而如常如揚者殆未足數雖其自得於聖賢闡闢之妙天人精稜之微以之位兩儀育萬物者固不在是然妄論

之閣下試于廷而後如董如晁者始足暴其學於多士  
用于王言帝制而後渾渾噩噩所以追三代者流布散  
傳于天下是文章於閣下不為無助文固助閣下矣然  
閣下以篤實之資高明博偉之學器量如海嶽聲名如  
日月大夫士因閣下之文愈重其人而文亦愈貴于世  
則閣下之助文章亦不少矣雖然閣下既以文自顯矣  
今以牧伯之重卧護諸將金城一面又且旦夕進而坐  
廟堂握魁柄澤及天下然則於文也其可少乎愚謂使

閣下勲業炳煥聞望流溢騰光流響於鼎彝竹帛之間  
其為牧伯也不愧古之方召其為宰相也不下古之夔  
高自非能言之士有筆有舌大書而侈傳之恐亦涕泗  
干時故愚謂閣下既以文自顯於今又當以天下之人  
之文而顯於後也某之先人以文名於蜀而行實稱之  
故教其子孫以文亦必以行某不肖竊襲箕裘於綴緝  
之工未也特不敢用是廢其行已孝友于家退讓於鄉  
誠信於朋友仕而勉於職業勤于事上庶幾操履之實

毋愧其先為斯文羞使詆之者號曰一伎異時獲廁夫  
道古今譽盛德入耳而不煩者之列尚足與四方英雋  
馳騁於門下豈勝幸甚

上何少卿書

竊謂賞罰國家之大柄清議聖人之微權二者均所以  
砥礪一世而驅之善也然而賞罰出于朝廷清議出于  
天下故世之論者曰賞罰重而不知清議實重何則賞  
罰用於治不用於亂朝廷清明百度時若賢不肖履位

而各得而後善者可賞惡者可罰季末衰昏淑慝背舛  
顏逐而躋升孔削而跣尊刀鋸陳前感不懼姦玉帛陳  
前寵不禁德則賞罰設矣勸沮之實烏乎在是其用顧  
有時而窮清議則異是也慕孔顏而恥跣躋人之本心  
也劫之而私沮誘之而暫勸情牽性亡清議者能以本  
心還鼓舞之於其所甚慕激而進焉於其所深恥決而  
去焉使其趨避之至情油然而生而不出於勉強故人  
之本心不亡則天下之清議不廢是以清議於世無時

而不用用於為治賞罰之助也用於衰亂賞罰之代也  
堯舜在上禹臯陶在下其賞也曰凱曰元孰知為天下  
之善則我之清議命之曰善而使賞之其罰也曰鯀曰  
兇孰知為天下之惡則我之清議命之曰惡而使罰之  
清議不興善惡不明善惡不明則堯舜不能以賞罰豈  
非所以為治之助歟春秋不淑國威外陵王柄不遷出  
天子者移強侯出強侯者移陪隸賞罰則不用矣然夫  
子以三代遺法起而治之隻辭銖輕有鉞有亥方其榮

草野泥塗之賤弁冕車服也辱弁冕車服之貴草野泥  
塗也榮辱出於口而賞罰及天下故雖未聞有寸莛之  
傷尺繒之惠然而扶奄奄之衰王挫額額之悍藩褫沾  
沾之諛魂碎矯矯之強魄使賞罰移於王不移於周移  
於禮義不移於強暴豈非在衰世則為賞罰之代耶由  
是觀之清議視賞罰果重不為過矣雖然清議則重矣  
為賞罰之助愚所願也為賞罰之代非愚所願也清議  
代賞罰夫子則可夫子之道大中至正之道也榮非私

欲辱非私愠而又忠恕之心加焉以下議上而上下之分不替以賤繩貴而貴賤之職不踰若東漢之鉤黨噓枯吹生之論僅類聖人然自賢之心勝疾邪之憤深秘立號名妄相刻畫布衣而許萬乘則疑於僭草茅而說公卿則失之狂其剛風勁氣足以激雄心動義槩賞罰託以僅存運祚因而少安然而過亢之危行苟難之苦節適足以嬰姦鈇搏逆鼎卒於俱亡而已是則清議之末流不足貴也方今聖天子在上內而宰相羣執事外

而州牧邦伯如耳目股肱之輔元首位置俱宜而致用俱適凡所動作無不諧當人意拔一士人曰賢黜一吏人曰不肖則賞罰之公若無藉於清議然清議猶不可廢則亦曰助之云耳林野有淹滯之能壑谷有超異之哲一言助而賞之可乎州閭有淫比之氓序塾有汙解之子一言助而罰之可乎然私聞之職賞罰者必以位任清議者必以德位可強有德不可必能則清議之責又似難於賞罰自非一代偉人挾天下之重望負高世

之絕識使有曰者贊有心者服其孰當之恭惟某官實  
大丞相無盡翁之外孫學術是似文章是似氣節是似  
謀謨是似坐廟堂佐天子操賞罰之柄以正天下其誰  
不以無盡翁期之迺今從外藩賓諸侯衆不謂宜然以  
其所謂天下之重望高世之絕識發為清議如星煌煌  
如鳳儀儀使有一去取言未脫口愚恐填然躍而趨者  
衆矣非獨人趨之也操賞罰於上者亦將視其所予而  
賞之加察其所棄而罰之及是閣下雖未及操今日之  
柄而主今日之清議則亦是賞罰天下者也然則有志  
於斯道者其可不亟歸誠焉以丐一言之識拔況某故  
人子而容獨後哉是用從史以前此生之榮辱將決之  
閣下而班三事位九列不足進矣詩文若干首姑以代  
贄顧未足以自見恐閣下欲第其殿最而後為之去取  
則亦庶幾焉

上張和公書

嘗謂師聖賢於其所聞不若師之於其所見得聖賢於



言議之域不若得之於其所行蓋妙道純德藏其倪於至微括其精於至幽雖聖賢身以河漢之辨善譬巧說不能自發其難見之情不可測知之狀而況託之筆舌寓之傳聞吾獨烏乎造其極而窮其涯以為自得不疑之學篤信於心而安行於其躬必也身出乎其時目觀乎其人察其自然而觀其所止視其偶然而循其所如因步趨也可以見道德之全體因警咳也可以窺仁義之至情於是焉會以凝然之神通以寂然之感則唇未鼓而意領席未遷而解顏彫龍千詞不及曾參一唯之要充宇萬軸不及子祀一笑之微嗚呼神乎吾於聖賢其可不師之於其所見而求之於其所行乎昔南榮趺見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榮趺懼而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也榮趺俯而慙仰而嘆夫老子之所謂偕來者誠指何人也榮趺始而昧然終而昭然則知其為偕來者亦果何人也卒之師弟子欣然心相印許夫子講道於洙泗從之遊者三千唯回也獨見之為

甚察得之為甚真蓋其求之也常在於聲音目睫之間  
動容周旋之際而初不在於屑屑語言之麤區區義理  
之微也子嘗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  
作過之必趨回乃喟然而嘆以為仰之彌高鑽之彌堅  
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夫敬齊衰敬冕衣裳敬瞽者何預  
於夫子之聖與回之所學而回於此乃矍然自以為有  
得而不能已至發於心聲形於嘆頌豈非以其誠一之  
性忠厚之心合內外而無間居造次而弗失所以為聖

實寓焉而彼誠於是而得之歟不然使二人於當時非  
出於其親見與得之於其所自行則第求之道德五千  
遺言何有於老子求之六經十萬餘言何有於夫子哉  
是故若孔老可謂善教若榮越若回可謂善學者矣然  
則當今之世有斯人為榮越為回可不息見而疾師之  
乎恭惟學為帝師智為帝謨見於開濟之勲經綸之業  
者特太倉一稊而太山一木耳至於承列聖人之道統  
振千載之絕學中和之功皇極之用位天地而育萬物

者蓋未可以筆舌授而傳聞得也而某也幸為里人且  
先世蒙知過門闌有持帚之地使其在遠獨當裹糧疾  
趨自此隸園以幸朝夕乎其前而況萬里歸來及業密  
華突然臨前榮煥星斗炯然在目則求師之於其所見  
與夫得之於其所行顧不在茲是以輒借前說以進恭  
惟鈞慈倘遂哀其愚有志使得執鞭弭奉盤匭以步趨  
末節謦咳微昔畧警誨之用開其愚進其學斥其僭來  
之累則某喟然之音不在俯軫仰嘆而後作也詩文一  
篇姑用代贄而已而所以學不在焉惟鈞慈進退之

澹齋集

澹齋集卷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澹齋集

卷十二

啟

謝類省奏名啟

易地以嫌固浪戰者揭名而殿蓋危得之深惟平平之  
人宜在下下自列自揆過矣敢去缺然竊以科目而論  
人材已愧築巖釣渭之舉文章而用場屋更慙經天緯

宋 李流謙 撰

地之功然天下不皆英才故哲王為此中制比詞聯韻  
亦知小伎之易工析句分章豈必耆儒而後可在豪傑  
屈首而就於兒童執筆而能自昔以來號多士之盛選  
由此而出半一時之偉人故凡有志於飛騰孰謂能逃  
於籠絡雖聖天子亦矜署刺之浮榮若才相公竟抱題  
名之遺恨况欲紹弓裘之習宜自勤螢雪之功念世賞  
之蕃醲豈妨自致顧儒科之清切亦許同升宜有異能  
允符清舉况試分干別所率人號為畏途城小而堅士  
倍於鬪水澄而游魚可數鑑靜而秋毫易分負笈引歸  
滔滔者皆是也援戈角逐憂憂乎其難哉欲邀一戰之  
勲宜有萬人之敵如某者襟靈不爽性識甚凡雖立志  
之似高顧為力之弗逮佩觿從傳已妄意於古人束髮  
趨庭亦剽聞於緒論謂六經道之大統而三代文之正  
宗此有志焉是為學者愚而自信不知適楚而南轅戰  
則屢奔始悟于齊而操瑟叢誚罵之四至積悔慚而再  
思惟先世之起諸生以高文而擢上第嘗經乙夜之覽

獨蒙宸畫之褒使之無傳命曰不肖而况舉遺書而親授勤勤肯播之功責舊物之必歸切切蓋棺之語遂易鉉於危柱旋更轍於通達步趨於有司繩尺之間模倣乎時流方策之作調柔舌本約束毫端僅居莊嶽之數年粗能齊語不見阿蒙之三日非復吳人旅葦帶以偕來挾鉛刀而一割筆頭快意但知三峽之倒流紙尾綴名不覺五窮之在側本期一德寧有二言謂雋功之收豈足夸而先志之酬為可喜秦強周弱初無蠻觸之爭

王後盧前僅有唯阿之辨靜言饒冒抑有夤緣此蓋恭遇某官道極高明器懷博大閱十百年而獨出指九萬里以橫飛奉對大庭並龍頭而高舉垂紳法從參豹尾以雄騫勤方名於塞垣輟嚴徐於詞掖軫白駒在谷之念推緇衣好善之心梯磴險途羽翮病翼度木而遺長短

原本作  
奉曲

恐棄真材相馬而畧驪黃欲收駿骨致令公

瑣亦在甄鎔某敢不益勵壯圖願卒前業剡箋訓之腐說歸求本心掃綴緝之虛辭專究實用幸棘闈之遂遠

欣墨飲之可逃隨意嘯歌縱口議論出入三百首豈復  
十二言之拘馳騁數千言不須五百字之限放蒼虬于  
學海馳健鶻于義天始欣學術之自由更覺語言之有  
味雖云薄藝猶能詠歌于聖時縱是虛名亦足報償於  
國士

雅州到任謝宰執啟

投犂作吏自知不堪剖竹為州俄出非望揣私心而若  
此稽公論而謂何冒昧承恩悚慚就列伏念某平平學

術譏藝能分甘州縣之榮孰借雲霄之便進循階序  
已貽刺於取禾超躐等夷更召尤於褫帶始由銅墨無  
補黔黎當從襜被之行忽冒題輿之選霜侵鬢側已驚  
三徑之荒綬見腰間又竊一麾之罷雖造物未容其廢  
棄而揆才恐速於顛儕况郡接於荒夷且民貧於瘠壤  
責輸弱戶懼常拙於催科仰給旁州憂每深於匱乏苟  
非仰託邱山之庇何以少施犬馬之勞靖求所安敬循  
有自此蓋伏遇某官文高經緯道妙彌綸出佐帝王之



真自有宰相之體四夷鎮服迄收銷僮之雋功多士朋  
來猶躬吐握之盛德旁叔又俊下逮菲葑欲共撫於秦  
寧乃不遺於瑣尾致茲孱懦亦預使令某敢不鞭策疲  
駑支扶荒憊二千石共理之嘆非曰能之十萬戶蒙福  
之稱不敢後也

謝監司雅安教官到任啟

枵腹衡門已嘗嘆飯不足抗顏師席敢自謂旁無人為  
貧而來何挾以教竊謂學校在今日固號闕缺置之邊

城於吏員誠為冗散然饒羊本以存禮而鄉飲亦足知  
軍方時右文執經及介胄之士在昔柔遠入學有趨裘  
之徒惟政刑法制固已從宜以施若禮樂詩書夫豈因  
陋而廢况雅安古郡近蜀名都士靡乏茂才地未為絕  
微設一官責之講論舉千里興於藝文在大農耗土黍  
之儲于吾道增邱山之重稱是選者必其人哉如某初  
亡他長謬有奇志指功名可立而待謂科舉不選而能  
蚤日趨庭嘗云孺子可教連年飲墨敢謂有司不明竟

從鎌闡始叨末第顧遲莫侵尋老矣念松楸付託茫然  
落窶渭南再歲服弓刀之賤遲回泮水四年甘藜藿之  
貧俄報更書亟祇賤次拜衣冠而興嘆莫測聖涯瞻俎  
豆以深思粗窺禮意方幸侏儒之飽已慚弟子之嘲期  
效所長灑掃應對足矣必求其實析疑答問難哉唯能  
託蘇刺史之天乃可免鄭廣文之罵此益伏遇某官喬  
出魁紀神交昌黎學術益有自來述作知其少匹分殘  
膏贖馥以乞後輩使朽樗散櫟皆預斯文至汲引之於  
久間如念骨肉仍教誨之而不倦真是父師崇篤曷加  
報稱無所某敢不一割代用十駕就途使方中矩而圓  
中規不敢任此有青于藍而寒於水方且願之庶收教  
學之功少答提撕之賜

靈泉謝到任啟

婆娑黃卷自笑書癡偃偻青衫初授吏網雖揆才而惕  
若獲事大以欣然可以無饑云胡不喜竊以德充乎已  
乃可出以為人道濟乎時故能推而及物儻製錦之未

學雖挈筭而不能故夫子深悅於漆雕而尹何切譏於子產慨古義之塵掃引澆風而蔓滋士鮮自量人多無恥用人之國而嘗試往往敗亡捨己之田而弗芸紛紛喪失宜事功之弗偉嘆人物之益卑居務退藏仕戒輕就若俛慙一尉實尾百僚粟方飽於侏儒職僅聯於游徼亦有賢者不屑居之南昌溧陽蓋當時高尚之士渭南朝邑亦後日經綸之人豈以妄庸獲茲忝幸如某者粗知向學絕不趨時無壞襪一線之長非青錢萬中之

選早承家訓稍諳稼穡之艱難初涉世途頗熟人情之真偽幸遺恩之偶及愧上第之未收年長益侵貧迫不報勉就外臺之銓擇得從蜀邑之走趨抱耒而耕甘遲回於遠次彈冠而出忽僥倖於昌期猝遽交辰凌兢就職炯炯日星之側行借末光巍巍岱華之旁切依重鎮始求寡過敢辱深知外省登名幸少舒其偃蹇窮途得祿更省慰於啼號此蓋伏遇某官詩禮聞家簪紳奕世長才穎利人爭仰于吏師婉畫從容望蓋高於賓幕尚

抑鵬飛之勇奮姑從驥足之小馳曲加海嶽之慈罔間  
纖毫之善致令凡瑣得預使令某敢不視國如家以政  
為學一身冰潔常操弗及之心四境風清全倚不言之  
化

上王總領啟

伏審班清華於少列卓出異恩佐調度於大農盡專外  
計引嫌亟避申命弗移載聆演綽之音益鼓抃鼉之躍  
竊以更治以考由漢已然歷試而升雖舜猶爾必暴之  
於人而共服乃縻之以爵而無嫌自公始來凡歲幾易  
已夔梓益輟迹之所盡經權牧漕刑使華之所徧照朝  
論熟矣上心慨然入當輔予已畀賜環之命慮不忘遠  
復勤扼節之留益隣邦方戒于不虞而徼塞正期于有  
備煌煌禁橐固資衮職之忠岌岌邊防亦重宵衣之郵  
唯金穀豈煩于儒者然鹽鐵嘗兼於冢司以此占朝廷  
之心知其兆丞弼之拜依仁既久為幸可知某官聰明  
疏通辨智宏達有陳元龍之豪氣負盛孝章之重名以

廉能之節濯衆汙以通變之才應羣劇舉目意了著手  
神融豈徒用於理財皆曰可以相國岐山斜谷之運當  
不廢於笑談蓬萊方丈之游宜即生於羽翼某幸儒科  
之世襲愧學殖之天荒方刻章盡及於羣髦而賤職未  
書於新考彈冠徒切吹律尚遲因桃李散植之時例加  
披拂若犬馬未先之日願效驅馳輒介捧觴之詞併伸  
搖尾之祝

上韓總領啟

光奉渙恩榮膺晉錫仍移中臺之郎選獨專外府之計  
司郵音風馳懽頌雲合知庇身於支郡宜展慶於記曹  
恭惟都大總領郎中才稟天姿慶鍾名閥器兼包於大  
小智同識于宏纖凡所至赫赫而有聲顧其長鬱鬱而  
未盡蕃宣騰最君相之所深知推牧書功華變之所同  
和亟須顯擢盡究偉能方窮邊萬虎兕之屯藉全蜀千  
舟車之運難于擇代幸茲得人當觀流地之錢豈廢發  
斲之力即迎溫詔歸踐清班某假守無功素殮有覲掃

門未卜莫窺數仞之墻賀厦徒勤敢致一行之敬

上汪總領啟

榮奉宸恩寵新使節總賦輸於全蜀佐調度於大農用  
當其人選協於衆恭惟總領郎中識通萬變智周百為  
梓杞斯明堂之材璫璣乃清廟之器久儲羣望聿簡上  
心尚煩四牡之馳驅蓋奉九重之眷妾惟理財正名曰  
義故任官必惟其賢畀付匪輕東求益遴輟榮嚴於巨  
鎮專會計于外臺是將足國以裕民務當哀多而益寡

邊方未撤困飛輓之久勞鄰好既通幸誅求之稍緩大  
蘇疲俗上倚仁人顧士安巧制于依昂念管子能權於  
輕重此吾民所深望者在君子固優為之宜一札之初  
頒舉四川之交慶某備員僚末屬耳郵音雖勉力於催  
科不敢輕忘於撫字願究心于約束亦期無負於使令  
實深下吏之懼肯後衆人之賀

上王總領啟

伏以別德城隅鬱犬馬戀軒之恨遡風天末渺川河赴

海之心雖緘滕莫寫其精微然情素或披于彷彿少回  
熒照俯洞寸丹某官岱華自高球琳不琢絕一世之才  
而持之以道貫千古之學而道之以權覺實先民器不  
留物道機冥運莫鬼神之旁窺智刃畧施忽電電之交  
下此整頓乾坤人爾豈斂散金穀者乎然蕭何潛關中  
而位冠元台寇恂輸河內而功參佐命稽洪範之八政  
以食為先考周官之一書理財居半視今尤急舍我曷  
居蓋國論稍新於前聞而敵情益險於難測謂宜厚款  
倉之蓄可但信平涼之盟惟公之謀必有以察微則事  
之至固可以應猝相天子在此行矣視廷臣何以過之  
某始由世賞而竊世科已在諸生之末初班吏版而託  
吏屬又居列邑之中方剡章徧及於羣英顧書考獨賒  
於數月似蒙記卹亦許甄收謹數日而得得來且順風  
而拳拳請念連帥誤加於論薦指盛門尤切于歸依大  
府崇巖拜孤函而汗浹脩途隔邈遣一介以神馳唯憐  
其輕千里之誠少慰其成九仞之志南風斯競大火正

中祈安舍於道和益仰崇於宸渥彌深頌祝莫既編摩

上楊總領啟

論一時人物之英獨勤慕用假半席儒宮之地偶託幘  
幘方當大幕府之開尚稽下執事之慶慎貽誅於後至  
輒脩敬于下塵某官皎皎高姿翹翹峻宇川流海注嬉  
笑怒罵成文麟游鳳儀動容周旋中禮步武昔叅於霞  
袂姓名嘗列於瑤鑪著崑崙薄蓬萊不遇故去弭靈旂  
回絳節自當復來方天子坐明堂以大臣制國用尤注

意於外計府故選才於近待臣式光九列之除爰重四  
蜀之寄念遠俗積貧而久困瘡痍莫瘳在仁人杰計而  
深圖毫髮不擾益完邦本彌結眷知蕭何之轉關中竟  
躋上宰冠恂之輸河內當冠元侯惟公以之在此行矣  
某以糝學據有若之坐無經筭解孝先之嘲託刺史天  
我獨有而自喜免官長罵飯不足而奚嗟屬炎侯之方  
隆祈生經之益矣

上查總領啟



省躬無似宜自置于散聞事賢有時顧奚論於早晚物  
蒙收于已屏途罷哭于將窮蓋教督于始者將以成就  
其終而鞭策于前者亦以警勵其後感服洪施激昂懦  
衷恭惟某官智光眇綿才絕等比文章孤出淵源家世  
之深議論橫吞土苴古人之與天祿分杖頭之照淮西  
磨<sup>楯</sup>橫鼻之煤倦承明直而輟獻可替否之猷屈外計府  
而用損上益下之義百姓足君就不足大夫賢人皆曰  
賢最聞益高驛台將<sup>迹</sup>識其大者將用於經綸開濟之

中眇乎小哉豈止此斂散幹旋之際遇踴躍之金雖以  
不祥棄待輪囷之木或以無用收致令瑣屑終累坏冶  
某賦姿不武行世多竒已再而衰實難堪於俎豆然少  
也賤正當任之斗筭匿垢含汙倚山海之藏息黥補劓  
干造化之仁不鳴之鴈念何逃於釜鶩半焦之桐尚冀  
加於宮徵敢不勉駕馬十駕之力庶幾及跋鱉千里之  
功少酬深知亦慰晚節

迎靈泉揚知縣啟

榮膺臺檄屈就雷封儒者臨民必憚鰥之有託善類為  
長宜批拙之可逃肅迓前旌敬紓賤臆某官學無枝葉  
行有宮庭典型猶及于老成樞楫共宗于宿德早飛英  
于太學莫齒何蕃嘗分教于外庠皆服孔子當以經術  
入侍乃從簿書滯留武城割雞益充其學道之志中牟  
馴雉亦推乎愛己之仁眷此邑之蕭條本厥田而荒瘠  
市亡列貨里乏強家撫摩使之各安談笑可以坐治即  
騰美最行拜寵除某以晚施生綴下僚尚餘年託巨蔭鞭  
其駑惰或少助於催科及此宴閒願相從於講學

上漢州張知郡啟

瞻烏所止吾誰適歸令龜而從利有攸往益讀書十年  
不知諸習主簿而封侯萬戶但願識韓荊州來何遲哉  
見已晚矣恭惟賦剛健之性有文明之才身傳正宗力  
起絕學功剖造化之窟誠窮精禋之淵義圖禹疇提挈  
宇宙元著虛畫包括古今方止圓行知象生數而數生  
理旁探願考謂人從地而地從天兼用不用之精微得

方又玄之奧妙變通在我何須六位之推遷應酬如神  
惟自一圖之指畫此足投九師於荒裔固宜號三聖之  
元勳既成已以自多必為人而愈有始遯世而無悶合  
乾之潛終與時而偕行法良之止輒嘯歌于三逕寄游  
戲於一麾屬當傾否之辰正賴康屯之業豈但得其言  
也殆將舉而措之三年之克鬼方式資遠畧七日而得  
婦弟行歸侵疆某於蒙貽遠實之嗟在比有後夫之悔  
念鶴峰之昔至曾龍坂之誤登不辱韓莊之麾許在籍  
湜之列接膝親授恍吞三畫于夢中倒囊畢傳笑得一  
編於地上慨園跳於日月悵茅塞於心曾幸今為一屢  
之氓無勞負千里之笈如臨父母最忘君子之愛人不  
出戶庭斯豈長者之絕子載加薰沐亟遂趨承自知為  
无妄之人輒期敬不速之客賜之便坐匪一肉卮酒之  
求指以正途欲吟風弄月而返

又上雅州程知郡啟

肅奉明綸榮分左竹專地千里其志可行貽福萬家所

及亦博方委躬于下吏敢脩敬於記曹恭惟一代豪英  
兩蜀閔閔驤首八極洗凡馬而盡空游刃三軍視全牛  
而不見雖名世之才間出亦盛德之後不同自應快鵬  
鷲于雲間久已困麒麟於地上雙旌雲卷風聞露綬之  
驚呼千騎颺馳洊著寒帷之風采惟雅徼郡在昔要州  
夷蜚憑凌地望雄于蜀鎮蔡蒙聯亘山名紀於夏書儻  
付長才便為樂土況弟兄聲績之相望盛集一門宜江  
山氣象之更新歡騰五色但可掃棠陰而坐嘯不妨遲

芝榆之特招即躋顯嚴蓋究施設某久深慕蘭殊幸依  
劉無經筭解孝先之嘲以純學据有若之坐免官長罵  
飯不足而奚嗟託刺史天我獨有而自喜

上虞叅政啟

抗一節以立朝精忠貫日鼓片帆而去國偉節摩天仰  
咨徒御之勤恭致記曹之問瀆尊是懼頌德惟勤某官  
識洞天人學兼流畧慮千齡而間出蓋一世以橫飛以  
趨庭之訓自致雲霄用學古之功發為事業長江妙畫

遂標望于官聯廣廷正言亦增重於國體方九重之春  
甚渥而三徑之念已深翩然來歸藉甚聲望拜松檟而  
無愧撫猿鶴而自欣雖晉公安綠野之游冲襟淡泊願  
安石注蒼生之望輿論播騰即諧鈞軸之持永茂旂常  
之縷某謏才亡取先盟未寒仰北斗泰山之高慕用已  
久快白日青天之睹拘縻未皇散因筆舌之微敬寫肝  
膈之悉朱明肇啟品彙咸彰願益啓于真俛尚翕求于  
多祉

又

辭榮丞弼忘重圭疊衮之尊訪道仙真適間館珍臺之  
樂人有周公居東之憤孰知孟子去齊之心屬當稅駕  
之初敢怠操觚之敬竊以合不合大臣視之而進退用  
不用天下因之而重輕有挾超世之資實當經國之任  
閭閻正論烈烈精忠中興以來未聞羣公于此何議泰  
山喬嶽木自不搖白玉美球亦復何玷徒起不容之嘆  
獨高易退之風唯陳平念之深何孔戣去之果神能改

窟駭驚河海之空寶鼎藏川忽失廟祧之鎮固奮髯而  
三嘆聊引吭而一鳴某官道德生知忠義性稟以簪紱  
繼世而自奮於科目以學術起身而獨擅于功名賈誼  
少年已達國體抑譚儒者乃知戎情端欲致中行之言  
蚤能辯平涼之詐卒驗靈龜之照仍收汗馬之功自古  
得獸不並於指縱于今運籌仍兼于決勝憑江一戰關  
運祚之興亡折敵片言繫國勢之強弱此王導謝安不  
足者于晉公汾陽則近之持此以博謗讒明哲不爾卷

之而就問燕聖賢亦然顧夫子反魯豈不樂哉特樂毅  
離燕有可慮者終遂釣衡之拜永光彝鼎之書某夙有  
先盟嘗辱化冶持鉉銘頌淮西之績深愧短才操杖履  
從綠野之游又拘賤次仰企龍門之峻少伸燕厦之勤

上晁待制啟

演綉大庭升華次對仍即帥壇之拜式光外間之際已  
建高牙凜威名于草木凡依巨櫺溢謹頌于絨膝恭惟  
秀稟江山器涵鼎鼐曾中萬卷真謂之行秘書筆底千

鈞何啻于脫吏脫游膺宸眷超歷華途烏府擊姦聳直  
聲于白簡鳳池接武騰美譽于紫荷重屈鎮于藩垣旋  
俯司于權牧方廟堂之謀帥欲制敵衝在禁掖以得人  
宜專戎索長城有託絕微無虞緩帶輕裘燕寢適凝香  
之與珥貂鳴玉詔泥速飛傳之招即諧端揆之登益究  
經綸之業某嘗塵下列獲覘末光逖遠鳳星日寄脩門  
之望更同燕雀遙欣大厦之成

上運使鄭察院啟

光奉細書寵昇華節眷四蜀之劇部莫最於所用一時  
之偉人實選于衆熒躔戾止懼頌翕然敬脩下吏之恭  
輒致記曹之問恭惟球琳不琢岱華自高貫千古之學  
而通之以權絕一世之才而持之以道器不留物覺實  
先民烏府騰聲檢人折其牙角龍墀接武多士企其光  
塵佇九轉以丹成薄三山而風引雖有孤於外官之嘆  
豈無惠此遠人之心顧窮邊萬虎兕之屯賴計府千舟  
車之衆必國與民之兼裕惟義理財之可為熟復訓詞

仰窺臨遣之意哀於疲俗豈專飛輓之功即疇顯庸益  
隆異眷受釐宣室造聞久不見賈之思弄印廣朝當有  
無以易堯之召某以拙學据有若之坐無經筭解孝先  
之嘲託刺史天我獨有而自喜逃官長罵飯不足以奚  
嗟式陳賀厦之牋併致掃門之願

上王都大啟

伏審光奉渥恩寵更瑞節盡歷使事試愈久而愈新少  
留福星澤益遠而益博稍紆榮躅粗慰公言竊以易其

有無意本通于夷夏專其推牧任尤劇于漕刑地盡隴  
岷利兼雋祚摘煙擷露姑損場圃之棄餘追電犇風盡  
致廡閑之神駿裕吾國計空彼寇資益百年成法之具  
存必一代偉公之可付恩光星煥歡頌風傳某官學造  
道微智周物表本中庸而立德體常變以應時聲貨不  
搖初莫窺于畦畛肺肝洞徹能立應于事機已騰飛輓  
之殊庸仍著平反之美績名叅未果借冠挽留新芸閣  
之寵名界茗臺之重寄蒙山春草定知氣味之不凡冀



北地靈益信骨毛之特異恐未移于桑蔭行促報于芝  
封某蹇屯半生槁零末路備缺員于大府愧遊刃于短  
材甘苦自分已遂陳根之棄駕駿易辨甘從下駟之收  
亟諧望履之榮冒致捧觴之慶

又

伏以宸渥便蕃從天而下使華烜赫易地則然已蒙豹  
霧之沾願致龍門之賀某官濬源顯胄挺異名家智自  
徹于微彰用必歸於愷悌泛綠素高於蓮幕握蘭獨繁

於星躔自太守為三公未諧詔拜由大州刺一道尚屈  
輸將仍按祥刑薦騰嘉績仁固寬於三宥獄迄亡於一  
人江漢東流志已宗於溟渤岷峨西望恨猶寄於周南  
惟摘山市駿之成規益足國裕民之良法春雷隱地萬  
芽俱出於生成血汗騰風千尾悉歸於控御即奏功於  
中宸行正位於台符某才無逾人職惟詰盜青衫掩翫  
敢興微賤之嗟白日在天將快清明之觀

澹齋集

澹齋集卷十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澹齋集

卷十三

啟

上王都大啟

光奉宸綸寵新使節深沃簪纓之望重增原隰之華先  
聲所臨懽頌惟一恭惟都大名德之後間氣所生振挺  
挺之祖風屹堂堂之國器奎推材請固已空于馬群畫

宋 李流謙 撰

試劇繁初無傷於牛刃功高藩翰咸憺邊陲君宰深知  
誠出選掄之遴權牧重寄遂膺臨遣之光使兩者交利  
於華我在一人實寬於憂顧著在盟府未忘先正之元  
勛名還禁途當有後命之殊渥某凋年為郡綿力罔功  
仰托二天尚沾濡於霧雨遙覘數尺空馳想於門墻

上張都大啟

竊睇飛塵占一節之戾止徧敷和氣被列城而燠然敬  
修下吏之共輒貢記曹之問某官文參盤詰學究本源

才細大而具空宜器方圓而俱適矯矯經綸之業素蓄

中廓廓功名之途如居掌上自清衷之妙簡宜要路之  
躡登旋寄平反已著空囹之譽亟司權牧定高制敵之  
謀方欣幕府之開遙想使華之盛山川改觀簪綬歸心  
墨突未黔恐已勞於夢想枚輪促駕行即踐於禁嚴某  
流落偏州婆娑晚景借九江之餘潤或起焦枯安一枝  
之窮巢幸逃顛覆

上新漕何舍人啟

剖竹方州已登魏最乘軺劇部就錫寵陰雖有孤於外  
官之嗟豈無惠此遠人之意初傳成命已沸譁謠恭惟  
天韻粹深風華秀發侈盛名於白日振逸響於紫霞簪  
筆螭坳仰乾行之正健演綸鳳閣助雲漢之昭回丹九  
轉以將成風一帆而輒引東方千騎凌雲之游亦佳滄  
海六鰲登瀛之侶故在堅艦小却將飛傳亟留顧窮邊  
萬虎兕之屯頰外府千舟車之運必國與民之兼裕唯義  
理財之可為召嚴助於會稽反相如於蜀道可立待耳  
姑少安之寧有一時之老成久去天子之左右某不敏  
於技但癡於書迫以道窮始俛從於門庇鎖其廳去亦  
謬綴於儒科雖從別所之奏名實自廣場之借潤窮鄉  
牢落竊五斗而雜繼龜瑞節輝煌託二天而窺星鳳莫  
罄染毫之祝即諧負弩之趨

賀夔路費小清啟

瑞節南來服訓詞之深厚星軺夙駕侈原隰之光華威  
聳百城聲騰萬喙出值昌明亟赴雲龍之會居懷康濟

尚淹霧豹之藏惟朝家用人無中外之殊則君子行道  
豈彼此之間解符握節猶嘆序遷攬轡問途疑未意惟  
顧巴夔之僻處介吳蜀以中居上不下遺澤欲魚被示  
以照臨之廣如皦日之及覆盆界之慈惠之賢若膏雨  
之先槁木恐桑蔭之未徙後芝檢之速頌埒躋禁塗永  
庇善類某久深蟻慕偶遂鱗攀春弟兄同出於恩閱每  
多善禱况賓旅雜稱於壽筭敢綴嚴趨

與蘇州楊左司啟

承明倦直輟鳴王之清班便郡榮歸當分符之寵寄教  
條始布權頌載馳某官人物粹融文章竒古朱霞白鶴  
自超出於風埃元酒太羹亦雅施於廊廟肅趨嚴召薦  
歷華資九轉將成俄失聲於墮竈三山在近徒興歎于  
引帆未捐去國之思不失為州之樂入劍南第一郡宿  
號名邦上越王最高樓不妨勝賞姑少安於蠖屈仍即  
遂於鵬拏某疇昔講聞夢寐懷想墮函封之嘉貺重服  
謙勤伸舞詠之私棕獨慙簡緩

謝陳僕射啟

衰蹤荅颯甘自屏於林邱大治恢宏猶俯收於樗櫟春  
回寒谷潤借涸泉輒敷栗栗之誠仰瀆巍巍之鑒伏念  
某岷峨末學庠序陳人夙無經世之才粗有愛身之志  
早年螢雪竊科第於諸生晚歲風埃疲精神於俗吏但  
拘縻于薄廩寧裨益於盛時念牛刀之非才厭從縣道  
望驥足之少展生困外銓方亟懇於羈窮遠辱知于時  
達榮加別乘仍冒據於要藩寵拜除書頓光華于暮景  
闔百口而感抃罄一心以依歸豈亡宿緣實倚大造此  
蓋伏遇孔顏學術伊傅事功藏諸用以難名選於衆而  
不及南征北伐方傳恢復之茂勲上際下蟠仍侈經綸  
之偉績任重而心益小體隆而德愈謙網羅天下之英  
亦及葑菲開拓至公之路不棄履藉致茲瑣微得預陶  
冶某敢不守歲寒之松柏保餘暖于桑榆豈有風月平  
分之心但堅惛鯨共撫之意染毫而賦俱為頌德之言  
蓋棺以前皆是報恩之日

賀李制置還任啟

光奉制書寵還舊政茂隆宸眷進升延閣之華允賴壯猷全付坤維之重廷臣無出其右國人宜皆曰賢除音外騰士論交慶恭惟器資博厚局宇靖深知中庸之可能得皇極之有守春融曠度推長者於婁公玉潔清規服盛德於楊綰恪持一節光贊三朝抗疏龍墀聳危言於汲直演綸鳳閣追古制於商盤尚煩姬旦之居東蓋藉召公之分陝屬干戈之載戢當障塞之小康移帥聞

於便藩少緩遠輸之役歸餘財于內府式嚴經制之規更張深協於事宜委付實當於人傑庸昭偉績重穆師言恐桑蔭之未移已芝封之趣下某荷餘波之久借喜成命之初頒伏讀詔書念天子未忘於劔外遙瞻幕府祝我公無滯于周南遲劔佩之亟旋嚴橐鞬而前迓

與姚縣丞啟

涓吉戒途貶尊貳令聽車音於日日何來之遲問姓字於人人爭睹之快既竊為僚之幸敢稽贊善之勤恭惟



號名家駒為治世鳳架筆端之藻火爛膏次之虹霓襲  
簪笏於顯門初無侈習振衣冠於宦海蔚有俊稱尚遲  
視草之行漫起哦松之興邑真藁爾縣異壯哉亂峯環  
遶於官居叢柱支撐於民屋僅一聚落豈宜君子而居  
之有二大人或恐賢者之樂此某頃嘗窺於半面茲遂  
託於下塵居切連牆方密資於河潤分深傾蓋當永結  
於歲寒

與宋司理啟

巾車仕路早服於風聲聯袂官曹更資於河潤遽辱飛  
牋之貺居多溢美之慚恭惟才識疏通機鋒穎利本持  
心忠厚仍抗節於廉隅獄自以不寬當侈于公之修德  
民可使無訟必須季路之片言行踐華途亟諧僉議  
某荒疎末落莫冷曹以半生願見之心頗深慰惟有數  
年相從之樂未易索言

上查運使啟

古人之貴知己必求其心君子之重與人必以其類蓋

目皮之見寧闕於肺腑而蕭艾之臭自別於蘭薰此吾  
黨相值之適難故斯道欲行之匪易嘗攷之于千載或  
得之於一朝伏念某人品猥凡性靈昧陋先公老於兩  
蜀遺文散在四方星斗有光箕裘弗嗣蓋輪扁不能喻  
其子而趙括徒能讀其書姑竊場屋之餘粗酬科舉之  
責中軍興選壯而不為用家貧仰食而無以歸渭南再歲  
之淒涼泮水一官之落寞用作舟楫誰其濟之必為鑊  
錡疇或異此然當途過聽而強飾混沌方下考僅書而  
遽加輓推獨龍門之摩天鯀鯨尚隔恐藥籠之餘地波  
渤兼收知醜蔑者雖無侈俟多言經平子者始足以增重  
輒采王公惜譽之意庶幾君子成人之心某官岱華自  
高球琳不琢千簪笏之雜沓獨著修名一水鏡之清明  
莫窺絕識於學術得其大者故人物覘而知之捉扇折  
巾遂成風俗倒屣割炙便生聲光此可決終身之依歸  
亦將卜羣公之鑒拔一作裁薦舉之法獎矣仰公為多勸  
懲之道在茲非愚敢請

上樊運使啟

萬里造朝已錫賜環之渥十行制詔遽增攬轡之華蓋  
漕關中者深倚鄴侯故對宣室者少淹賈傅郵音揮羽  
權頌殷雷恭惟誠明自將剛大不撓學貫羣倫而弗雜  
才該衆務而具宜四把州麾流落有如此者一瞻黼坐  
擬翔若在茲乎將鼓楫于三峽之濤乃出綸于一封之  
傳蓋上方臨控于江南北而中實憂顧於蜀東西贊我  
廟謨固資碩畫足予邊餉尤寬遠憂爰改命于翰將誠  
掛心於屯壘時丁艱棘固亡輕外之嗟才任安危當有  
康屯之業使萬旅不朽腹以抗敵則兩禁將虛席以待  
公某先世獲耐久之朋小人逢易事之長不敢恃二天  
而自惰固將鞭十駕以求知負弩道周即遂仰塵之拜  
染牋記府徒深背汗之驚

上查運使啟

榮奉細書寵更華節眷四蜀之劇部莫最于斯用一時  
之偉人實選於衆郵音戾止權頌翕然某官材具恢宏

氣韻超拔過人學術自饒山海之儲妙世語言創見波  
瀾之溢夙膺簡識亟遂飛騫班十八人咸起登瀛之嘆  
草三千牘嘗輸悟主之忠更高我帳之籌重屈計臺之  
遣尚稽巨用少虛巖石之瞻欲惠遠人就徙福星之照  
惟在彼以無惡此綽然而有餘共觀足國之規行後富  
民之拜某婆婆荒郡偃服下風春發的之初筵未知措  
手獲事賢之始願真足慰心正炎侯之方隆祈天倪之  
珍護永惟頌祝莫罄編摩

又

南服乘輅已登顯最西岷易節就錫寵除雖有孤于外  
官之嗟豈無惠此遠人之意初傳成命已沸權謠恭惟  
天韻粹深風華秀發文章家固有法材器世謂無雙瀛  
洲十八人蚤嘗推於特選方朔三千牘蓋自結于殊知  
佐晉公之幕于淮西理寇恂之財于河內行道以擇地  
為隘用人欲盡材為難書命勸讀顧不宜哉飛芻轉粟  
尚或淹此然外臺之寄實耳目於人物之任猶權衡宜

占一藝名寸長者所赴歸則躡兩宮登三事焉當俟祝  
某鏢其廳而竊第用於世而鮮能泮林冰寒慙据有若  
之坐燕谷春近幸庇蘇公之天睹方快於鳳凰賀敢遲  
於燕雀

上李運使啟

光奉宸綸寵新使節號部刺史顧委寄之非輕匪時顯  
人在選掄而曷稱屬居臨按彌激權欣恭惟運使才稟  
天姿慶鍾名閥器兼包於大小智洞貫於洪纖凡所至  
赫赫而有聲顧其長鬱鬱而未盡剖符騰最君相之所  
深知乘輅觀風措紳之所屬協歛散均而國賦羨銓擇  
謹而官曹清六轡載馳豈久淹于一使十行端至當亟  
覲于九重某竊食儒宮棲身雲蔭厦成而燕雀賀聊展  
私情藥就而雞犬升敢有他望

謝樊運使啟

鱣廬冰冷抱蠹簡以長謠鷄剡春華偕槁株而倏奮本  
色荒之道廣覺冒寵之心危竊以求知之法實貴自修

薦士之方亦期熟察循諸己而不足則求之為妄考諸人而無驗則薦者若輕必上下兩盡而毋慚則賓主俱賢而已紀如某退藏疑怯專直近愚妄勤慕古之心苦乏趨時之用結髮而戰多士銖硯欲銷低頭而縛微官荷衣可笑深懼世科之弗嗣重虞家學之無傳黽勉背城黃緣拾芥再歲渭南之落寞一官泮水之淒涼方無以解館下諸生之嘲顧何以辱當途大人之舉屬三書考妄一有言雖通籍之薦己願委身於後來而循次之遷亟用拜恩於俄頃豈期特達遽許甄收敬窺金玉之章倍光土木之質蓋百代先盟固仰崇篤而四海知己誠歎闕疎一作稀感徒切於鏤膺溫豈殊于挾纊此蓋伏遇器博而粹道峻而通推心待物而皆有容引舊援窮而無不至涓涇相絕固混于一流榱棟不侔亦各安於廣廈唯其若天地之大是以無蟲魚之遺敢不益謹踐修愈勤職業得隴望蜀尚希予取而予求欲魚兼熊是謂不奪而不廢輒致凌兢之謝併敷冒昧之辭

別院監試費運使啟

某官學造箕疇妙探義畫蘊鈞深致遠之識稟開物成務之姿分刺史符式重分憂之寄持使者節姑為持橐之階適當論士之秋分握衡文之柄責大指而衆闕自息推赤心而群疑卒亡封殖陳荻周旋誤墨策名而降杜牧殆非本懷逢人而說項斯具有正眼

賀瀘南樊安撫啟

光奉宸恩榮膺閩寄殫歷一面坐懷龜耗之徒鼓舞三

軍欣得詩書之帥矧叨殊獎倍激懼忱某官易之丈人詩之元老素絲一節持身毋愧於輿評皓首兩朝被遇皆由於特選華召促還而嘗易退使輶再駕而將亟歸雖行藏舉法於聖賢顧柄用方隆于君宰少遲夫子之反魯幸其肯留載煩武侯之渡瀘資以卧護實重長城之托遂蠲遠障之憂貌虎成群一言而衣袂挾纊囊韉擁道三令而戟生風怨秦蔭之未移又芝封之適至某以故人子在門生中目盛舉以傾心緝愉辭而贊喜父友

無幾願公享椿松之年弟兄不孤終此無葛練之感

上王運副啟

六轡載馳心每懷于靡及七旬迤返歎寧有於獨賢仰  
咨徒御之勞恭致記曹之問竊以裂海內而為諸道是  
分聖天子之憂寄使者以總列城蓋有古牧伯之重通  
下情之所不達導上意之所欲為儻非蹇蹇匪躬之人  
寧有孜孜奉國之念故志澄清者歎深于攬轡而疾強  
禦者憤激于埋輪近世過於納汙當途重于發伏不知

莠蕃而苗瘠深虞臬集而鳳衰欲收整頓乾坤之功必  
賴撼搖山嶽之手况三令五申而後出固非不教之誅  
雖小懲大戒而何傷卒付有容之德載觀施設益重歎  
咨恭惟性賦偉明德全正大道趨時而善應智周物以  
不遺更練政經小者大者之皆可淹該治體左之右之  
而具宜上方均內外之重輕公亦兼朝野之責任轍還  
三蜀身歷諸臺撫摩調護之方舉諧人欲補袪彌縫之  
術動中事幾滌宿蠹以蔓除窮弊端而禽獮猶以耳聞



之詳不如目見口教之切未若躬行擁一節以于征勞  
四體而弗卹家風宛在阪九折而猶驅私計未遑門三  
過而不入剽聞舉摘畢協羣僉風振墮媮施砭以起衰  
疾斧推貪猾搏虎以救乳兒解印綬者魂去體而未歸  
奉約束者芒在背而尚悚凋氓吐氣遠俗興謠更因廉  
按之餘不廢登臨之樂雲橫大面霞佩從羣僊之遊月  
照峨眉寶乘登諸佛之地絢麗詞于琬琰寄逸想于浩  
茫是豈俗吏之能為蓋自長才之整暇屬言旋于大府  
方小稅於輶車壺漿紛載道之迎弩矢盛前驅之列某  
偶沈巖邑遙跂星光恐叛官離次之誅莫遂驅庭之願  
惟慕義向風之切第輸染牘之勤

上何少卿啟

雍容半面夙欽道德之儀型彷彿一斑粗覘文章之毫  
未蓋相知已兆於相識而所見實先於所聞輒倚夤緣  
敬紆悃悞某官幼傳外家學不讀非聖書浩蕩心曾探  
子虛雲夢之八九縱橫筆墨掩翰林風月之三千識真

主於淵潛之初是誠稀遇折姦臣於鼎沸之日寧憚左  
遷晚起瘴鄉屈參軍事偉冲懷之自若奈僉論之謂何  
且一府之寄似少進焉惟九重之知當不止此恐坐席  
之未煖報鋒車之促還垂庇斯文陶成善類某迂愚可  
笑樸遯無竒念先君與交德友疎凌雲之傑作固自服  
膺喜流沫之侈言殆不容口竊侍間宴每聆品題俗駕  
飄零不親矣者歲將幾稔心旌搖蕩苦遐思者日無息  
時天遣公來事適我願望龍門而切近得遂致恭拊蛄  
室以遲回又慙居後念求學有加於往教在不肖當謹  
於事賢是用亟懷刺字以趨塵致閣人之請一拜一起  
顧登堂久已虛心三沐三熏欲承教可以藉手勉傳家  
之基緒輒妄意於語言冒貢師墻仰塵匠目愧小子斐  
然之作不知所裁推先生何甚之心諒予其進願卒留  
而受業敢遠覲於知音

納誌銘石本上何少卿啟

豐碑立玉日星大墓之前妙語鏘金韶護萬人之口冒

漢齋集  
投副墨安奠榮觀恭惟某官造詣本原鉤深微隱得斯  
文正法眼藏以吾道直指人心博厚難窮端是丰山之  
卓爾清明易識要知天日之皎然折中成風捉扇移俗  
宜隻詞之可否為四海之重輕况榮紀其先人可以列  
於家傳數之兩蜀得者幾人必期高揭而久傳要在大  
書而深刻窮山伐石坐漲潦以踰期異土徵工亦淹遲  
而隔歲迨茲終役粗足慰心緹襲効勤將塵下執事之  
聽瓜桃講報惟有先大夫之文蓋贈言者有金玉之珍  
而居山者無魚鱉之獻欲躬陳于几席亦久戒於車徒  
忙迫槐花方逐原夫之革中輟行李阻躋君子之堂恪  
致斐牋肅馳賤介具宣曲折九頓首以遣之幸寬譴訶  
一解顏而領此

代賀張都督啟

顯膺詔冊榮陟樞庭尺籍伍符全付本兵之柄高牙大  
纛仍專督府之權喜動三軍威騰四塞恭惟智勇天稟  
道德生知蘊命世之大才包濟時之偉畧不擇夷險忠

義貫于神明屢攘姦凶勲勞著于社稷自為民望人詠  
公歸方巨敵未戮于藁街而諸將尚屯於細柳實倚大  
臣之重坐當一面之雄然勢均力敵則無以使人必爵  
崇位尊乃足以服衆况以魁名之舊固殊將鉞之常宜  
渙號于嚴宸特晉升于宥密悉歸督護分握機鈴兼安  
危注意之榮藉精神折衝之美三令而旌旗變色一言  
而貔虎歸心如蒼生何公豈留情於物表果吾父也敵  
當迎拜于馬前佇邊烽之促消企鈞衡之亟拜某忻聞  
異數倍激懽悰方削平禍難之秋正收召豪英之日謨  
才何取莫裨破敵之功薄伎可陳願上平淮之雅

賀王樞密啟

明詔誕敷真儒登用貳樞筦弼諧之寄適甲兵休偃之  
時宗祏鞏安蠻荒靖謐某官學博而粹通道簡而文負晁  
董之科名蘊夔龍之事業金湯一面策嘗驗於籌邊冠  
冕百工勲未參于調鼎惟黼宸眷甘盤之舊故衮衣速  
姬旦之歸光踐顯巖亟濟宥密已清氛祲不忘戎器之

除端倚精神坐見遐衝之折彌增茂績益叶僉謀即聞  
夢卜之諧遂正鈞衡之拜某順風久矣聞命躍然匪私  
慶于門墻實交忻于中外白頭遠宦悵莫跪于賀觴黃  
閣深知尚辱收于墜履

又

進膺綸制入贊鴻樞載光耆德之求式重本兵之柄帝  
心特簡公論翕歸某官器質雄渾學術淵懿允矣大臣  
之望卓哉名世之儒妙天下之語言箴冠多士安國家

之策畧迥出古人更踐華途名還外服咸俟具瞻之拜  
乃從均佚之求帝學光明恩正隆於師傅樞庭嚴峻任  
實亞於丞疑適當鄰好之脩遂絕邊烽之警假兵耀德  
佐聖治于文明儲器謹防敷先幾於武備益疇丕績進  
陟上台終大濟於含生始深惟于輿望某舊趨榮戟嘗  
拜履簪未能報國士之知欲進得賢臣之頌田園晚計  
將申丐老之章爐錘新功尚在鑄人之域

代賀葉樞密啟

誕告大庭延登邇輔當親決萬幾之際正賴贊襄雖載  
戢五兵之時猶須控御必兼資文武之二者宜獨任安  
危於一身廟社得人華戎蒙福竊以參預機衡之峻實  
亞上台攬持威柄之雄式嚴宥密允惟大柄爰付通材  
惟發謀決策深協於皇謨故禦侮折衝能張於神武邊  
鄙靖謐朝廷清明迄收調燮之功兼著威懷之德輿論  
畢與僉謀悉詣求之禁近之賢誠堪倚注行乎置郵之  
速共極懽呼某官植立不凡蘊蓄特異淵源學術自得  
于聖賢之不傳敏妙才猷旁通乎事倫而莫測膺兩朝  
隆渥之眷冠百代超軼之才徧歷顯途愈增華問造袞  
鉉之虛席又凝丞之曠官四海具瞻一人熟察姑正貳  
公之位寢為元宰之階惟國論既定於著龜更憑訂議  
顧邦基永堅于磐石端藉扶持行光彞鼎之鑱益侈衣  
裳之治某夙陪駕列敬仰鳳姿豈期流落之餘獲見登  
庸之盛桑榆已晚固絕望于覆盆爐錘方新高俯收于  
躍冶

澹齋集

澹齋集卷十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澹齋集

卷十四

序

送李仲明司戶序

紹興辛酉我家君以尚書郎出守簡池而君之墳墓在焉今君官于漢予則竊一廛於封內而為氓契好舊矣况姓則同術業則又同而予妻黨又有姻于君者其相

宋 李流謙 撰



與之厚豈必其親父子兄弟耶舜有傲弟周公有狠  
兄堯有悖子所謂親父子兄弟者果何如耶韓文公叙  
送何堅謂韓何同姓為近且為故人同業復同道予之  
視君將堅云乎哉君官滿受代去矣韓之餞堅文非所  
及也慕其意云耳往在簡君嘗以諸生謁入袖文卷贄  
我家君子時竊寓目焉其文嚴勁簡古非若近時舉子  
陳腐冗陋姑以決得失于有司者予固已驚嘆曰是將  
砥柱斯文一第陋哉未幾果以里選冠逢掖相繼上第

畫錦而西矣予曰我言小驗尚非所以期君者自君來  
漢清謹潔廉持身益恪涖官益肅毫末設施如牛山之  
木寸萌拔地已有撓雲撐空之勢蓋聞之途人有點昏  
以事持君君實不知昏將訴于府先出記示君恐之莫  
祈其意後得以肆君震怒叱出即駕諸府白其姦府亦  
怒致脊於辟同寮駭曰仁者之勇如是乎且謹原小心  
者所以大吾氣也又當途有重親至府者官約逐之君  
曰我王官也有守相而已斂板卑趨吾不嫌他非所敬

也卒不出嗟乎君姿和易與人交簡穆粹溫春風熙融  
襲人襟袖其遇事輒發雷電俱下不以物挫乃如此豈  
非賢哉予前日特以文期君爾今又將期以事業蓋推  
其束制校童不震不搖則異時不畏強禦者也推其睥  
睨勢要介挺自立則異時不枉名義者也富貴鼎來君  
又何辭哉予婚于簡歲歸婦家至必先謁君祀盞賦詩  
宴笑諧謔惟君之從相得懽甚自君來漢予至簡無復  
前日之歡矣然漢吾邦也距予所居邑不百里置吏踵

相躡所欲言者數得以尺紙相聞間至郡必得見則君  
在漢猶在簡也今君去我而歸矣道里遠矣音問不時  
得矣然予自是歸簡則前日之歡可再是君在簡猶在  
漢也故君雖有簡漢去來之倦予初不失相從之樂則  
今日之別不足惜也雖然是可期者也風雲勃興鵬搏  
鯤躍指南溟而上九萬里而一息予方宛轉汙池友蛭  
蟻而侶魚蝦當是時也見君其何期退之留孟東野詩  
曰吾願身為雲東野化為龍四方上下逐東野雖有離

別無由逢退之之意予之意也敢酌酒敬誦以為君別

送張珍父序

蜀士之不登於朝也久矣或曰朝廷薄蜀士嘻是何言歟予見朝廷之厚蜀士未見其薄也往者有布衣持一紙書投北闕下即日官之有廢僚單舸游京師未暮年躡登華貫當是時蜀人夸焉三吳之人慕焉而薄於何有然自是則若稍稀矣累十年除書不至劍外搢紳大夫士眎官中都者雖駟役之賤不得一與之齒宜無怪

其疑以為薄而不知有故焉抑未之思則疑以為薄者猶妄也夫銳用之於前日而驟黜之於積年造物之意獨安出哉予恐其于吾人必有不言之誨使退求焉而默識之顧其初心則未嘗一日忘蜀也奈何不是思而反疑以為薄哉今吾子以妙齡掇魏科名撼一時於吾人久廢積窮之中獨見名擢聲光煒煜閭里赫然人皆曰是將再起蜀士夫豈知造物以其不言之誨陰試吾人于茲久矣意其間必有齟齬然自厲異前之為者曰我

終棄之是棄蜀也則遂選擇其尤穎異者以觀焉而吾  
子實當之然則是行也子之責深矣予見蜀士之賢否  
占于子其積年不振之辱伸于子而其用舍進退決於  
子子其有以處此耶靖重篤實勿競勿搖泰山而維焉  
則前日不言之誨子為得之造物將進子無已也自是  
彬彬而列於朝者皆蜀士也昔嫫不恤其緯而憂宗周  
之微人或笑之今予也不惟其身之飢寒之虞而區區  
焉私為蜀士之慮其可笑也夫其亦友朋之義所當告  
也夫

送游公玉序

吾黨之合何為其合也善相推所以相勸也未至而相  
告欲其進而至于是非是則不合矣游君公玉予同  
年友也捷敏有異材能詞章皆出人數等又矯矯自持  
將赫然一世者來官吾鄉予始識之而定交焉公玉於  
予亦傾倒展盡然予與之處知其善心輒慕之說于人  
吃吃不離口不自嫌其諛也及其自託於不能咨所未

至亦殫言無隱不自疑其訐也故公玉以予稱其善則親之以予告其所未至則敬之是以待予也亦然仕再周歲又攝邑三閏月予不一毫干之非懼其却我也懼其責我曰爾何等告我而私溷我則平日與我言諤諤者信乎哉故予與公玉交自謂無愧公玉今解去予戚戚于懷蓋公玉之義予稱之常不足而告所未至僅千百而一馬故公玉可無予若予則一善不聞而其不肖非常有若公玉者旦旦其側一一而磨切之則恐放而底於戾是以其去則重惜之雖然公玉臺閣人詎肯為予留哉別樽既酌姑書其所以與公玉合而惜其去者為送行序振古義而篤交道將不在是夫

### 送汪制置序

善言天者高耶大耶曰固也必知其所以高且大而非高且大則知天矣何哉公是也惟天為公惟公能高且大位兩儀行四時運日星驅雷霆融河川結山岳鼓飛潛皆公也不公天自為一物其高自高大自大夫孰高

孰大之老聃氏荒唐人也其言得罪于吾道然有曰公  
乃王王乃天其言非得罪於吾道愚謂自古知天惟此  
一人今夫奄九有而有之天也代行其事于下者亦天  
也天之天不可不公人之天其不可不公可乎人之天不  
可不公代行其事者不公其可乎主上剛健睿明無一而  
不如天其於公也非以為公而為之也由而行之也故  
自臨菴以來薄海內外跂行喙息無不蒙被上恩及於  
東西曰我天也及于南北曰我天也天無東西南北而

東西南北各一天非天也公也噫人之天如天之天斯  
人斯何其幸耶獨代其事者吾私有疑也中原壤土未反  
於職方氏前日一家今二焉主上不忍一夫相遺推至  
仁兼愛之不以淪汙隔逆棄也蓋其公又非特施于吾  
域中也夫其公非特施于吾域中而于吾域中乃自為  
疎親決不爾也然吾蜀猶有少缺望不滿其大者某不  
知也如銓選擬官必優內地磨勘限員亦狹川人推此  
類言之大抵皆若有輕重於其間果何也此非天也代

行其事者過也故天亦厭之適臣朝聞而夕更焉俄而  
鼎席虛先生名也先生行矣天之公待先生而成也先  
生至公人也某何以知之知之蜀也先生鎮吾蜀四年  
蜀之民困於虛額不得休息而不能自言先生為言而  
蠲除之蜀士有寸長銖能閉蟄蟠鬱不能自伸於上先  
生為薦引而推用之是先生愛蜀之民猶愛先生之鄉  
之民待蜀之士猶待先生之鄉之士也非至公其孰能  
之然則今日之行非但人之天知之天之天實知之其  
欲使夫代行其事者恐先生不得免矣是公也將見又  
推之天下而為天者益高益大矣故於其南也輒書以  
為序

送虞宣樞序

南北果可合乎難言也主上睿明天縱神武震疊呼吸  
指顧山夷嶽翻曷為而不可然徵以往事揆之天理安  
有見焉方金人南下萬艘憑江投鞭斷流意無堅陣當  
是時北箴合乎南相公白羽一揮邊塵立淨而南復南

其後用師符離督以元老靈壁虹縣之捷聲動河南當是時南幾合乎北浮言沮搖廟謀疑奪卒無成功而北復北由是觀之以南北為不可合殆非耶以為可合愚亦未見其易故曰難言雖然在時亦在人孰愈曰俱天不欲生靈久遭塗炭故生相公使及是時適與之遇而拯拯之此人與時偕符離之舉則天未定焉爾宜小緩而速故無攸利然而使北不得以合南乃天之本意使南未得以合于北則非天之本意蓋若小稽期運留此全勲以待相公相公入相南北合矣愚又聞之不亟不徐相時而動度我之可舉與彼之可以舉則幾矣苟以為中原之地將有負之而趨宜不終朝而亟圖之則愚不敢知內修政事外固邊圉此古盧扁之方願相公一誦之可乎

送何少卿序

某不肖異時侍庭闈先君曰孺子可教賜之詩士苦無名字吾兒早振聲交游資直諫議論斥縱橫一第真枯



取羣經素講明勿貽麟楨誚千古愧公卿已而棄諸孤  
則又書小紙付之曰某若登第當以遺澤畀叔之子某  
手澤刻之石至今爛然而某資駑命剝戰輒衄竟墮先  
誨負此以苟生報如也日者數數進見自惟無以代奉  
雉之贄則書其平日不腆之作塵汙函丈幸而先生一  
見亦以為可教借龍門一尺地使得廁隸圍於前洩勃  
賤凡遂登藥籠且又惜其與碌碌者比每見輒以科第  
相淬勗盛意愷惻見于顏面惟是破帆逆風倍費挽曳

蹇蹄蹶石不任筭策因私念憂之而欲以世所甚榮者  
成其名父子至情則然秦人則無與也而先生期待若  
與先生同一肺肝豈非錄其纖能而忘其陋視之固猶  
子歟嗟夫某得此于門下不知所以報矣先生小休武  
信武信非先生居也衮烏奕奕蠹節煌煌先生歸矣而  
某妄有言焉昔者先君之勉以科第也且戒之曰汝以  
孝弟忠信為學問則不予羞以根本淵源為文章則不  
予羞能之科第將踵門求汝汝且以為晚不然汝晚科

第雖得之不榮某百拜服其言私識其意曰先訓有大  
焉者乎比者先生面誨亦曰子文不陳腐然非科第無  
以發身豈先生所期固亦有先君之所謂大者而特欲  
以科第發之歟某當敬受教自今愈益求勉于場屋之  
文庶幾萬一獲千佛一號然後退而盡力其大者以毋  
忝先君毋羞先生夫先君父也先生師也人而不惟其  
父其師之從將誰從岷峩之靈實證茲言故于先生之  
東也謹書以請違於馬首

靈異集序

紹興庚辰安靜觀既落成邑令仙井何君令望謂邑尉  
廣漢李某曰真人之竒靈卓異衆矣惜不盡傳况今親  
逢休明孝通隱邈肇新祠宮而連帥王公又肅于承詔  
不役閱歲役遂奏功實一時傑特事獨此未滿意子盍併  
書之吾將刻石為耐久計某曰唯唯因退而考圖記削  
其陋誼耆艾訂其實得若干事再拜以授令令為橫碑  
十許即日戒工鑿而陷之壁仍以唐史真人隱逸傳冠

焉虛其餘俟來者某因妄論之曰真人在時卻實長史之餽而瞪眎高長史疑厭世若溷然所立高矣至其隱去扶危藥傷郵窘奔之汲汲乃如此則又若未忘物者蓋至人妙士其所自持固遯乎霞外一塵不得嬰若其以有生為一體俛而同其憂患則純念冥感赴于不約者彼亦終欲寂然而不可雖然謂其真在是則猶攬劍光而執月也今于新宮號畫力力且及此政亦綽綽矣故某不敢以固陋辭且序而題其首

送兄長之官洋川序

先君三男子皆奉家法惟謹而性小異伯氏靜重簡默埋鏹不彰讀書千卷如未嘗挾策者落紙數十百言如未嘗執簡者人眎之昧然或疑其晦季氏明決敏銳遇事輒了先君才之每稱其雖細故薄物著手諧人意然姿峭潔皎皎自護忿奸嫉邪不能蓋一疵人視之矜然或疑其亢獨予淺孱浮露不能如伯氏懦柔疑畏不能如季氏而人不譽不毀之名以是媿夕惕晨省有以自

勵故嘗用伯氏之靜重簡默以養其德以季氏之明決敏銳以佐其智弟兄之間自為師友庶乎其寡過季氏先吾二人而仕予與伯氏同時調官予尉靈泉伯氏出關千五百里主洋之興道簿將行予不勝離羣之悲而歎師友之遠因言曰靜重簡默盛德也然有而不示昔人已謂焚梓毀璞伯氏其剖光發翳少自見可乎明決敏銳而又峭潔端士也然警愚明污或至不容季氏其利方就圓少自同可乎夫予不肖知以伯季自勵矣斯言也伯季其亦領之否其然耶譽將盡赴之誰其疑豈但若予者不譽不毀於世而已也於伯氏之行故書

送馮提刑赴召序

紹興八年敵來議和上皇厭兵意向之而大臣力主其議異說者不罪則逐當是時冠劍塞庭迎風靡然無一妄咳者獨公起下國以孤臣昌言黼坐之前謂敵不和信和必不久徒屈帝尊削國威非策之便質難究詰凜凜如兵在頸不小挫陞衛震焉已而和議成不言兵者

幾二十年天下若向安皆曰和是于公言益疑之甚者  
詆之未幾敵果無故棄盟首建兵端上皇始思公言促  
召公天下亦始大服是時敵豐方萌昧者習久安苟幸  
無事猶莫敵意之還也公亟上牋以敵為必敗盟兵為  
必不可不用且言國家謙損過中寢成卑弱弱形著見  
故強敵生心今當赫然發憤移蹕建康示天下有為以  
著其強形嗟乎此探端揣本之言賈少傅陸宣公議論  
學術者也其後邊患復發卒如公言某嘗天下論事不  
難於知之而難於知其微不難于知其微而難於言之  
而必用夫歷世之治忽衆矣然方其根葉未嘗不有其  
形亦未嘗無一人焉先事而言幸而用故治安不幸忽  
焉而敗亡顛隳至矣當公初召對其言亟用則必不與  
敵和不與敵和則無前日卑損凌蔑之辱以賂敵之力  
足以養兵以事敵之勤足以治國天下庶可為也當公  
再上牋使其言又亟用及敵未至使者驕悖于庭斬其  
首懸諸國門正敵罪明告而顯絕然之後圖回吾所以

備禦控捍之術則敵氣必挫國威必少張失是不為流  
禍至於今日國家幾於寒而索裘公徒有曲突徙薪之  
歎也雖然病者之求醫必於其嘗驗者蓋知之察而信  
之篤也公醫驗矣宜病者之亟求是役也公不得辭矣  
某故人子可無一言自昔國於江東者莫弱於晉而尤  
甚於孝武是時苻秦舉天下之大而有其八既取蜀又  
取襄漢晉僅有江表一丸土然淮淝之戰秦以回山倒  
海之力而困於白面少年數人秦卒以亡而晉存何哉

有謝安桓冲為之臣也夫安冲之賢非特晉人倚之秦之  
大舉也其心脅帷幄之臣亦未嘗不變色以為言夫  
有臣焉而使國人倚之而使敵人變色以為言則無怪  
乎晉之失蜀失襄漢而能以一丸之土久立而不忘也厥  
今形勢大抵晉若也然蜀我有襄漢亦我有比晉有餘  
矣然自用兵再踰寒暑尺地寸疆既得復失敵人無少  
憚畏譬之兩力相角弱者先仆而吾費力易殫策畫未  
定反有可虞之形凡此豈吾之所恃與敵人之所畏未

有若謝安桓冲者乎夫安冲固一時偉人然予竊料之使當往者議和之初及日者之來侵其絕識懸鑒未必能如公之逆知其微瑰言宏論切中事機彼所以成名者特用爾今公亦用也吾人所恃敵人所畏不在是乎安冲何足道夫醫一也善診者不必善用藥人才一也善談者不必善集事馬謖與孔明論兵孔明心服之用之街亭岷馬夫孔明之心服必其說之過人也而成敗乃爾則謖善診而不善于用藥也惟盧扁能具是二者故公前日之言其于醫蓋診者今用藥焉刀圭未下咽病隨去矣天下之盧扁非公尚誰屬之

雍資州送行詩序

雍侯堅儒雅恬于進其有寵召也辭甚苦終不獲命始勉而南既至對便朝開陳治道皆古義而實切時用上偉之將留焉明日即上章丐還廟堂持不可侯懇益力大丞相誠之至以侯心薰憂患果于白去上乃聽以資中付之於是蜀之仕于中都者勇侯之退而榮其歸也

合飲以餞之以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分韻賦詩張  
某君玉陳某光祖黃某仲甄胡某巨卿范某西叔王某  
君弼楊某似清堅孺亦自占韻以示無言不酬之意張  
某季長以告不預集而願有賦合某為十邁章某德茂  
至自蜀坐客也別出一章附於軸而屬某書其首予謂  
侯于進退出處耀矣薦不入官非君相遺侯自伸其初  
志然亦足以斲世之悵悵於衢路而不知止者故諸作  
雖竒藻遞發大音各奏大抵皆述此意顧某菲陋亦竄  
其間而又引焉頑石在上巨鼈當有不靈之歎奈何

送虞參政序

邊患烈矣自南渡以來聖君賢相惔惔然日惟據却控  
禦之備而卒不獲尺寸之功挫其侵陵之勢以大慰我  
祖宗之靈故戰不足而和不成而戰其戰也無定畫  
其和也無堅盟是以敵人視我如玩嬰雖無一毫忌憚  
此無他咎在謀議者不足以深識敵情而徒為膚理之  
見敵人弄兵以挑我則不得已而與之戰戰既久兵連



禍結我力既耗敵意亦怠則又不得已而與之和與戰常若循環而天下卒無一定之期嗟夫為天下國家者豈果無長策遠計以至是哉於此有說焉必有超世蓋代者其風聲威望素足以震驚荒遐而又高識獨照有以深探敵情而內強吾國苟得斯人濟斯事戰可也和亦可也其戰敵人以為威其和敵人以為德吾常操此二柄以為制敵之術而不使敵反操以制我若是焉天下事大定矣尚安有前紛紛擾擾之患哉恭惟某官

官以道德忠義結主知而以恢復功業為己任方其使敵則逆知其詐於未敗盟之前迨夫臨敵則迎挫其銳於方張不制之際大功數十焯焯暴著國家倚為長城重鎮者入贊機務將正鼎席乃推遠榮名退安閒寂偃然若不嬰於物者冲懷雅尚固以激懦而興頑然子房赤松之游在秦項已平之後而裴相國綠野之放乃穆敬不用之時今敵人可虞是秦項猶在也宸眷方渥是堯舜親逢也此而遽欲追赤松之遠游而蹈綠野之高

致其如蒼生何其如社稷何此尺一之詔所以亟下而  
舍人裝不得頃暫留也某故人子再世竊濡潤於仙舸  
之南也不能鼓樂柁以相行役獨知和戰之說如前而  
知今日一大事非鈞坐有不足辨者敬書以為序

### 分陝志總序

歲在戊子大丞相仁壽虞公以宥密宣威并絡之區故  
大丞相魏忠獻張公之猶子利州路提點刑獄某告公  
曰叔父往當屯難之初總諸使保釐陝蜀有大勲勞於

時歲月荒老其事滅沒不著志士為之盡然今公以偉  
烈殊庸實踵英躅名德後先焯煜相望願裒其遺績庶  
有紀焉以詔後之人公曰是吾志也亟命其屬李某使  
為之某既受命即退而諏諸耆龜舊訪之老校退卒皆僅  
有存者而莫能端倪又求之於腐簡破牘晝寤夕燈繙  
繹究索卒不見畦畛蓋戎幕屢遷年所歷脫亡淪散文  
缺不具或一歲粗存數月或一事僅涉梗槩既不可  
以日月繁次又不可以本末首尾相發明含毫吁噫亡

歸如飢不食渴不飲親戚骨肉之隔乎水火而救不是以雖一身孤危隔絕萬里之外而雄心義槩愈久愈確觀其勇于敵愾力於衛上明于料敵果於制勝善于任使勤於聽納寬於撫士卒仁於愛百姓至控扼險阻綏集流散招徠叛亡獎激忠義隄制邊陲整治器械經理財賦地非一所事非一目治非一人而公精神之所旋斡心慮之所周營朝餐夕箸夜寐推枕蓋無不用其至雖深畧秘書畫長籌遠算所以克復神州再造王家不容覘而竊議獨特之事為其勤過於周公蓋如此使當時少假漏晷必如公志則燔老上之庭返故都之駕唾手為之矣方公以便旨行事事有因時制宜者公初亦以為成制譬之芻犬既陳樵蘇隨之然今姑存不去亦欲著公所以用蜀有不得已昔文中子稱諸葛孔明曰使亮而無死禮樂其興乎夫孔明於蜀其身未嘗一日不在兵間其設施未嘗一日不在軍旅文中子何用知其興禮樂蓋以蜀觀孔明則不然以孔明觀孔明則然也

吾嘗論公亦云嗟乎當孔明時荊州入於吳其後渭南之屯亦落落不合然司馬仲達觀其營壘嘆其奇才至今論三代之佐必歸之夫知論孔明則知論天下士矣某之先君子實出忠獻之門而某鉉槩伎薄猥辱相國虞公之所委屬仰惟公護蜀之功與忠獻匹休今又以格天事業光明一時誦古今譽盛德者雖然陳前乃推美於前哲大老不忍其故實刊落將有以發揮表揭之而付之叢爾生顧某何敢以不腆辭是用薰沐纂次且再拜而為之序

使事經始 公建炎三年四月以復辟元勳自尚書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五月除川陝宣撫處置使其冬至陝初公被旨以便宜行事事皆專決不中御其撫臨既廣而權寄優重又今昔所無蓋其金石一心精貫日月上無嫌猜下絕謗疑故能以一身任天下之重履盡忠力幾成克復之勲然當大將鼓旗初建必有恢拓宏遠之規模鼓舞震警之號令書之策牘以備採擇而脫畧

散遺不具彷彿今姑得其入疆之始所行下諸路約束錄之為使事經始仍以臨遣詔書冠其首其詳則見之逐門

督勵勤王 傳曰求諸侯莫如勤王當敵人方張不制天子為之奔幸于吳於越而清蹕所至敵則隨之戈鉞之氣烽燧之烟幾於憑陵翠華熏逼黃屋而犬鼠蜂蟻投隙窺便又乘之而奮當是時九廟之辱萬乘之危殆一髮如也公擁重兵邈在萬里之外警堠一聞背不帖

席慷慨憤發糾督戎旅即日於邁先聲颺馳敵為奪氣蓋其以身殉國不借賊存素志然也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公之謂歟今錄其事為督勵勤王

振舉軍政 陝西諸路號勁兵處其騎射驍捷擊刺犀銳實冠天下自公仗鉞專征盡獲諸將前茅始憩一號今之旌旗變色於是紀律之不張法制之不嚴器械之盡敝不飾事藝之閤習不精諸屯虛額之不充疲瘡懦怯之未汰公皆篤意繕治勵精謹敕責訓練則程式可

稽課勤惰則賞刑必行又遴擇將帥之屬兵權授以成  
算如吳玠等雄鷲沈毅忠義體國策畧兼人名萬人敵  
皆公首自甄識拔之裨伍以卒成大功其間仇扈難制  
或委甲棄軍亦隨以剪馘不復顧惜拊摩士卒不啻子  
姓藥傷補敗第功次勞常若不及故能以一隅全力抗  
堂堂大國此則公馭軍拊衆之大畧也初川路禁軍無  
將領統隸公始創為四將俾之專意練習又山前所屯  
多為西兵邊遠俄至則盡甲而出故自利以南蕩無藩  
籬公命于成都潼川等戍守東兵及廂軍遞鋪并弓兵  
料簡少壯分屯結隊以嚴備禦既又招填弓箭手復其  
征徭賦其土田授其鞍馬又增置諸縣弓卒又勸募土  
丁鄉豪使自為戰其他名額有號勇毅有號赤心雪恨  
報讐子悉團結有法廩給有程至于不吝金帛市馬西  
陲以足戰騎皆公用力於戎旅其槩可得而記者因總  
之為振舉軍政

講析貨源 公初為茶鹽權酷法其奏札云臣到興元

取會四川見管金帛錢物除建炎三年上供并應副陝西河東衣賜物帛見行拘催其已前年分積下錢物緣建炎元年朝廷催促諸路併網起發赴永興軍鳳翔府下卸準備緩急支用去春金人殘破盡數失陷後來收簇到錢王瓌駐軍興元半年之間支過一百二十餘萬成都帥臣盧法原差楊可弼充都統制五月之間支過八十餘萬可弼乞罷續差利路鈐轄李君陳代之四月之間支過五十餘萬自建炎三年節次承朝廷指揮支

撥應副陝西諸路糴米等計川錢一百三十餘萬及陝西節制軍馬王庶曲端王似共取撥過四百餘萬因此儲積無幾今屯兵十萬日費浩瀚道路阻遠東南財賦既不可調運解池未復商賈不通臣見行措置茶鹽權酷講究利源為經久之計公之奏牘如此其後臣僚札子亦云川陝初用兵時調度費出悉仰公帑是時所用者州縣之綱運常平之儲積而總領財賦司又為酒法鹽法增錢引之法佐之取給於此而已不及于民也其

後費用稍廣總司之法網運之物歲入如舊始不得已而取於民於是有對糶以稅米輕重為率有激賞絹以和買多寡為率有折納和買布以市值為率有增敷役緡以加倍為率某嘗竊觀二劄因以考向之征輸賦徭凡所增名色誠非得已蓋邊屯如雲張頤仰哺一夫不飽狼犽蛟搏變且不測如之何而坐視然當是時百姓知官用其力還以衛之亦樂輸亡少靳又公建置約束初不以為永制形之刻章著之號令人戶知之蓋其本

志將期混一之後盡取而復除之惜乎其不遂也今取自公以來凡經理財賦等類錄之以為講析貨源若糶買運漕事實繁勞不可不著而間於科調有所蠲放以示寬恤亦公護念吾民之至者並附于篇

控禦阻隘 敵自入吾中國其順利駛捷之勢不啻高屋之建瓴水凡形勝地若太行之險濁河之悍平時有國者恃以為固一旦半夜失之如寐如醉天下由是土債瓦解矣嗟乎斯亦可謂一時之強也及其眈視秦雍



睥睨梁益雍容嘻笑意謂功在晷刻然盡智殫力玩歲  
淹辰終不能盡如其志雖初志僅伸亦繼以撓敗夫何  
故蓋以精神折其衝以策畧制其命而又下收芻蕘善  
任帥牧凡敵密謀秘計意所從入皆先機臨控盡得其  
要是以雖左瞰右睨卒亡所指傳曰聖人有金城夫金  
城豈地形之謂哉若公者其足以當之矣今姑錄當時  
所以扞蔽蜀門者為控禦阻隘

課誘耕墾 食足則兵強穀粟富則食足然穀粟非天

雨而鬼輸之也由乎土之滋殖而已曠土未盡闢則瘠  
庾無見糧取之他境費倍而力艱然豈無術以濟此乎  
藉不耕之田而課之耕畫地利之人佐飛輓之乏遠邇  
不病公私俱給此匪策之上耶關外之地自經敵人蹂  
踐居者渙離千里膏沃鞠為莽榛師屯十萬仰食三川  
漕舟相銜填溢江漑蜀固不勝其困矣公憫然念之垂  
意稽事將有以少紓其力於是選信使擇才吏而分屬  
之優假耕夫貸其種糧資以牛具且給賞格以督守令

薄歛入以裕貧民未幾人爭慕向執耒耜者雲集於南  
畝荒疇廢壤盡入墾鉏向之蒿藜之場彌望皆黍稷矣  
噫公於兵食可謂知所先務顧獨無紀可乎今錄之為  
課誘耕墾

獎激忠義 死人之所難死於國有義且有名為尤難  
當敵敵重灼金石為摧孰有以甚愛不貲之軀而橫當  
之志士仁人執志堅擇善明遇所不幸不暇有所回恤  
視破頭顱抉支體殆飲食談笑事然非在上者別異而

甄別之則傑魄壯魂終亦埃滅漸盡顧何以慰已往而  
勸方來故公於死事尤懇懇致其情既已顯寵其身矣  
又廩其家錄其孤歲時祭其墓大者則廟貌而奉嘗之  
猶未厭也又命幕府哀其功狀列其姓名而登載之  
時我先君起部實秉筆初得九人記而刊之石矣又以  
效忠者衆前刻未盡嗣為集記其所以昭著武功揭示  
英節與夫推明公無德不酬之意粲然備具今錄其事  
為獎激忠義且列兩記於前云

招納畔換 梟狐不詳喜乘暝昏蜂虿有毒忽出懷袖  
自昔運丁否剝孽生仇鄰干戈相尋四海橫潰坤維乾  
紐解弛決裂則必有叢凶嘯妖投間竊起或睚眦藪澤  
或倔強城池因之騷動一方魚肉赤子又叛隸亡將去  
順効逆迷不知復其間雖有專地中立陰挫坐觀然未  
深明去就尚睽皇化於時將震以威角以力豈惟重傷  
且自新路絕盡若推赤心布大信與之更始恩柔惠來  
指以新路材者緣以自助下者使復齒於平人涵育之

仁孰大於此此公所以於盜賊亡畔專意綏集初不以  
殺戮為事用是道也今錄為招納畔換若西南裔夷時  
方艱虞往往或肆猖獗於防制之道尤宜汲汲今亦附  
篇末

紀載雋功 自昔成事濟功決于一勝楚以鉅鹿漢以  
昆陽吳以赤壁晉以淝水或用霸諸侯或既興墜緒或  
因之鼎力或不遂衰亡和尚原蜀之喉襟蓋吾特以為  
險資之立國方敵銳意深入雷轟電驅勢不留行而公

委任名將遠巡却之暴骸積甲幾若丘山蓋自其內侵  
以來挫折未有若此之甚發舒義士之憤摧敗強敵之  
氣鏗鉤偉績震耀一時梁益奠枕逾四十年皆公之力  
故制勝克敵他尚多有而係蜀存亡實在茲舉當時幕  
府有原上紀功碑又朝廷加公亞保及吳玠策勲贊書  
具在今皆列于篇蓋以侈公休烈使蜀人知今日生養  
食息之恩爰自公始不其偉歟

割隸郡邑

天下郡邑建置有成法封域有常守掌在

職方莫或易之屬當紛攘地形之所臨制軍師之所出  
入昔非阨塞者今往往為重鎮要區列成分屯有不可  
以仍舊要當因時度宜割部屬以便控禦故有升小為  
大易彼隸此大抵率從權制非刻舟膠柱者可與共議  
因錄之為割隸郡邑

澹齋集卷十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澹齋集

卷十五

記

重修法明寺記

偽孟帝蜀有隱者自號醋頭手携一檠所至輒呼曰不  
得登登便倒未幾知祥死人織其語嗟呼五季昏悖狐  
孽鼠妖乘夜嘯舞而當時徂亂怵逆視為尋常至人惻

宋 李流謙 撰

之微諷隱言將已之而不可今預知明慧普通大師醋頭是也師先識知來事不一書獨其抑為叛斥狂僭有裨於世教予喜之漢州雒縣自唐有寺曰法明而治新之或傳自師始有舍利塔有埽洞以掩四眾之骨皆其手迹歲久寺頽剝破殿亦立世尊塵埃龍象為泣前什邡南陽院住持僧慧覺始服儒衣冠慨然願祝髮於其地而興起之初亦落落不合去之數年而歸卒如其志盡撤蠱弊飾像設若門若廡若堂室庖廩凡為精廬者畢具名葺之實無異更造又築祠奉醋頭以志其本市經之為四大部者龕藏之戒其徒無輒毀易環植竹柏數百根根誦貝葉數過曰將以祝吾君如是之壽後當無敢斬伐者覺囊不貯一錢而平生喜佛事故所思歷塔廟無蠹壞椽椽此為尤盡徒純一純韞實左右之既成求予記予熟知醋頭之異而不知嘗居是寺每嘆物之隱乎荒昧固難知覺學道精進其所證解非鼓三尺如蛙龜者而恬陋安寂俗眼白之以予不知醋頭則亦未

必知覺始為記葺寺本未使來者有攷焉

星燈記

乾道三年十有二月淮安郡守廣漢張公<sup>光</sup>沈與邦人修

黃籙大醮于州治越三日有星現于九真位前琉璃燈

上初若散髮漸如編珠芒采流煥眩理貫錯疑有躔度

倏觀或無諦視愈明缸酒燼零燦爛如故已事乃隱在

壇壝者莫不畢睹道人劉浩曰吾見之三夕矣平生為

人作醮至此才四爾噫嘻異哉夫天遠人者也以誠求

之其近乃在目睫傳曰惟德動天信乎其能動也蓋公

之為是醮本以溉濯斯人之殃戾而道迎其社既初無

私己之祝既捐俸帑裨眾施以辦具且跪起薦獻七毫

髮不自盡凡百執事謹於法象亦奔走罄竭罔有遺敬

以是精意潛孚玄鑒昭答有此希濶祥異之應是豈苟

然公命史為圖而某職在文字謂安可無記輒稽首為

之記

龍角山福志寺修造記



僕為邑人將十年矣而未嘗知有龍角者一日山之福  
志院僧義祖持謁入跪而言曰山距邑二十餘里地綴  
大蓬蓋古藍若也顏奘不茸積有年所殿寮荒壓像設  
翳昧山神地靈面目沮慘緇徒野陋巢栖穴藏苟安斯  
夕吾師悟證自惟先業全付傳次在予倘不事事恐遂  
壞遺羞亡窮曉夜惴畏規追誅責乃發大誓願開誘檀  
施捐金輸粟益以己資空篋倒囊无髮不靳鳩工合材  
一大治之亦既卒事願焉君文揭示不朽僕初不熟何

義但唯唯而已明日以狀來條言之蓋院之中佛殿建  
於元符四年之丙子山故饒蟹羣嬉旅游咀嚙壤土木  
隨入之腐木墊基殿因以壞語詮悟白發其端羣喙趣和  
即日徙高燥地疊石其址以屏以捍本根屹然堅壯厚  
實已乃深丹堊之漫漶者更椽棟之罅脫者剗塑十六  
大阿羅漢于其中而重飾釋迦迎葉阿難之像既又撤  
廊西之破屋因其地為經閣而維之以四廡創始於某  
年甲子月積歲累至某年甲子遂落成於是院一新矣

形勢鬱盤氣象萃合游者改觀居者移氣如宴人子忍  
衣寶衣乘輕車從豪奴點童疾馳於通道大都神觀舒  
閒光彩赫奕追思向來憔悴飢窘無聊之狀不復夢見  
然猶重慮其傳之不久也將有後虞乃自課祕言金剛  
圓覺以千萬計將丐庇於龍天神鬼期有以覆護而鎮  
撫之噫嘻詮之有功於是院顧不憚哉原詮之苦心焦  
思不憚營丐服勞於己而遣人以安此固當書然僕猶  
不是與也蓋新舊起廢亦浮屠氏之所當為而又俾以  
衆施相以羣力詮若無難者獨嘉其不苟近利而惟他  
日之憂沈思遠計至乞靈于衆教以安安後之人則其  
用心豈偶然者蓋推而大之則從上諸聖所以斬絕彼  
我普度一切均是心而已矣可書之實不在是邪為之  
記以表休蹟尚何辭

緜竹縣圃清映亭記

物生皆兩之其合也則以類照異而體不隔情違而理  
宜符非瞰乎眇緜立乎域外疇覺歲月行天水行地異

且違也合為一清同一清爾而人才得以矚其際是非  
有以使之類也並衣冠而處士爾士爾唯合焉引而森  
布班列之雖別容表差使能殊性質然輝聯彩錯人望  
之自一色亦類也繇竹縣圃多閒田令君錢太虛不以  
植木稻藝葩卉乃鑿池築亭以當水月之會長林屏其  
前迴澗超曠日入雲破暝色徐展推璇魄而貯之涵液  
沈漬神與形融殆不可以聲偶有會於予之說於是令  
君取退之月池詩二字題其顏曰清映呼客觴焉而問

言於子李子子李子盡酌而對曰嘻有味哉退之之言  
令君知之矣其詩曰若不如清妍却成相映燭此蓋因  
物會心以發異境之自然借才託諭以表善類之相得  
使人知自澡濯吸澄爽以盪埃冒攬晃耀以破幽昧久  
而不得自翳一旦為喜事者所謀綺縠之妙辭金玉之  
美質鵠趨鷺翔參光而互瑩不亦有國者之華乎不然  
是名也喻耶實耶竟何所指也太虛名某金淵人同年  
進士為政有經緯人咸宜之且惜其將去予每過之與

之臨流徙倚自鑒其衰陋槁屨泚然不無為容而太虛  
又在旁為誦覺我形穢之語未嘗不完爾而一笑

### 節齋記

節齋者縣治之燕齋邑大夫青城楊公命其僚廣漢李  
某為之名也曰節者何齋之前有竹數百竿蕭森玉立  
蔭映齋凡名所從也竹為德不一而獨節云又何也竹  
之德無美乎節也寒暑之運烈矣物皆聽焉而彼曾不  
與之變非節之可美者乎予請言節易坎上兌下為節

坎險也兌說也非險不節非說以濟險節則病焉人之  
情善放而易搖樂于理外而拘于律中可欲誘之淫瀆  
四出則蕩而莫之檢非有法制程量斬然臨之如絕壑  
峻淵崑崑在目則不能節故凡坎之險所以節也然徒  
險而已勢薄則悖情坦則劫非有以通之泮渙夷緩戢  
其所已甚而矜其所或有第措之于法制程量之間則  
禽攫獸搏節所為病故兌之說又所以通之而節于是  
得其正觀之植物松柏之不易寒暑竹畏友也然形之

礫砢盤錯往往愆繩墨而缺斧斤不為棟棟之用坎之節而已惟竹也選尺而節節有常處積其節而後摩天又中虛而圓色粹而潔有應而不留介而能通之狀故人視其翹然自拔者可敬而娟然爽媚者可愛固坎兌之節也因以名之竹其為予強名之楊公岷下夙儒令靈泉也條教簡嚴其要在予區別臧鄙裁正是否一髮而不可溷以私若坎之險而其實慈恕惠和春融日溫賓賢子民人父師之有兌之說視竹之節類能不泚矣

然則予謂竹當強有是名公獨能強辭是名哉昔之嗜竹者指王子猷子猷縱誕為名教之蟲晉人蓋以是覆其國不知節者也乃曰不可一日無此君子恐竹視之則曰不可一日有此君也若曰不可無此節者而後可也予嘗暇日手携韋編于竹之前清風徐來大然而笑竹與君皆若為予首肯公名某字某

題待鶴亭記

靈泉故瘠儉舉一邑無觀遊之地獨妙通祠側有蘭若

曰興福其外憑高為亭下臨綠野市井廬落雲烟草樹  
田疇溝塍參錯蔽虧畢陳乎其前一睇千里來登者神  
豁氣爽心目俱爽最為邑名勝處昔人榜之望錦以錦  
官城可跋而望也蘭若久荒北阜狐窟巢如逃屋亡家  
一僧衰瘵無徒屬色頗淒涼故亭與之偕廢椽脫棟搖  
壁壞瓦裂飄囊之瘖往往舍焉環其地柏數十株老蔭壽  
幹亭以為勝者亦半戕於斧斤紹興壬午歲元日邑令  
楊公過焉顧瞻久之曰是去真栖不一弓地污穢乃爾

其何以安歸語邑尉李某相視一嘆明日興福僧來言  
曰智海老不能有是亭久矣考之舊刻亭之建不知何  
時崇寧改元歲在壬午宰王君者以葺祠之餘材新之  
今歲復壬午意者冥數之符亭當惟祠之歸願併其地  
使黃冠掌焉智海本心也公曰可哉吾何敢專適某詣  
府遂具其事俾曰大尹王公亦欣然可乃呼道士王行真  
付之且屬以興修之役公首捐俸粟倡其僚各輸斗石  
食眾工凡邑子及客子之樂施者聽而不強又稱為指

畫自真人殿左廡破壁為門伐翳夷阻架溪而梁之累石而上凡一百二十有二級以達於亭即亭之舊而加葺焉支補其壓漏濯洗其漫漶垢汙而徒所謂茅茨者于其後於是氣象騫奮超拔異疇昔自廡望之橫橋如畫石磴如梯空亭縹緲山顛如飛來隆岡起伏為之扶衛草木相附若奔若迎殆與真祠素為一者祠初無客館客至無所舍至是始有託足依駕之地皆滿意焉屬役於四月而斷手於七月公休事輒來督視不啻治己

之林園臺池者未訖役某授代去既數月公書來曰亭成矣子實贊我我可無一言紀歲月某曰亭之成實公意所屬徒以老僊蜀人之所尊事而是祠也臺家之所更建汲汲夤奉根極於至誠故視唾其地如唾其面精念冥感至使閭黎自託於不能願以是歸之黃冠大尹王公躬承密旨既克新華棟凡便於祠者亡不允可是以斯役不勞而濟此皆可書望錦舊榜於祠不類也易之曰待鶴昔仙人丁令威蘇耽皆僊去化鶴以歸舊傳殿

廷之相故有鶴來安知非老僊而莫識也於斯亭也願  
與諸君待之公名先進字用之永康之青城人古君子  
而今循吏云

### 尉廳二齋記

尉廳之兩隅便齋各一名其左曰友仙謂梅子真也右  
曰自警先君所著書目也尉居於官邸去里正微吏僅  
一髮自子真為之來者例以仙名果仙者而為尉哉蓋古  
之士適世而不得去直若寄焉則擇其甚卑極陋者而

居之不願顯也予觀子真當王氏用事京兆章以直觸  
誅一時士喑如寒蟬子真獨排憤斥言不少避亦偉矣  
視班槐棘者亡如也顧肯居此無意哉其後莽盜國子  
真又去為市門卒夫尉卑矣足自晦矣然且去之而甘  
於隸圉豈其視尉猶顯不若卒之賤愈足以故意肆志  
於網羅之外乎然則有道之士其不喜華寵類此尉以  
仙名必斯人而後可予既冒其官非若子真不逢而悔  
徒以丁時休明無一能自薦當投之冗散而來此爾尚



友千載或庶幾乎其人友仙之名蓋如此先君姿質峻  
厲視履不善如踐蛇豕而食蠱鴆嘗以所自得與平時  
之所躬行著為書名之曰自警實大警我後人予兄弟  
惕惕奉承常恐少失墜坐譴泉戶況今輩武吏職警察  
因念鼠盜狗偷乘夜不祥苟偵邏不密雖三戶寢不得  
交然專倚以治晨伺夕掩力則不勝就盡得而彌之論  
殺丹渭水秦氏無坎火焉唯端已斂軀一以是書自警  
德型而恥格意識而物化彼亦人耳當不得警而懲故  
凡自警者蓋將以警盜也予公退坐兩齋其在友仙思  
予真雲霞之姿雖屈首風埃而邁往不羣之氣決不可  
一毫挫則亦遂忘其身之微賤且飄然有鞭笞鸞鳳之  
興在自警陳書于前嚙味義訓披窮格言思先君繩步  
尺趨言言玉屑者退而視其身不逮遠甚則竟日不得  
寧然則兩齋之益予豈但盤盂几杖之此哉若其為屋  
則其官其邑之陋不足書書其所以名者

容庵記

吾弟無害以容名庵乞予記久矣而未暇因其之官少  
城也乃書所以為容者而告之凡天下之能容必其廣  
者大者天地之容萬物生焉山海之容有貨聚焉蝸廬  
蟻宮螻蛄之巢容而已矣夫人不能皆我也吾與之同  
處乎宇宙之間曰必我則爾容是使之南走越北走燕  
而後可也然我豈能使之南走越北走燕則彼衆而我  
獨吾且不容於彼夫至不容于彼果能裂冠毀裳去而  
之山林河海不與之共斯世猶可也而又不能則是日  
夜焉常與仇敵處矧鳩接其前而不悟豈不危哉雖然  
使真能裂冠毀裳去之山林河海矣然一瓢振耳狷者  
忿焉則山林河海猶未免有為吾仇敵者蓋惟一不容  
是以無適而容也於此說焉視吾身則若不可自容視  
物皆容之則幾矣何謂也嘗試思之吾與賢世固郁又  
甚賢者吾不能至彼之甚賢則猶不為所容不為彼所  
容吾何以自容不自容其德進矣至于人無大故皆賢  
也何容之難哉嗟夫以是而航諸海濟矣吾弟聰察諒

直奉家法謹甚特于烏鵲之辨未忘也乃今有慕于容  
之說噫嘻吾之言亦畧盡矣成都大都會臺府皆貴人  
而同寮又一時賢雋所接士與民比他為夥容之所施  
用尤其地哉勉之行矣以規不以頌手足之義也既用  
是別且為記

哦松亭記

姚宣孺來丞靈泉治其屋西之小亭亭面長松暝翠曉  
清矜嫻于態近接几席間有可娛者名之曰哦松取韓

昌黎藍田丞廳壁記對樹二松曰哦其間曰吾不必植  
松而山在焉馬屬于記之予讀記丞位偏而高例以嫌不  
可否事涉筆謹署非但今也若古矣每妄言之人必自惟  
其才力之不足賴而後始能安于無事苟有銖兩之智  
焉皆翹然不肯自愚故凡為丞而畏偏逃嫌知署而不  
知可否庸則然也若才者則必其韻寄蕭爽趣尚楚潔  
不屑于一丞之為乃然爾觀斯立積學績文退之稱其  
所蓄泓涵演迤日大以肆則豈庸而然者乃能恬視息

驚吏之平脫以紙尾一過目若驅童兒聽部署絕不經  
懷方退哦兩松之間其人蓋可知矣其想吟諷之時松  
風颼颼莖茅滿耳落子在地可嗅可殮意從天來白與神  
會必振冠奮神大樂于斯視簿書埃氛皂胥垢濁觸面  
逆鼻唯恐其不亟去尚何可不可之問哉故予謂退之  
之記非以著丞之當然特表崔君之高云爾不然長貳  
固共事也而何偏何嫌哉宣孺名家子好學工文詞下  
筆雅峭有中原氣味于事物亦無所不通其來為丞也  
適令敏明又邑小不足治宣孺既舉其職曰如是足矣  
吾可例崔君偷一餉之樂矣于是名亭以寄意焉予曰  
今人古人其何以相遠哉崔君之高退之能記之美宣  
孺之高予獨不能記乎他日宣孺坐于亭予幅巾過焉  
宣孺方撫松徘徊掉頭長哦其聲若出金石顧謂予曰  
吾方有公事子姑去奈何宣孺曰吾不以待子子遂相與  
一大笑宣孺名藩平陽人

默庵記

天彭駱庭幹以書屬予為默庵記予復書曰庵以默名而求記之庵中之人可謂默乎而予又縱言其間果可以為默庵記乎雖然嘗試妄記之夫默語之對也語有當德則彼此諱然故人指默為勝然不知巧詆奇譖者以為外錯中非情實險幽則其台矣速殃尤慘於眉頰故謂默為勝語而足以自完猶未也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默乎其庶矣乎蓋嘗觀之乾覆坤持日星散照山川流止風雷飛動草木孕長羽鱗潛舞謂

其言耶則固寂然謂其默耶則貌象聞發揭揭於外不得以自翳然人終不以非言蔽其用亦不默議其隱豈非不言之信存乎德行者在耶今庭幹之默也姑務求勝捷捷者而約吮<sub>袖</sub>神乎于沉冥之域乎于恐巧詆奇譖者或倚之不然必勵於躬著其踐修使為德行者可望而知則雖終日言而人卒不得以言以默而求於庭幹庭幹于姻家予知之深矣其孝友篤實信於一國而學問光華又嘗推上則固如予言予也尚何以告之為是

姑以贊也若夫極默之義而至於非德行之所能見則  
庭幹且不自知況予乎

### 重修尉廨南康祠記

尉廨之南康祠不治久矣頽壁蠹椽厄以風雨像設黯  
晦香火衰寒過者弗莊非神則然也所宅之地然也尉  
之居如蟻垤如蝸廬吏卒如凍蠅尉窘悴清苦如寒蟬  
而神下臨之其祠之陋與廢而莫之葺理固也予之來  
更二十晦朔慨然欲葺之而不果今僅如志然既盡用

其力亦姑補其缺壞與被飾其舊而不能大有所更華

又自秋徂冬凡數閱月始訖役其難若此嗟乎亦可憐  
矣既已事訖酌酒而告之曰督姦詰盜尉職也神不恥而  
宅于是亦其職也尉職明神職幽然尉不若神之靈明  
不若幽之察則神舉職為易尉寶賴焉苟疆隅安清凶  
梗遏伏尉安于明則神安于幽矣夫如是神之祠一日  
不算尉何面目視神謹用書之壁以告神且以告方來  
之尉俾曰若予之謬猶知倚神而葺是祠其不謬於予

者祠必可保其勿壞

澹齋集卷十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澹齋集

卷十六

記

重修安國寺記

安國寺昔號大恩不知興建歲月嘉祐八年賜今名天  
聖中為禪坊雲頂山僧元釗始居之六傳以後為律歲久  
屋壞予少時過焉聞然悄愴疑有鬼物輒怖而出僧道

宋 李流謙 撰



安何氏五代住持元詰之孫也慨然願葺之空十年之蓄益之檀施而東林院僧某亦悉力來助合為若干錢於是盡撤蠹大新之佛故有殿稍加治焉自門廡堂室及最後大殿則更建材粗堅可抵當百十寒暑我先君起部與邑人繪八菩薩像于殿之壁士人王訾筆也殿有轉輪藏丹碧黯晦予兄弟出泉濯洗之而屬道安之徒任其完補其經役始於紹興歲丁卯而成于己卯道安求予記許之有年矣而未暇請滋勤其言曰曩爾刺

何記也然獨惟荒圯至吾而極苟不力則亦忝矣用是蚤夜孜孜晝夜搏食銖毛摺收亦幸施者和附趣贊乃克濟豈我能以之哉或者一念至到有導焉者爾吾恐後人不知為之之艱而傲居之輟漏忽傾不一引引手則吾志弗嗣記之期以勸也噫嘻安可謂用力勤而為慮遠矣因告之曰衰興有定緣而方來之賢否不可期賢耶適其興無記可也不賢且與衰會記其能已之乎安曰是則然矣而傳後之意不得不然也強書之安知其

不由是勉於賢而是利之興將無有終窮乎予曰可遂書之

瓦屋山瑞像記

瓦屋山在西南絕徼去郡城三百餘里與峩嶻相望蓋蜀之絕境也五月初一日僕自雅安攜家來游凡兩日兩日至開善寺又兩日始達峯頂時隆暑意佛光來日必大現至之日即兩翌日又雨連晝夜不止四巖冥冥瘴霧如翳初六日早大風從西來雨後隨之僕私念聖賢隱

顯變化初不可約欲指期見之亦大癡矣將遂作禮而去日午雨忽止起時巖際稍稍開霽頑陰若霧若有物推而納之澗下日光雲氣上下相激射天宇融怡一塵不興主巖僧道緣曰佛見矣然猶遲以晚也僕喜甚正襟危坐以俟日昧未僧率大眾登佛閣炷香諷唄以請久之雲蔽復開日出沒不常衆頗憂之少頃有圓光隱崑腹五色璀璨衆方驚視俄隱去既又復見比前益大其圍丈餘色愈光潔自是凡十三見見輒異狀有爛銀

色者有金色者有火光飛馳其上者僧指曰銀色普賢也金色文殊也火光辟支迦也予逼檻注眎其銀色中髣髴若有菩薩像又白毫二旁出貫天與日不相亂文殊之現亦如之獨辟支光上火焰蓬勃繚遶而上尤分曉可辨於是觀者覩所未嘗皆彈指贊嘆聲震山谷初僧之延降諸佛也皆單名特請輒隨所稱呼而應一一不索率自為圓相不復相襲僧言所未有此尤異者予聞瓦屋之名舊矣其所傳種種變見大抵荒茫漫靡不可攷信每疑其徒誇誕增飾耀流俗以求尊其教乃今幸親見之變化恍惚不可名狀靈異如此始知諸佛慈悲願力神通妙不可思惟且重悔其狹劣淺陋聞見不博拘攣常智而果於自信果於誣理也因遂書其所見以示後之人若夫斯文之傳世之未見者復有如僕之初置疑其間出私意而輕議之安知不復為異時之悔乎

王正卿楞嚴譯經像記

卷十六

天台智者大師聞西竺異比丘言龍勝菩薩嘗於灌頂  
部誦出天佛頂首楞嚴經十卷流布五天皆諸經未聞  
之義唯心法之大旨五天世主持護秘嚴不妄付授智  
者日夜西向禱願亟傳中土開瑩晦蒙然終其身不及  
見唐神龍初中天竺沙門般刺密諦烏菴國沙門彌伽  
釋迦始以經至廣州時房相國融以事謫居二僧乃參  
譯屬以筆使授微詞密義煥徹彰明東坡嘗稱之曰釋  
迦以文教其傳于中國必託於儒之能言者夫大乘諸經

至此經則委曲精盡勝妙獨出信哉言乎學佛者不可  
不知也龍居王正卿得筆墨三昧嘗為安國寺僧道安  
為此像于寺之壁極一時之妙人物簡古竹石秀潤其  
執簡作談者有默然意傳之狀援毫諦聽者有渙然冰  
釋之容與僧之譯房之文是三和合道安求予記之予  
曰正卿之為是也戲耶實耶無乃使人由是以造無所  
還地耶安曰殆其然哉予曰我聞慶喜墮陷答在心目  
又將以境示人得無有不著使者且圖通會中佛以熏

天熾燎烹鑄聖凡而諸大弟子及大菩薩皆以悟妙聞  
踴躍呈露一經文殊毒眼千尺懸崖墮魂殞魄况今欲  
以名貌模寫繫隙中塵捕日中影使有二文殊奈何且  
祇洎精舍龍梵環擁緇素紛集當是時天花風飄法鼓  
霆擊而我佛舌傾江口布穀初無一字而說彼經彼二  
上人萬里而來指鹿為馬瞎却正眼對面越燕而房與  
正脚赴響奔聲為蛇綴足明將死水浸殺活人曷若去  
畫安曰子知經之經而不知非經之經宜其以畫為畫  
而不知非畫之畫也如子所言祇洎精舍佛初不說則  
今壁間之像寂然寥然月白風清實熾然說由此證入  
則七佛祖師雪戟霜戈一時俱卸黃面老子金闕鐵輪  
信手打開予曰善哉師言我為露布有來問云何護圓  
通請以是對師曰可哉因書以為記

祥符寺千佛記

歲在庚午大中祥符寺傳法院僧法海將造千佛像乞  
言于予嘗告之曰我有一佛真金色相非丹非素妙圓

明心非琢非瑀魏魏堂堂四象踞遶盡大千界舉恒沙  
數悉同茲像衆生流浪埃蝕垢蒙對面不覲吾將表而  
出之香檀肖容金碧借飾自一至千羅布森列能從我  
者洗目刮眚咸得快覩因像生敬因敬生悟各還其家  
求見真佛問與此像為同為別劫火洞然請丹霞老師  
一判此案海得吾語遂書以乞檀施且自捐巾鉢罄竭  
奔走為之凡累年至紹興丁丑像始成伎精工專好相  
完足觀者贊嘆寺舊有普賢閣恢大傑壯即龕像置其  
中易其榜曰千佛人以為稱海請記之予曰向之言尚  
非記乎而又何求獨師積時營圖之勤與像成之歲月  
則不可不記因書以遺之使歸而刻焉嗟乎海用是可  
與像俱不朽矣

性空寺畫阿羅漢記

漢州什邡之外戍曰吉陽寺曰性空僧曰了悟嘗合衆  
施即寺之大殿命武信李逸為十六羅漢像逸真畫史  
也有名字於蜀筆墨絕不足凡其為此像益工蓋斥去丹

鉛金碧之飾而獨以冲澹簡古為勝奇姿異質生氣凜  
然水石峭潔草樹靜深燕坐經行如在天台竹林間也  
既成來觀者燎香損頽却立瞻視大喜而嘔嘔逸亦顧  
而嘆曰吾平生未嘗有也久之里人楊宏病瀕死家人  
環泣計莫之出宏神爽昧昧忽見阿羅漢像十六見于  
前命禱于寺俄而獲愈又任師古大疫醫巫束手謝不  
能夜夢老僧入寺啜茶於堂上且以心經授之覺而大  
汗病旋脫去明日至寺謝焉見降龍尊者蓋夢中人也

悚然感嘆由是里人夸誦侈說爭事之惟謹嗟乎異哉  
夫逸之畫畫耳非阿羅漢之慈耳固無以彰其神無以  
致殊驗於二子然則阿羅漢也逸也二子也其緣之冥  
契數之默符蓋所謂啐啄同時者非耶噫其自今使聞  
二子之事者知敬阿羅漢敬阿羅漢者知悟逸之畫億  
萬斯年無有窮已則力之為功可量也哉因其求記筆  
以遺之

贊

十六羅漢畫像贊

一尊者須眉雪垂持杖而坐一鬘童執經倚石  
睡其一以椀救其鼻

霜眉雪顙扶杖諦視鬘童捉經倚石鼾睡或觸其鼻戲  
發其嚏夢本自覺經亦無字

一尊者持貝葉作說法手前有篆盤一僧人捧  
香二蠻奴從跪至地一掌手作禮

貝葉未展篆縷未焚已說法竟孰聽孰聞老僧捧香兩

奴慙慙各為佛事或跏或擊

一尊者左手執經卷右手爬癢小童碾茶一僧  
拂茶具

兩臂不用一機自奔爬者非癢執者非經童僧薦茗器  
探泉清借甘露爽濯海龜腥

一尊者前有蛟吐珠童承之以盤

有虬特角吐珠陸離婉彼奇女以盤承之我寶無量獻  
此何為汝用自照蠲忿反慈



一尊者憑几前有三鶴其雛盤施于下

隱几嗒然三鶴振羽雛者墮地能和其父有曲無名我  
歌汝舞勿乘衛軒甲者嗔汝

一尊者小童自崑間架竹引水溉蓮沿有僧持

琉璃小瓶有龍在焉

水性滿空不擇所赴架筠導之下溉蓮浦琉璃貯龍其  
細如縷大則垂天小固如許

一尊者前有龍一鬼波間捧書

萬里一跬千家一鉢莫驚者龍香供夙設擘波跪函有  
足其捷汝未反命吾饌已徹

一尊者前有國王發續中舍利以杖挑之爛然  
有光尊者與其徒皆作禮

五色有爛三昧所薰秘續孰啟天球並珍委最後屬住  
未滅身曷不肅雍其人其人

一尊者瞑坐喬木庵中上有應供化身持鉢飛

錫前有僧擊磬

雲錫飛游龕木燕瞑為二為一罔兩問影真有心哉聞  
黎擊磬汝未見我孰起此定

一尊者有二王孫一捧芙蓉人立以獻一跪而

納屨

王孫可憎或出非類擷花人立納屨而跪飛空挽葛同  
一游戲反彼初念毛革立蛻

一尊者抱膝坐山數峯水出其下一童一僧皆  
以手障面如怖狀豈水有怪乎

翠嶽岌業清波渺瀰抱膝危坐旋盤不移彼怖者何匪  
蛟匪螭汝師在此可摩可騎

一尊者支頤坐前有盤盛果

柱頤汎觀如器聚蚬自止自作孰非正性異果貯盤浮  
華淨盡如我所證不復凋殞

一尊者捧手爐前有淨瓶出雲氣中有數峯

嶺屹維山掩曖維雲幻耶實耶出此淨瓶日晉既空河  
山不存尊者執爐居士證明

一尊者前有一虎

我自怡怡汝何眈眈豚犢滿前莫戢其貪我有鐵牛八  
珍肥甘搖牙無所弭耳應慙

一尊者前有鹿面之尊者若為之說法

溪流泠泠豐草滿野饑飢渴飲中有般若皆吾佛子其  
大悲者舉指為說語絕意謝

一尊者有狻猊二大者板其左膝小者繞其右  
尊者一一視之

兩猊鬣鬣維壯維稚繞牀齧膝左撫右眎方其吼時却  
走彪兕玩吾股掌直家狗耳

銘

無為長老月公塔銘

臨濟之傳至五祖演公如河出崑崙放乎中國沃日蕩  
空其浸益大有大弟子曰圓悟勤道愈光顯能師天人  
其所證可皆龍象傑特若佛性泰大慧果固已焯焯表  
著而平日執巾孟操杖屨一作錫旦暮乎其側微言密旨

得于耳目之所染濡去而聞于時者尚多有之今無為  
山無為禪院住持僧道月者蓋其一也方勤坐昭覺道  
場自卿公穹巖無不折勢貌尊事而衲子得一容足地  
畧覘顏色亦自謂祇林鶩峯親授記前師是時已為其  
侍者則亦固可見矣師甘氏漢州德陽人父槐老書生  
終右修職郎廣安軍錄事參軍師少有奇志樂空寂不  
喜服儒衣年十三依縣之東山龍居院僧自樂祝髮既  
授具戒往見正法明咨決大事明器之與語未契適圓

悟歸自東吳遂往從焉其始至也自以未越戶限已豁  
然省圓悟印之自是以心法相付未幾圓悟即世師卷  
包南下盡行諸方遇名德老衲皆刮臂相視一作曰是

法窟中來龍種鳳雛也師不自厭更從其培擊而其豁  
然者卒毋以異也久之西還掛錫昭覺太師蕭公振命  
主保福地雜賈區煩穢中師居之如在山林越五年謝  
去再往長松未闌朔會有無為之招無為為剎望西南  
人爭得之席一夕虛凡青赤之服者輒涎流波道師獨

以太師王公剛中現出之予時尉靈泉得檄日一再昏  
督予禮遣之者時師方領徒丐食旁縣故逗留不樂去  
山中之逆者至彷徨近境彌旬無所歸予譬曉諄數乃  
強行居七年而寺赫然其最巨麗瓌壯若客閣阿羅漢  
閣尤雄一山師則曰彼豈吾事哉使吾師慧命不斷如  
系吾當任斯責彼豈吾事哉乾道三年春得脾疾七月  
六日忽索筆書四句偈端坐而化壽六十五臘四十七  
荼毗得舍利數十分其骨一葬冠黿山下一葬龍居之  
受業院度弟子法然等凡十六人師儒家子書讀書有  
俠氣遇急難勇往不顧黨類道未振孽孽掖起之間出  
一二偈章清圓可愛大丞相魏國張公數貽書獎嘆且  
常祝其為山中留也性剛不可屈在保福時有連牆拓  
其巢幾侵寺之半人謂是額額不可與校師毅然升堂  
鳴鼓數之即去茶使許公尹攝府事聞之亟追還歸以  
地而謫侵者後數年邑之吏假牛車于寺寺厭苦却之  
吏恚咎主寺僧師曰彼何罪逐我可哉遂徑去不復返

師王公愈高之故長松無為昏公特招師住山有方畧  
而禁戒嚴峭人心服之文室所須昏取諸楮中一錢不  
以累常住夜漏盡三鼓猶履聲足照燎香行道未休故  
其徒相視亦不敢惰以嬉自號栗蓬庵主蓋誌其所得  
云予於師里人丁丑秋始識之於保福師傾蓋相契往  
往語以佛法大意有貴公解金剛經嘗舉而問之師笑  
曰是鉗鎚不妙吾恐使人之不能脫然也予始試吏年  
壯褊心遇觸輒不堪師曰子有朗徹靈明者待之有餘  
矣予每愧嘆其言既葬法然師行五百里持甘君鎮所  
次狀來請銘曰師之遺意予不敢辭因按狀併以所親  
聞見者足之而為之銘銘曰闍黎三昧何者是栗棘全  
吞不遺潭堂堂大用誰抵當水為逆流山卓峙住山非  
住去非去老木十圍烟甲蛻魔強法羸臂相紛翳途衝  
衝顛應汎轉陶家輪幻佛界有妙莊嚴尚其細不知其  
人視其師演公之孫勤之子

雅安報恩寺并銘

雅安環報恩北落皆無水人飲諸江病遠汲長老法輝  
指寺之庾曰是有美泉鑿之而信因梵為巨井感涕澄  
冽亢燎自如於是綆缶係道遠近給足郡文學掾廣漢  
李流謙為作銘銘曰五大物功周施坎心亨兆其倪利  
生人配重離環精廬壞瘠衰焦金甌勒壘牀坤含珍龜  
吐之鑿鮮原出澄漪梵堅深隴無時往艱汲人其咨取  
諸隣孰不怡漑濯滌急燔炊求口實當觀頭來維新注  
益滋願進德比于斯

澹齋集

澹齋集卷十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澹齋集

卷十七

誌銘

宋運使墓誌銘

先是起部嘗書故中散大夫宋公墓言公天賦剛直自  
初筮仕氣象已不可撓折論事權貴前慷慨奮厲及析  
郡符持使節威令必行彈治擊搏當之輒潰官吏無貴

宋 李流謙 撰

賤凡在百執事之列與夫奔走往來操朱墨以需指顧者率望風披靡剪落牙距誓滌清濁穢束身三界中於是豪右屏氣侵漁道絕而閭閻細民始獲以有生為樂至今人猶能誦之後二十有六年公之子朝請即致仕諱誨字彥伯以疾不起遺言戒毋為墓道之詞諸子震悼不忍以謂匿美善以自翳盛德也論撰之使後有考人子之事也於義皆通遂後先製以其塔從事郎四川制置司準備差使李君嘉謀所次來乞銘予不敢辭宋

民封於周三十六傳為楚所滅及偃王失邦子孫因國為民自漢而上居西河更魏晉始居廣平隋唐間又散居京兆其後獨廣平京兆為顯姓公世居京兆九世祖玘為壁州牙推生某仕唐為僖宗諫官以直觸闕寺出為隰州團練副使因家焉某生某徙居成都仕蜀為太子舍人生某為壁州推官生某號無為先生先生生士修太常博士致仕贈左正議大夫即公之高祖曾祖諱球登慶厯進士第以左朝議大夫致仕贈通議大夫祖

諱光朝請大夫致仕贈特進考諱昌宗右中散大夫華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致仕贈宣奉大夫即吾先君所書墓者也母陳氏繼文氏李氏皆碩人宋氏自得姓蟬聯數百年蔣祥播慶久益昌衍公幼爽悟彊於學年十三侍宣奉官京師任膳服牋記如成人宣奉性方嚴持衆如官府歲時朝服坐堂上家人歛躬側行羅拜就列無咳者子孫吏而歸必先課以績業如素所教勅即賜食遣之否則頓頽謝退而跼蹐不自容故孝謹之風

蜀人慕之公以欽宗覃恩補將仕郎主眉之彭山簿用賞楮從政郎辟瀘州錄事參軍又辟知永康之青城郎之酒人一年諸臺交判知嘉州峨眉縣權眉州福化酒稅改宣教郎知綿州羅江縣未赴丁宣奉憂除喪再辟青城擬丞邛之依政遷通直郎丁李夫人憂免喪知劍州普安縣轉奉議郎賜五品服除成都府路鈐轄司幹辦公事用上即位恩轉承議郎磨勘轉朝奉郎通判劍州未赴改知隆州未滿除嘉州踰年擢潼川府路轉運

判官丐祠主管台州崇道觀遂致其仕以諸子升朝恩  
封朝議郎又六年而終享年八十公之為青城也邑瀕  
大江隄遏控扞率遠用呂汲公故事工堅而役均吏不  
能為奸學圮於水兩丁釋奠寓他舍公喟然撤廢寺亟  
新之堂宇齋廬皆宏肆華整由是邑始有學知我眉虛  
恨蠻求互市邊吏不能禁公曰是其責也彼自反不足  
故必內怯蠻窺其私遂乘之因以虛聲擢州縣而肆其  
侮即探問嘗為其所畏者擢任之蠻龍言不敢動後易其

人竟失邊和羣哨攻掠不可制憲臺不知所出乃與約  
盡還所擄則遺以醴茗繒絲已而歸不能二三歲乃傍  
前言責償時公知嘉州截然不與蠻亦不敢復請在福  
化水夜暴至民倉皇升屋乞命屋且壞公集近岸船多  
出泉帛約載十人者與若干所全活無數知隆州雍國  
虞公自政府就第公事之以禮不為謬諂曲敬虞公面  
嘆其有守鹽井耗涸民負課破家需思許蠲弛為錢二  
千九百萬計司難之公抗論益堅轉運使直之遽命以

本司鹽代起一歲公復具奏始得免戊子蜀荒民聚而  
剽勢張甚公戮魁首而寬其餘或勸盡藏之公曰彼饑  
求食爾獨忍乎哉在東蜀治益進譽處益休大抵身為  
律度人自法象之不敢為非以負公摩撫疋瘵檢覈幣  
庾準程崇崇吏拱手受成無一錢橫出納燕饋無名以  
例來盡謝不受又惡其著也則私鑄之去矣而後返之  
其不近名如此棄仇錄瑕有古君子長者之風初在瀘  
大吏以旨意喻獄公不從思有以中傷之會囚逸逃接

罷之蹭蹬十餘年委分不校後其孫適隸屬部公聞其  
才而薦之事繼母以孝聞援給親黨舉產以繼絕家恩  
惠隆洽娶宇文氏封安人淑配也先公二十六年卒男  
五人長述朝奉大夫知雅州次適宣教即亦先公卒次  
適今為奉議即簽書榮州判官廳公事次運登進士第  
今為奉議即知蜀州江源縣次遇未仕而卒諸子天姿  
雅馴而又積染名義所臨卒有顯稱甚似其祖若父子  
往在宣幕屬當受訟詞有兵訴非罪編竄謂雅州君嘗

謙復之而不得行為白虞公公曰即如是經宋君又何  
疑遽命釋兵其執正不詭既去使人引以自白而得脫  
罪豈非賢哉榮州嘗與薦為雒縣予傍邑子稔其政如  
父兄而江源令君子同年生又嘗為寮篤學而贍於文  
在巖道每適田野問尹說者常在口鄰江政尤美要途  
巨人未識面爭羅致或迎刺焉薦函此皆予親見聞者女  
三人長適某人次適狀公之行者孫男七人挺挾芥播  
提拂為林提以雅州及公告老恩補官曾孫男祖禹以

雅州郊需補官公之卒以淳熙二年某月日以明年某  
月日葬某縣某鄉宣奉公塋之側竊嘗論事唯卓然有  
所見而後能執之固行之果不以世之訾譽得失為軒  
輊歷觀公平生操踐與推之政治見之家庭無一不盡  
義而中禮便法而當情人視以為不可及而公非有意  
為之曰吾見若爾不知其他是以華皓一槩絕無毀憎  
誠孚而類應德熟而寵來其為州為部刺史不由拔引  
皆聲最流聞臺家所授凡除書下人懽呼杯躍市酒肉

以相慶如得父母故除漕訓詞有豈弟兩邦之政循良  
一時之稱蓋寶錄云銘曰宋封於周後氏以國遙遙百  
年代襲冕笏始無異蹊蓮種曰德木老則壯彼華食實  
允顯維公柔惠且直明義秉法有斧有鉞剛吾四支豈  
不在骨恂恂近懦亢亢近激不激不懦公執其極意承  
有耀下逮燕翼我無傑詞侈此偉特尚書其傳以報回  
慝

朝奉大夫知嘉州孫公墓誌銘

公諱觀國字賓老姓孫氏綿之羅江人後徙彰明曾祖  
某祖某父某以公貴贈朝散大夫大夫公篤義好學傾  
意士黨昏暮叩門無不得所欲聲搖一鄉公幼機悟未  
冠入太學從此臨叩趙雅學易遂同薦己而再薦再黜志  
愈勵盡置家事囊書舍佛屋會夜詞賦為之如素習因  
以冠能書試外省馮給事檄識其文擢殊等解褐為彭  
州司理參軍兵夜直其婦死于家兵就鞠慘楚將誣服  
公疑訪於外乃得婦姦嘗與夫反日知為自戕兵始得

脫有與娼狎而或約同死娼斃其人不殊與至獄惜不能白一日牽其衣見字股間具道所以為者謝答之其平反多類此除遂寧府教授改秦州丁母憂服除調文州曲水令將武人喜漁奪牛羊視人公不為撓除彭州教授公在彭固喜以文字指授諸生其再至也尤勸趙之守相相閱陰掩伺公揭試題聖人為腹不為目以諷丁大夫公憂免喪利州提點刑獄路彬辟其屬未幾路召還太尉楊政挽留之楊豪健貴嚴獨於公盡禮以為

至誠不欺可託腹心者軍政聽而後行公隨事規糾一軍盡然知眉州丹稜縣以治稱知除州慶符未赴路公登法從首薦之除簡州其詞云學有根源行無玷玷人謂惟公足以當之簡素無事公亦以無事治之葺貢閣闡新城譙皆舉其未舉者待游士最有恩意解組造朝對便殿首論藝祖皇帝受天眷命混一區宇廟謀神筭雖發自淵衷而當時腹心大臣相與從容謀議挺身任責洞然不疑者惟趙普一人今日之勢正如二人對奕技



等則相持一勝則一負要在當局者知彼知己筭無遺策乃可保其必勝而今不足者正在謀臣上矍然足之語聞在事者不悅人為寒毛久之除隆州陞辭或曰少卑之公慨然列前奏且曰陛下比以冬雷黜鼎補中外既已震懾英斷願及今圖任真相以慰人望上愈開納而人亦始服公論事有體隆壤瘠而民貧士衆而多顯家公撫民以不擾接士以無倦而待顯家以不諂知嘉州病已侵然獨自力於治竟不起將絕書遺戒一筆不

亂寶乾道某年某月日也享年若干積官至朝奉大夫其轉朝奉郎也以上即位恩母楊氏贈宜人娶景氏封安人四男子廷玉登進士第終從事郎眉州防禦判官振玉嘗名賢書以公致仕恩補將仕郎朝玉業進士鳴玉先公卒三女適士人王遠之王瑒儒林郎成都府教授劉燾孫男女若干人振玉等以是年十二月葬公於魏城縣某鄉藏玉谷公為人有常德練世故達人情寬裕而善持深博而有謀凡經所裁訂重輕亟徐皆應衡

石尤篤於孝愛大夫公舉晚息嘗恐不以子數公識其  
意親撫抱且名之繫譜牒大夫公見而悅甚教弟康國  
亦得舉宗人有爭耕犁者買而分遺之皆愧悔族若鄉  
之婚葬及窮無歸必公之赴公亦任之如疾痛疔瘡在  
已不家有亡之卹也少學於魏城閻公實閻死公市田  
以葬手植松檟歲時奠祭而字其孤平居寡言笑對客  
危坐終日徃徃無一語至辨析是否論人物賢鄙混混  
不苟學子所在如市公子弟誨接之占一善口之不置

或畔繩檢亦顯刺盡言故其門多成立者政平易然必  
已出耨姦鉏惡有仁者之勇秦丞相檜當國公投之書  
言當時征斂之弊曰昔者以法取次猶以術取今幾於  
白取矣又曰惡吏侵掠細民禁之誠善矣然使出緡曰  
免行則是職之官吏取之公上此何理哉秦不為忤更  
畀以美闕性疾妖幻有神降其土自託於金仙氏作文  
字做浮屠所行道場執儀法愚人趣和之日夜列薰炬  
撞鐘伐鼓如狂公亟以告郡君火其書答逐其徒曉與

其子居綿竹邑人無貴賤與均禮窮閭小家傳車候門  
必得見乃去人推其盛德及其死知與不知皆為流涕  
自號齷翁文集七十卷游吳錄二十卷龍川筆錄十卷  
藏於家其文不事斷削而自合尤喜詩而亦工於詩予  
嘗論世之為士者類藩飾表暴釣浮譽而掠世資為吏  
者又爭以敏銳刻給相高取速功疾驗以梯顯美公獨  
退然不競為所當為求不愧不作而已然居鄉名長者  
在官名循吏德禮足以副強暴惠利足以及孤惻三佩

刺史之章諸子楚楚惟肖年逾耆艾沒而祭于社不知  
為士為吏者當如是耶或後之可慕也公之葬振玉以  
彭州教授陳大臨彥博所次行實來乞銘曰乃翁屬續  
時語也予母外家公之族而先君子平生待公如師友  
彥博與予又少從公游故以是屬彥博紀叙有法予姑  
為之銘銘曰晰晰其中不媒以形也言言其立不賈以  
名也德足儀其家也政足善其民也尚論之中庸之君  
子易之丈人也閔斯銘夸薄者勗沈厚者進俗之崇也

德興縣尉曾修職墓誌銘

某自海內徙合江家弟鎬渠陽判官罷歸道中留合江踰峽朔春容及里中老嫗數至蘭溪曾積臣則喟曰鎬親家也不幸越世子塔三益書來必以墓未識為大戚且曰今名信有徵者宜莫兄若敢以累直筆某日坐狂瞽獲咎頻死有言不信汝姑待又三年當上之三十年某蒙自便思還里適家弟將官章貢諭曰雁城之言不可寒某領之而未暇也既三益偕其季三復相踵

扶服以請且出左廸功郎新夷陵王簿謝君諤狀其無以為解則覈其行實叙而銘之公諱遜敏積臣字也其先金陵聞宋五季亂有辟地至吉之吉水者家焉曾大父曰孝先大父曰君彥皆以隱聞父曰光庭寬厚長者嘗主東安簿攝令零陵靖康初湖南發民兵勤王毅然攘襟問路無難色人多其勇于義以請老授右文林郎公自少無童心其起居進退綽有成德性嗜學莊枕圖史未嘗一日廢書不觀長益捐介植立雖喜為詞章畧

擊悅故屢擢戰舉場輒北然木以失得易其所稟曰吾  
自與時左非不偶也癸亥春復太學趨虞廩者廩至公  
以親弗忍去交游強之行乃挾書走轂下吐語不媚持  
以求合若肝胆然會親黨有當途者以雅故力請官之  
作而言曰親老矣敢數祿而仕遂補右迪功郎參軍象  
州司法重遠膝下不行得漕臺轉輸以勞循右修職郎  
尉饒之德興縣有大姓亂法至十數年祖不入官榷埋  
斂攘往往而是今若丞禁不敢究切率受垢藏疾不則

煩言蠶起卒以譴去公獨切齒盡去根株弗少寬貸令  
行禁止豪強重足吏畏而民愛其僚有諫公讒於守者  
又皆危慄或勸白其事公曰吾奉公守職獲謗錄死且  
不朽終不白而守亦不能疵瑕歲在丙子十有二月七  
日終于官舍之寢其孤奉其喪以歸越明年十月庚申  
葬於里之金牛原公娶陳氏男二人三益三復女一人  
適士人董世夔癸酉秋三益三復同偕計明年見黜于  
南宮公恚曰工挾月度材吾未見其棄翹薪也謂有司

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咎將誰執二子退自克學益力後三歲郡又以三復薦將行公捐館服除會賓興三益以經術再舉偕試春官而三復遂中進士第調左迪功郎主贛簿士艷其榮初零陵府君築硯廬以教子號曰槐堂公踵其規撫治之則已無復前度遶簡師友古人與稽故子姓皆酌古有得弟敏修早世撫襁褓之孤逾已子至其男醫女笄傅姆之教惟謹且先其子以畢嫁娶委禽反馬之禮有加公家素饒行或說以廣田宅則笑曰何以多為祗賈禍耳且道所不知何人前哲不取也所居多勝槩歲時昆弟姻賓以觴詠日適嘗自贊其真曰華僊醉客竹溪愚叟面目有相心曾無垢華僊館名竹溪橋名也嗚呼如公平生云為如此宜得位與壽而位卑無年天其于是安郵耶銘曰參孝聞魯偉忠顯漢厥緒是承小試縣掾芒刃不損豪猾已驚撫季幼穉過于已子友愛著稱埋辭匪溢蓋撮其實乎古之徵

陳履道墓誌銘

君姓陳氏諱大方字履道劔之浦城人其系自唐拾遺  
居射洪其徙浦城自七世祖曾大父諱思賢父諱某君  
童時父死毀如成人母知不凡讀父書長而授之君感  
勵刻意劬甚母更憂其疾數休之不能新學熟春秋史  
君獨嗜之未幾貢京師歸而告其母天下自此多事矣  
後三年兵起方調歛粹與居者厲爭逃去或怵相與俱  
君曰去將安之吾又母老會邑部夫願護以行令曰士  
也而辱此乎君行不顧於是當遣者皆趨發無敢留其

後逋徙者還盡墟其家始服君有識晚以恩授建州助  
教君為人孝敬醇潔以不逮事父事母篤至垂髫日記  
數千言終身不忘雖間行田圃書未嘗去手入夜炷不  
續徃徃挾策與月光上下兄難事事之得其心女弟幼  
孤撫育嫁遣恩甚篤曰如是而後能使之忘其孤平時  
恂恂常恐傷人遇事白黑之截業可畏善酒食至斗餘  
不亂過華山愛其奇秀反輿而觀之幾三十里路人指  
為狂家近水竹嘗欲並溪縛屋多釀以待客而貧不果

其趣向可見紹興庚辰某日月以疾卒于家享年若干  
娶鄭氏再昏氏四男子栗槩紹斐栗槩有學行而槩對  
集英有鯁言擢上第授蓬州教官以歸女長亡次嫁某  
人季在室文集十卷詩名物辨四卷書訓雜錄三卷兩  
漢史評二十卷藏于家栗等以今年某月日某甲子將  
舉君之喪葬于邑之某里某山之麓以家傳求銘於予  
予於君季父彭門學官彥博耐久交也彥博每與余言  
其宗之賢多及君今按傳皆合是以為之銘銘曰質以  
根之學以昌之而命仇之亦既悔之而後烜之固及其  
定耶嘻

仲結章君墓銘

章仲結予三十年故人與之游如踐芳蓀之畦香菲菲  
來襲人如酌醇醪竟日陶然而不知醉至其陳義秉法  
壘壁孤峭則亦一矢不可犯故予愛之重之自其云亡  
思之過時而悲將葬其子璪先期來問銘予執書以泣  
曰子宜請我宜銘君諱綬仲結字也其先出齊太公封



于郭去邑爲氏家於閩有令梓潼者從綿之神泉又徙漢之縣竹曾大父諱彙學行高尤邃于易與楊元素宇文公南友善一試禮部不第退而結廬紫微山下號知退處士部使者以遺民上加將仕郎守本州助教大父諱某父諱隲特試策第一賜進士第終在奉議郎君蚤慧事繼母孝侍奉議公官閭中太守梁激山東名儒見其詩大嗟賞目爲千里駒查匪躬不安可人自童時亦喜稱君於是始以詩名紹興初復詩賦學於胡敢義

夫義夫蓋學於李褒聖予於是又以賦名試石室教右諸生歲丁卯遂以冠州里之士然君於書無所不讀他文章醇深婉約有作者風不但衣逢掖從有司以一藝稱性介靖於物無忤而亦不爲媚承大門顯家未嘗有履迹親朋在仕不通一字或病其狷弗卹也誨誘後生多所就家有無不問而獨淫于書每相過談燕彌日鑿鑿皆文義始吾先君子晚而家紫嵒士湊問學其傑然尤異先君許以斯文僅數人君在其間然再薦遂死君

雖不以自慙亦可哀矣丁亥閏七月旦起盥濯如平時  
衣冠將出坐小憩忽鼻息殷牀家人怪之亟扶入眎之  
蛻矣嗟乎恬于化君固有道者彼毫末得失尚得窺其  
藩乎享年若干娶楊氏同邑人千牛衛大將軍楊公羽  
權七世孫有賢行姑趙姿嚴事之歡治家可法象使其  
夫不奪于學而諸子有立其力也後君一年亦卒生四  
男子瓌瓌琬琬嘗冠能書二女嫁進士某某孫若干  
人其葬以某年月日其地在某鄉秦仲山楊夫人附焉

費府君墓誌銘

君姓費氏系出大費世江夏人其先有諱能者仕至御  
史中丞廷暉者至監察御史徙蜀居邛之沙渠曾祖某  
祖某父某俱業儒母鮮于氏故通議大夫鵬之女君諱  
某字某生而爽悟年十四歲試鄉校以易冠諸生既登

賢書同族兄歸州使君某游太學歸州粹于易與君語  
勝處輒相拊掌故相范公宗尹諫大夫宗公某某官熊  
公彥詩編修趙公雍皆名輩待君加等君慷慨有奇志  
喜商榷古今論議宏博嘗奏疏言利病幾數萬言不報  
未幾中國有邊患又上牋陳十事其後朝廷所更革多  
合其說遇楊君希仲于途識其不凡希仲竟為類聞舉  
首居京師時客于叅政陸公佃胡公世將帥蜀問人陸  
以君對抵蜀首致之有宗室子憲學令安人以師友遇  
君君為鳩纂歷代百官遺事以補職林成書百餘卷喜  
赴人之急有冒齟禁者袖金乞援君盡力營解擲其金  
四試禮闈退而歎曰讀書徒為祿計耶作詩以見志云  
清風明月如相許共老沙湍一釣竿乃並溪築亭榜之  
江月蓋將老焉紹興丁卯某月日以疾不起享年若干  
娶詹氏生五男子皆學者女嫁某某生孫男若干人其  
葬也以紹興某年月日某甲子其地在某鄉祖塋之次  
既葬諸孤求予為墓中之文予宗盟也知君哀其學成

而窮卒以布衣死慨然而為之銘銘曰世不學之鄙學  
成而躓寧躓忽志既羸其志江空月明鷗鶴夜驚尚其  
來遊蕭然幅巾

澹齋集卷十七



澹齋集

卷十八

雜文

雅安榜州學文

雅於西南未為下州蘇氏三先生大名蓋宇宙而皆濫  
觴于此或者乃藐之甚者以為鮮士學校之官可廢噫  
雅何以得此聲于搢紳大夫士哉僕備來備員雖固陋頗

宋 李流謙 撰



願為邦人湔此羞且學宮亢壯甲兩蜀士游其間講習  
磨礪亦天下之至樂比觀堂試程文有足嘉者特几案  
之功踈師友之博約未至爾繼自今願與諸君進於是  
日新又新異時人物粲然一變而與通都大邑等使藐  
之者內慙曰衆不可蓋則諸君所以起蔡蒙之頽當在  
此僕以教名官而實諸生也諸君有善願受教愚幸一  
得亦無隱乎爾况賢使君在垂意學校諸君之藝能不  
患不達曷為而不勉若夫舍是不為而但倡為不根之  
論講無益之是非則所謂不心競而力爭雖有銳意于  
學然不知求見聞以自廣亦恐有孤陋之嘲至于惰游  
不勤徒數晨昏之過以待哺使人指學舍為鋪歎之地  
則諸公必不其然然亦非僕之所望云

諸廟祈晴文

百穀之成秋陽實堅之連月灌注糜腐林訃念何以卒  
此歲舍神不告則將何施敬趨祠房畫出苦辭惟神排  
蕩雨風披褰氛翳賜以十日之晴農事畢矣則神之賜

敢或忘之

又

天作霖雨彌旬月不已其大害稼賊苗將有卒歲之憂  
次則斷道漲江為商旅之病官吏惶懼靡所寧止太守  
在此有日政之弗善有以干戾和氣神當譴之而毋以  
此災加之民也願錄苦言亟歛翳氛推日轂于天衢四  
野赫然勿使嘆后土何時而乾實翳神賜再拜齋房敬  
以為禱

迎白龍文

龍之靈著于邑久矣旱傷稼龍所當恤若無聞知使一  
喘可舒吏豈能廢其職躋危歷險以來惟龍所經原野  
如灼怨嗟如啼吏不敢瀆以詞惟眎其如灼如啼則不  
可不旋踵而救之矣

送白龍文

龍之來距邑三里許風興雲湧衆駭曰是即雨矣至邑  
而漠然駭者以疑後數日忽于西南突霧排煙爪鬣可

辨邑人聚觀群呼合噪是夕大雨翌日又雨農告沾餘  
而疑者復大喜嗟乎龍之神豈故為是使人或駭或疑  
或喜或潛躍以時彼固不苟然也雖然其德不可不報  
而靈不可不著也于其歸敢書以告

### 春祀文

春陽嘉亨歲事伊始躬率佐屬敬修菲奠于邑之神惟  
神歆其不腆之酌而畀以惟新之祉閭里和樂獄訟消  
息實繫神休吏無以報唯奉法循理是効庶幾乎神如

之而不吐

又

春氣發生東作茲始凡我封內悉賴神休豆觴不腆實  
舉彛章薦以潔蠲神其勿吐

又

東作之始萬彙亨奮敬修祀事于境內之神惟神歆此  
微享報我以福室家寧止田野康樂亡有災戾神食于  
民豈有窮已祝以誠告尚其鑒之



又

禮嚴四時之祭而春為首神以庇民之德著在祀典適  
茲仲月萬物發生躬詣祠房式修菲奠惟神鑒我忱悃  
屏妖黜凶使此邦之人毋有禍災則神永有斯享

名蒲氏二子說

蒲伯永以其二子來乞名名之曰好仁字以安之曰好  
德字以舉之夫出于中心之所願欲之謂好然好有美  
惡難鳴同起而善與利不同故在所擇仁人之安宅未

有舍其室廬傍徨轉徙而得存其身者故知安于仁則  
能好仁德足乎已無待于外俯而取之其賴如毛故知  
舉是德則能好德咨爾安之謹厚持心推以及物毋專  
己以自豐則近乎仁咨爾舉之果行率理動應規繩日  
進于君子之域則近乎德夫如是仁之報為壽德之報  
為福二子其尚勉之

書馬輔蟠舟賦後

右馬輔德駿蟠舟賦其文要眇幽竒如藏山隱海之靈

物沉沙栖陸之瑋寶卒然見者神眩精搖而不能名然  
心識其非世俗之常玩予始得而讀之如墜洞穴冥行  
深入逶迤翳晦不見徑蹊欲前而若阻之欲旋而若挽  
之逮窮其力而徹焉則豁然琳瑯之都而璇玉之館也  
嘻斯謂天下之奇文因之以窺其膏懷本趣則德駿固  
亦天下之奇士余嘗告之文至于蛇其骨畢矣然蛇  
而不留子立孤峙矯乎而莫與隣則人有自崖之嘆或  
者却轡反轅紆光遺采使人得彷彿君子羅敷之間而  
可乎德駿曰子猶未免遇靈物瑋寶而不能名墮洞穴  
而不得出者遂相與一笑

得通鑑一綱一目一發明管見各一歡忭而書

文章雖有義理苟無綱紀條貫終不免錯雜龐亂讀之  
使人厭倦茫昧卒不見夫正道大路之歸向京師都會  
之止泊何謂綱紀條貫易詩書春秋是也夫聖經不刊  
之旨錯雜龐亂者自司馬遷始後世踵訛習陋莫之能  
改司馬溫公復春秋編年之法井井貫貫正羣史之綱

紀削群史之冗長統之有宗會之有元不重出不互見  
不叅不紊提綱挈領而衆目襟幅昭布森列一代之始  
終治亂安危一君之得失美惡群臣之邪正是非民俗  
風化之醇疵厚薄卷帙既終不必互相參考歷歷有章  
麟經之後無出此書之右者朱晦翁藉菑會之成功已  
精而求其益精大綱而細目之直示褒貶議論醇粹實  
事增廣浮詞淨盡謹嚴簡潔求其義則善無妄與惡無  
濫誅閱其文則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又通鑑  
之水清也歟河北以不得是書為恨今歲併得二本自  
茲秋涼當與通鑑對讀玩味二先生去取不同之旨又  
得綱目發明讀史管見以殿後雖駑鈍不前不能如密  
國公之二十五通亦當三數而止

祭而叔父文

嗚呼痛哉吾門鮮佑積罹凶殃伯姊及姑連歲殞亡淚  
未洗睫痛猶割腸叔又繼之根株益僵四海甚廣生物  
茫茫非我骨肉秦越相望自先君子跨箕高翔諸孤慄

然叔為巨防祝以耆艾白髮高堂猶父之存奉几薦觴  
雖此莫詣何辜彼蒼唯叔平生慮實謹詳不諂不曲不  
迎不將裕亦弗泰窘亦弗傷唯有真心金渾玉剛言行  
于家德齒于鄉以敬以宗愧者汗芒薄疾何厲投隙披  
袒數殫不支非汝之強訃來及門驚疑欲狂審知不誣  
腎胃如版反袂以思年非不長愛之欲生雖壽猶殤一  
官繫匏去留傍徨有解紱者適還梓桑天固遣之往奠  
厥喪一慟幾絕孰收其滂尚其享之者馨酒香

祭十姑文

吾父兄弟三人季為吾姑姑剛嚴不可犯誠敬不欺先  
君友之意篤情純吾家先世不年至叔祖佛性禪師始  
七十有五先君七十有二而姑齊之不可言短矣萬化  
俱盡達者以為常而某有不能置者姑嫁吾舅舅家煥  
姑方壯時動作舉如意及舅不幸生事稍落姑已不賴  
猶二子之足恃也歲戊寅其季子死一女嫁沈氏沈亦  
死姑撫亡子之子而念亡婿之女悲憂亡聊某兄弟過

其家輒苦口寬譬姑若少寬未幾兄弟俱官于外某在洋川某在靈泉某在臨邛相距各數百里姑病不得問死不得哭弔銜痛負卹殞裂而已嗚呼所謂不能置者其不在茲歟雖然一觴之奠將致其不能置者而姑尚能享之否搏膺一慟淚血俱殞

澹齋集卷十八